

天史（清）丁耀亢 著

目录

卷一 大逆二十九案

- 一、隋炀帝大逆无道
- 二、张衡贼臣之报
- 三、卫州吁弑其君桓公
- 四、宋太子劬巫蛊弑逆
- 五、寒浞杀羿
- 六、苋弘知蔡祸将周
- 七、王莽盗名篡汉
- 八、董卓燃脐达旦（附）吕布负丁建阳
- 九、南宫长万弑闵公
- 一十、朱温弑君得子祸
- 十一、安史子祸
- 十二、刘守光囚父囚兄
- 十三、萧正德通贼叛父
- 十四、梁冀跋扈弑君
- 十五、曹操司马懿前后九锡
- 十六、霍氏毒后灭族
- 十七、江充杀太子
- 十八、贾后毒淫弑母附贾午
- 十九、何后弑董太后
- 二十、刘婕妤争坐废后
- 二十一、韦后附上官婕妤好
- 二十二、王敦灭亲叛主
- 二十三、柳灿辅贼负国
- 二十四、李立武乱唐
- 二十五、周宋黄袍受禅
- 二十六、张彦泽卖国杀身
- 二十七、刘黑闥锄菜为贼
- 二十八、魏博悍卒
- 二十九、陈友谅弑主为贼

卷二

淫十九案

- 一、楚平王纳妇鞭尸
- 二、吴王阖闾淫虐楚后宫
- 三、齐襄公内乱
- 四、鲁庄公割臂私盟
- 五、卫宣公夺妇
- 六、明皇纳寿王妃致祸
- 七、三女灭密
- 八、齐懿公夺驂乘妻
- 九、陈灵公衷衣伏弩
- 一十、齐庄公登台被弑
- 十一、周幽王一笑倾城
- 十二、晋厉公外嬖致祸
- 十三、吕不韦春申君
- 十四、杨贵妃兄姊骄淫
- 十五、武三思秽乱唐宫
- 十六、张昌宗兄弟伏诛
- 十七、和士开佞宠
- 十八、丹阳太守妻徐氏报冤
- 十九、元顺帝淫奢

卷三

残三十六案

- 一、蚩尤
- 二、舜殛四凶
- 三、桀纣
- 四、秦始皇无道
- 五、项羽乌江自刎
- 六、齐王骄暴擢筋
- 七、白起坑卒
- 八、商鞅作法自弊
- 九、晋司马氏自剪宗亲
- 一十、晋景公膏肓入疾
- 十一、吴主嗜杀
- 十二、严延年母识天刑
- 十三、李广终身不侯

- 十四、齐桓公杀弟纠
- 十五、唐太宗喋血三朝
- 十六、齐萧鸾灭宗
- 十七、吕后杀戚夫人
- 十八、袁绍一日而杀二烈士
- 十九、刘琨妄杀谋士
- 二十、宋子业淫暴无道
- 二十一、宋明帝自灭其宗
- 二十二、石虎灭三十八孙
- 二十三、窦宪毒杀朝臣
- 二十四、路岩剔结喉三寸
- 二十五、高绰惨恶
- 二十六、闽主信鬼杀叔
- 二十七、闽王曦戏虐
- 二十八、四其御史
- 二十九、白兔御史
- 三十、酷吏多自杀
- 三十一、周兴入瓮
- 三十二、黄潜善妄杀陈东
- 三十三、魏拓跋三后偿冤
- 三十四、朱粲啖人
- 三十五、宋元易祚

卷四

阴谋二十五案

- 一、赵孤儿报屠岸贾冤
- 二、费无极谮杀宛
- 三、赵高李斯杀蒙恬扶苏
- 四、袁盎晁错相杀
- 五、陈平阴谋
- 六、长孙无忌冤杀吴王
- 七、周冶杀元公子瑕
- 八、骊姬杀晋公子
- 九、伍子胥刺客乱吴
- 一十、卢杞巧害忠良

- 十一、李林甫剖棺
- 十二、刘湛谮杀檀道济
- 十三、鱼保家告密自毙
- 十四、李义府杀人灭口
- 十五、丁谓前后雷州
- 十六、谢祐杀人媚后
- 十七、王勃谋杀难友
- 十八、拓跋徽以梦偿冤
- 十九、沈约草诏拔舌
- 二十、李辅国杀建宁王
- 二十一、薛文杰借巫快怨
- 二十二、王惟忠冤死诉天
- 二十三、韩胄杀赵汝愚
- 二十四、贾似道循州见字
- 二十五、小儿天下

卷五

负心十三案

- 一、烛影摇红
- 二、辽金两案
- 三、吴起杀妻求将
- 四、韩信卖友成功
- 五、孟尝君背齐自立
- 六、李密负翟让
- 七、邴元贞负李密
- 八、陆超之门生负义
- 九、王负杨慎矜
- 一十、卢铉三负同寅
- 十一、崔反戈为佞
- 十二、宋之问有才无行
- 十三、姚萇负秦

卷六

贪十三案

- 一、石崇贪劫奢亡
- 二、桑弘羊牟利致族

- 三、董贤煽宠杀身
- 四、元载聚货杀身
- 五、刘巨容黄金杀身
- 六、杨骏贪位据权
- 七、元显父子争权
- 八、刘后贪鄙败国
- 九、蔡确挤人谋位
- 一十、张康国附权得鸩
- 十一、蔡京父子相妒
- 十二、盗杀王黼
- 十三、卢坦不治败子

卷七

奢十四案

- 一、徽宗花石纲
- 二、叔宝骄奢亡陈
- 三、蜀主衍缙山
- 四、缪丑公
- 五、杨收以贿亡身
- 六、太平公主
- 七、安乐公主
- 八、同昌公主死奢靡
- 九、宝钗为妖
- 一十、卢多逊父知其败
- 十一、韦坚开河擅宠
- 十二、王骄奢得主
- 十三、宝装溺器
- 十四、江南奢报

卷八

骄十六案

- 一、武乙得天
- 二、宋康王射天灭国
- 三、智伯骄悞反祸
- 四、夫差报越而骄
- 五、苻坚骄兵天败

- 六、魏齐无礼范雎
- 七、卫侯杀嬖人浑良夫
- 八、田呼服谢罪
- 九、单子知三之亡晋之兴
- 一十、王季子知鲁叔孙氏之亡
- 十一、王氏一门五侯
- 十二、何晏以妄诞致祸
- 十三、曹爽骄痴
- 十四、颜竣父知子祸
- 十五、王毛仲满宠杀身
- 十六、谢灵运傲物自亡

卷九

朋党六案

- 一、汉儒盛名致祸
- 二、东汉党祸杀身
- 三、牛李各以党败
- 四、章惇党锢元符名贤
- 五、嵇康高旷
- 六、郭解以侠族

卷十

左道二十四案

- 一、九黎乱德
- 二、孔子诛少正卯
- 三、王安石父子济恶
- 四、宋徽宗崇道乱儒
- 五、王衍清谈败晋
- 六、栾大丹术尚主
- 七、鱼朝恩恃宠辱教
- 八、魏拓跋崇佛乱国
- 九、梁主舍身佞佛
- 一十、王凝之借鬼
- 十一、殷仲堪奉天师法
- 十二、高骈信崇妖法
- 十三、肃宗置道场于三殿

- 十四、唐懿宗佞佛
- 十五、天毁玉清宫
- 十六、潘诞左道被诛
- 十七、柳泌采药
- 十八、新垣平以诈杀身
- 十九、方腊左道致乱
- 二十、张遇贤信神谋乱
- 二十一、郭京六甲神兵
- 二十二、王则假佛左道
- 二十三、沙门谋反
- 二十四、胡僧咒人自死

卷一 大逆二十九案

一、隋炀帝大逆无道

炀帝，名广，封晋王，隋文帝仲子也。初，文帝立太子勇，勇性宽厚，率意任情，无矫饰之行。帝不悦。广伺术勇过，矫情饰诈，与勇相倾。帝性好节俭，每幸其第，广悉屏去美姬，以老丑者给事。衣服屏帐，改用缣素。故绝乐器之弦，尘埃不拂。帝悦之。又与用事大臣左右相结，由是声名特著。帝遂决意废立矣。开皇二十年，废太子勇为庶人，立晋王广为皇太子。是日，天下地震。仁寿四年，帝不豫，广侍疾。陈夫人旦出更衣，为广所逼，拒之得免。帝怪其神色有异，问故，夫人泣然曰：“太子无礼。”上恚曰：“畜生何足当大事！速召吾儿勇来。”广遂同右庶子张衡弑帝于大宝殿而杀故太子勇，流大臣柳述元岩于岭南。是日晡后，封小金盒遗陈夫人。是夕，广遂焉。明日，发丧即位，为大业元年。以杨素为尚书令，起义丁二百万人，大营东京宫室。命内史封德彝等发江岭之间奇材、异石、嘉木、异草、珍禽、奇兽以实西苑。苑周二百里。其内有海，周十余里。为方丈、蓬莱、瀛洲诸山，高百余丈。台观宫殿，罗列山上。海北有渠、濊注海内。缘渠作十六院，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，穷极华丽。宫树凋落，剪为花。或月夜上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，作清夜游曲，于马上奏之。元年，西苑成，发丁百万，开通济渠，自西苑引汴水以达于淮。又发民十万开邗沟，入于江。沟广四十余步，旁筑御道，树以杨柳。自长安至江都，置离宫四十余所。造龙舟及杂彩船数万艘。元年八月，帝如江都。龙舟四重，高四十五尺，长二百丈。上重有正殿、内殿、朝堂；中二重有百二十房；下重皆内侍处之。余舟数万，以载后宫、诸王、公主、百官及诸藩客。共用挽士八万余人，以锦为袍。惟龙舟皆选民间美女挽之。号殿、角女、旌旗锦二百余里。所过州县，皆令献食。水陆奇珍，多者一州至百舆。后宫厌饫，弃

置道路。大业四年，又筑汾阳宫。男丁不足，役及妇人。帝将伐高丽，东莱造船者立水中，昼夜不息。自腰以下皆生蛆，死者相枕，天下骚动。大业八年，帝自将东征，合十二军，一百一十三万人，首尾亘千余里。近古出师之盛未有也。高丽皆城守不下。及大败于萨水，资械荡尽，惟二千七百人得归，故杨立感、王世充、窦建德等四方蜂起。大业十三年，帝再幸江都，荒淫日甚，遍历台阁，汲汲顾影，惟日不足，常卮酒不离口，引镜自照曰：“好头颅谁当斫之？”是时，天下大乱，帝复命治丹阳阙，欲徙都之。将作少监宇文智及司马德戡等，遂谋作乱，杀之于江都。及其少子宗戚皆死，隋遂亡。

论曰：吾读史而至隋炀，此天地古今一大变也。五伦全灭，万恶积成，盖分闰阴晦之极，将大开朗，故害气全钟于此异物，为唐室作颤獭也。列国尽而秦政出，六朝尽而隋广生，盖将大辟一统之新局，故尽结一人之元恶。如阳春之始，必有冰雹；旦明之时，更深黯。不大乱，不大治也。不然，广亦一具耳目心知者耳，知有父母兄弟男女者耳，何至兽心行，残狠淫污，为禽类而甘心哉？迷楼吐焰之诗，照镜惜颇之语，其病狂耶，抑杨谢李荣之谣，天有以夺其魄耶？酒卮在口，顾日不及，语云安肆日偷，然如不终日，盖自知其绝于天矣。诗云：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血溅御衣，宗亡国灭，贯盈而后报之，殆天授其恶欤？

二、张衡贼臣之报

初，晋王广谋危太子也，皆右庶子张衡之谋。仁寿四年，文帝不豫。广侍疾，无礼于陈夫人，为文帝所觉，欲召故太子勇。广急召张衡弑帝于大宝殿。内外知之。及炀帝立，衡以佐命自功，位不满望，衡妾告其怨望，诏赐自尽。衡临死大言曰：“我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？”监刑者塞耳，促令杀而齑之。论曰：元恶灭天，造恶自煎，以狼翼虎，终为虎啖。子亦知所作何事而不为人齑？

三、卫州吁弑其君桓公

春秋卫庄公娶于齐庄姜，美而无子，再娶于陈，生桓公完。庄姜以为己子。州吁，嬖人之子也，有宠而好兵。公弗禁。庄姜恶之。石谏曰：“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。骄奢淫佚，所自邪也。宠而不骄，骄而能降，降而不惑，惑而能者鲜矣！”弗听。三十六年，卫庄公薨，子完立，是为桓公。周桓王元年，卫州吁弑桓公而自立，不和于民。九月，卫人杀之于濮。论曰：州吁之乱，庄公酿之也。不能纳石之谏以端本清源，绿衣篇养为戎首。虽然，卫至辄父子君臣之间，其所由来远矣！

四、宋太子劼巫蛊弑逆

宋文帝元嘉二年，袁皇后生太子劼。后曰：“生儿形貌异常，必破亡国家

。”欲不举，帝禁之。及劭长，黠而刚猛，屡失德，与潘妃子浚数为宋主所挾。因与吴兴巫严道盲及公主婢鸚鵡者共为巫蛊，以玉刻宋主形象，埋于含章殿前。事觉，欲废劭诛浚，迟疑未决。元嘉三十年三月，太子劭乃率东宫甲士万余人，以伪诏入宫，命张超之弑帝，及杀大臣徐湛之、江湛等，即位改元。不敢临丧，以白刃自守。四月，武陵王骏举兵讨劭。劭督兵出战，皆放仗降。张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，为众军所杀，刳肠割心，齧其肉生啖之。劭入武库井中，缚而斩之。及其四子诛于牙下。浚南走，为江夏王义恭所擒，及其三子诛之。劭、浚父子皆悬首于大航，暴尸于市汗渚劭所居宫。严道盲、王鸚鵡焚死，扬灰于江。

论曰：元凶巨恶，或有其性，抑亦夙冤耶？当生不欲举之时，固有异乎人类者。至于不敢临丧，以刃自守，劭亦知天不赦之矣，梟獍哉！

五、寒浞杀羿

夏后氏时，羿之祖世为射官。天子赐之弓矢使司射。夏之方衰。自迁于穷石，号“有穷氏”。夏太康十有九年，王畋于洛表，羿拒王于河，不能复返冀都，遂作五子之歌，都于王夏。羿篡夏政，号帝夷羿。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，用伯明氏之谗，子弟曰寒浞者为己相。浞谗愿诈伪，娱羿子田，而阴取其国家。杀羿而烹之以食。其子不忍食，杀之于穷门。浞因羿室，生浇及。夏太康崩，弟仲康立。仲康崩，子相立。国浸弱，依同姓诸侯斟灌、斟氏。及寒浞杀羿，而浇既长，力能荡舟，浞乃使浇用师，灭斟灌、斟而弑夏侯，相于帝邱。后缙方妊逃出，归于有仍氏，生少康焉。少康长为仍牧正。浇使人求之，逃于有虞，为虞庖正。虞思妻之以二姚，而邑诸纶，有田一成，有众一旅，布德兆谋，以收夏众。少康三十九岁，夏遗臣兴师讨浞，伏诛，灭浇于过，灭于戈，有穷氏遂亡。秦少康践天子位，夏道中兴，复禹旧绩。

论曰：禹吾无间然矣！一传而有甘誓之战，再传而至太康。羿浞相篡，失国者几百年而后复，岂禹变为家，亦有未慊天心者乎？不也。太康失德，羿浞构祸，是天之未厌乱也。一娠而诞少康，弱旅孤臣，卒以凝承新命，而后知禹德之不衰也。靡鬲诸臣，谓非天心所权欤？

六、莒弘知蔡祸将周

周景王二年，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而自立，是为灵公。至十有四年，庚午夏四月，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。是年景王问莒弘曰：“今之诸侯，何实吉，何实凶？”对曰：“蔡凶，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。岁在豕韦，弗过此矣。楚将有之，然壅也。岁及大梁，蔡复楚凶，天之道也。”楚子在申，召蔡侯。将往。蔡大夫曰：“楚贪而无信，币厚言甘，诱我也，不如无往。”蔡侯不可。楚子伏甲享蔡侯，执而杀之，刑其士七十人。公子弃疾帅师围蔡，灭之。及

平王立，复蔡。伍员入吴，遂复楚。

论曰：越范蠡云：圣人之功，时为之庸；得时弗成，天有还形。天节不远，五年复返；小凶则近，大凶则远。其义可以参观，古人之学，盖有所本欤？

七、王莽盗名篡汉

汉成帝永始元年，大将军王凤用事，太后兄弟皆封王侯，独弟曼早亡，未封。子莽幼孤，不得与众比，太后怜之。莽见列侯子侈靡相竞，因折节为恭俭，勤身博学，被服如儒生，内事母嫂以孝敬闻。大将军凤病，莽尝侍药，不解衣带者连月。又能交结贤士，以要名誉。赈施宾客，家无赢余。尝家宴，列侯夫人皆衣珠玉，莽妻敝衣不曳地。时论重之。凤死，封莽为新都侯。帝崩，哀帝立。二年，崩。莽益谦谨，遂以太后命自为大司马，立平帝，称安汉公，号宰衡，加九锡。颂德上书者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。莽因腊日进酒，弑帝，迎立孺子，居摄践，自号曰“新”皇帝。以皇帝虞舜为始祖，立九庙祀焉。好空言，慕古法。匈奴入寇，天下大乱，汉光武起兵。更始元年，遣将攻洛阳。莽始惧，日率群臣至南郊，陈其符命本末，仰天大哭。使诸生、小民旦夕哭天，以哀者为郎。赦囚徒授兵，杀与誓，曰：“有不为新室者，社鬼记之。”兵皆散走，迎汉兵。至城下，发掘莽父祖坟，烧棺暴尸，焚其九庙。九月朔日，兵入烧宫门及掖庭。莽犹衣绀褐服，持虞帝匕首，旋席随斗柄而坐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汉兵其如予何！”避火宣室前殿，火辄随之。是日，军士分莽身节解脔食之，悬莽首诣宛。百姓切食其舌。王氏遂族。

论曰：莽起外戚，而能慝情饰行，假窃名誉，班固所谓色取仁者非耶？夫心不可欺，始而欺人，终而欺天，卒之抱孺子向天涕泣，身死于人手，而犹曰“天生德于予”，则亦成一痴，无知之物而已。自欺者，果能欺人、欺天乎哉？夫乱臣乱子，何代无之，而阴邪左道以乱天位，当以莽为罪首！

八、董卓燃脐达旦

卓，陇西人。桓帝时为郎中。性粗猛有谋，羌胡畏之。灵帝中平六年，何进欲诛宦官张让等，征天下兵，卓遂将西凉兵诣京师。及张让杀尽，劫太后与帝出宫，卓因乱遂为司空。弑太后何氏，废帝为弘农王，弑之。奉陈留即位，是为献帝。迁都长安，烧洛阳宫阙，发诸帝陵寝，收诸富民以罪恶诛之，没入其财物子女，驱徙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。步骑驱蹙，积尸盈路。二百里内无复鸡犬。献帝初平三年，卓以弟晏为左将军，兄子璜为中军校尉，皆典兵事。侍妾怀抱中子，皆封侯，美以金紫。筑坞于，高厚皆七丈，积聚三十年，自谓事成雄据天下，不成守此足以毕老。卓性残忍好杀，每朝乘车衷甲，陈兵夹道，屯卫周迎。中郎将吕布素骁勇，卓收为义男，使持戟捍卫，然后出。朝廷之上，人不聊生。司徒王允密谋诛卓，因激布为内应。四月，帝疾新愈，卓入朝

，为布所杀。死之日，吏士皆称“万岁”，百姓歌舞于道，士女贾衣装、市酒食相庆。暴尸于市，为火炷脐中燃，光明达曙。坞中有金三万斤，银十万斤，锦绮玩好如丘山，皆籍入官。子孙无少长皆杀。

（附）吕布负丁建阳

吕布善戟法，骁勇绝技。初事刺史丁建阳，为帐下义男。董卓收为腹心，以利啖之，布遂杀丁建阳奔卓。卓拜为中郎将，每出，使持戟捍卫之。受王允谋，诛卓有功，后为曹操所杀。

论曰：卓近羌，粗勇无人理。当时不内召，直一番将耳。汉鼎将移，如篱落不牢，而虎狼入之，遂以成荼毒弑废之祸。及坞守虏，自谓大事不成则退以自老，何异曹爽不失富家翁之言？真一粗莽蠢之物耳！燃脐达旦，脂膏自煎，何快也！布以梟将，两刺其主，白门之诛，有天道焉。

九、南宫长万弑闵公

鲁庄公十年，败宋师于乘邱。鲁公以金仆姑射南宫万，公右颡孙搏之。宋人请之，闵公靳之曰：“始吾敬子，今子鲁囚也。吾弗敬子矣。”病之。秋八月，宋万弑闵公于蒙泽，杀宋卿仇牧及太宰督。宋人立子御说。御说奔亳。万之子南宫牛、其党猛获帅师围亳。萧叔大心及宋王公子孙以曹师伐之，杀南宫牛于师。猛获奔卫，南宫万奔陈。宋人请猛获于卫，卫欲弗与。石祁子曰：“不可。天下之恶一也，恶于宋而保于我，得一夫而失一国，非谋也。”卫人归之。亦请南宫万于陈。万素多力，陈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。比及宋，革破，手足皆见。宋人皆醢之。

论曰：南宫万以勇力闻，御母而奔，昼夜驰数百里，盖飞廉恶来类也。犀破骨糜，天有以屈其力矣。

一、朱温弑君得子祸

朱温，本碭山小民，从黄巢为盗。巢败降唐。僖宗中和二年，以温为河中招讨使，赐名全忠。及昭宗为宦者刘季述所幽，崔胤召温以图匡复，赐爵东平王。是时，藩镇互相杀伐，阉宦结党擅政，韩全诲、李茂贞等劫帝入凤翔。天下大乱，惟温兵最强。天复二年，温克凤翔，迎车驾还长安。以温为太尉，封梁王。劫迁帝于洛阳，杀帝左右二百余人，诛崔胤、裴枢等，坑朝士于白马驿，投之浊河。遂谋禅代。天元年，温弑帝于椒殿，立哀帝祝，杀昭宗太子德王裕等九人，弑太后何氏，以哀帝为济阴王，即天子位，国号“梁”。开平元年，梁王尝与其兄全昱饮，昱呼之曰：“朱三，汝本碭山一民耳，从黄巢，幸不死，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，富贵极矣。一旦灭唐三百年社稷，他日得元灭吾族乎？”梁王不怩而罢。僭位之后，恣意声色，诸子虽在外，常征其妇入侍。次子友文妇美，尤宠之，欲以为太子。友妇不平，相与谋弑，率龙虎军斩关夜

入，刺温之腹，刃出于背。以败毡裹而瘞之。矫诏杀友文而自立。季子友贞讨，杀之。恐兄弟为乱，乃尽杀。梁子孙无遗者。不二年，为唐李存勖所灭。

论曰：余按狂暴粗恶，未有贼如温者。唐德不振，戾气偶钟，而生此梟獍。崔胤借乌头毒药以治虚羸之人。国既不支，且以自杀，哀哉！至于清流投浊，开祖龙以后未有之惨，卒至祸。来神昧，淫气自煎，借刀以其腹。君臣父子出尔反尔之道也。呜呼，天亦严矣！

一一、安史子祸

禄山，本营州杂胡。初名阿荦山，其母再适安氏，因冒其姓。以部落破散，与安氏子思顺来归，为幽州节度使张守所收，为讨击使。开元十四年，讨奚契丹，败绩，当斩，执送京师。上惜其才，赦之。张九龄固争曰：“不杀必为后患。”上不听。禄山仪观丰伟，外若痴直，内实狡黠，善揣人意，由是贿买左右，声誉日起。天宝二年，帝以为范阳节度使，宠遇日固。上尝指其腹曰：“此胡腹中何所有？”曰：“止有赤心耳！”其诙谐辩给如此。知上宠贵妃，禄山先拜之，曰：“胡人先母而后父。”上悦，因请为贵妃儿，出入禁中，与妃通焉。上尝晏勤政楼，使禄山设金鸡帐，坐御座之东。宠异无比，赐爵东平郡王，授铁券。每入朝，杨国忠兄弟姊妹，皆往迎之。命有司为禄山起第于亲仁坊，敕令但穷壮丽，不限财力。命中使护作曰：“胡眼大，勿令笑我。”新第成，日遣诸杨与之游宴。禄山生日，贵妃以锦绣为大襦褌，使宫人舁之，名为“贵妃洗儿”。上赐贵妃洗儿金钱，尽欢而罢。禄山兼领三镇，日益骄恣，潜养契丹壮士史思明等八千余人，畜战马数万，欲应图讖，以谋不轨。天宝十二年，禄山入朝，为杨国忠所激，遂举兵反于范阳，杀节度使张介然、御史中丞卢奕、常山太守颜杲卿等。帝命郭子仪、李光弼讨之。肃宗至德二年，禄山两目俱盲，为子庆绪所杀。后史思明复杀庆绪。

贼将史思明，猜忍好杀，善用兵。既与禄山俱反，攻陷河北诸郡，兵势日盛。及庆绪之杀禄山也，使思明守范阳，遂不用庆绪之命。庆绪既败，乃以所部来降。上大喜，封归义王。乾元元年，思明复叛，攻陷魏州，杀三万余人，自称“大圣燕王”。庆绪势蹙，乃上表称臣于思明，入营拜谢。思明怒斩之，以其子史朝义并其众，守邺城。朝义，思明长子也。无宠。思明爱少子朝清，尝以朝义进兵屡败欲斩之。朝义忿惧，射思明杀之，并杀朝清。代宗广德元年，贼将李怀仙杀史朝义，传首京师。

论曰：非其种者，锄而去之。先王知华夷之不可以一而限焉。以其非吾族也。乃至衽席之侧，置一异物，初以为狎之，不知其为所狎也。譬若驯狼守羊，终逞野心耳。然亦有异焉，金日亦胡人也，忠与伊、霍比，何哉？盖犬马知恩，鸱梟无义，以禽兽报人者，亦来禽兽之报。若非父子相夷，唐几中灭矣！

一二、刘守光囚父囚兄

唐昭宗时，卢龙节度使刘仁，恭骄奢贪暴，筑馆于大安山。四面悬绝，穷极壮丽。实以美女。与方士采丹炼药，悉敛境内金钱瘞之山颠，使民间用芹泥为钱。中外不堪。有爱子刘守光与仁恭爱妾私通，仁恭杖而斥之。梁朱温兴兵击卢龙，仁恭在大安，城几不守。守光引兵入据之，自为节度使，使部将李小喜袭大安，执仁恭，囚于别室。其兄守文，贿契丹以救父，守光亦擒而囚之。梁乾化三年，为李存勖所执，先斩李小喜，而后诛仁恭父子。

论曰：五代之际，杳冥昏黑，岌岌乎殆哉！天道方蹶，产此梟獍。然而仁恭亦有取焉。以幽州偏校攻其主帅，藉河东之力，妄激卢龙，既而知乘舆之播迁，傲然拒命，旌节自有果安在也。天报以子，亦何异安史朱温之祸哉？故《纲目》父子皆书诛。

一三、萧正德通贼叛父

正德梁主萧衍少子封临贺王，屡以贪暴得罪，为衍所出。阴养死士，幸国家有变。太清二年，梁侯景举兵反，致笺于正德曰：“天子年尊，奸臣乱国，大王属当储贰，终被废黜。景虽不敏，实思自效。”正德大喜，报之曰：“仆为其内，公为其外，何有不济？机事在速，今其时矣。”冬十月，景以铁骑引兵论江。梁主使正德督大军屯丹阳。正德遣大船数十艘，诈称载荻，密以济景。乃引景兵围梁台城。初，正德约景：平城之日，不得全二宫，立之为帝。及城开，景兵遏正德不得入，封正德为大司马。知为景所卖，入拜梁主涕泣。梁主曰：“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”及梁主为景所逼而死，遂杀正德。

论曰：虎狼虽残，不啖子女。岛獍初生，即食父母。引贼入庭，操戈启户，丧狗无家，终亦就釜。或泰之貽谋也乎？生豚犬以貽虜。

一四、梁冀跋扈弑君

梁冀者，汉顺帝梁后兄也。阳嘉二年，封襄邑侯。冀刚愎狠急，尝为河南尹，纵暴失职。客有告其父商者，冀因杀客而灭其宗亲百余人。父商卒，以梁冀为大将军。帝崩，太子立。四月崩，迎章帝曾孙缵即位。时缵八岁，目冀曰：“此跋扈将军也。”冀使左右置毒弑帝，而立桓帝，杀清河王蒜及太尉李固、杜乔，暴尸于路。由是，权倾中外，三公绝席。赏赐金钱、奴婢、车马、币、衣服、甲第，赐之四县。冀犹以为薄。正月朝贺，冀剑入省。尚书张陵叱之，使虎贲夺剑。秋七月，梁后崩，冀专擅威柄，凶恣日积。一门七侯、六贵人、三后、二大将军，卿、相、尹、校五十余人。宫卫近侍，并树所亲。禁省起居，纤微必悉。故四方贡献，先输其上于冀，其次乃及乘舆。百官迁召，到门谢恩，奔走天下。冀妻孙寿，引共舅女为贵人。冀欲假为己女，遣使杀其母以灭口。事觉，帝大怒，令尚书令尹勋持节勒羽林虎贲剑士千余人围冀第。冀、

寿皆自杀，收梁氏无少长皆弃市，籍其财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，散其苑囿千余处，以业穷民。

论曰：梁冀恃椒房之戚，弑君据位，当其金紫满族而奔走一世，何其盛也。至于一仆赤族，化为轻烟冷风，荡然无余，何异阳春之消微冰乎？隆隆者绝，炎炎者灭，跋扈宁几时哉！而不有自返也。

一五、曹操司马懿前后九锡

汉灵帝时，曹操举孝廉为郎。平黄巾贼有功，迁济南相。献帝兴平二年，因董卓乱长安，操遂入朝，自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，迁帝于许。建安十八年，自立为魏公，加九锡，剑履上殿，赞拜不名。车骑将军董承谋诛操，事泄，夷三族。皇后伏氏令父完密图操。使尚书令华歆勒兵入宫，收后。后闭户藏壁中，歆坏户发壁，牵后出，幽死于暴室。所生皇子二人，皆鸩杀之。操立其女为皇后。建安十一年，操进爵为王，用天子车服，出入警蹕，以世子丕为太子。操死，丕复为丞相。二十五年，废帝为山阳公，丕遂篡汉，国号魏。魏文帝时，司马懿为抚军，屡战有功，受遗诏辅太子睿即位。景初二年，魏主睿卒，太子芳立。懿受遗诏辅政，与曹爽并加侍中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。爽用何晏谋，欲树亲党。懿遂诈病告休。乘爽出，闭城门，据武库，杀爽及何晏等，夷其族。魏嘉平元年，懿自为丞相，加九锡，杀楚王曹彪，置诸王公子于邺监禁之。懿卒，以子师为抚军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杀中书令李丰、太常夏侯玄诸大臣不附己者，废帝后张氏并杀其父光禄大夫张缉，亦如伏后之死。嘉平三年，废其主芳为齐王，迁之河南，迎高贵乡公髦立之。师死，弟昭代立，自为晋公，加九锡，使贾充刺髦于阙下，号晋王。以子炎为世子，即皇帝位。魏遂亡。自丕篡汉至司马懿父子才三十载，而事多相类。

论曰：唐虞禅夏，后殷周继，至汉而以匹夫崛起，乘秦鹿之衰，是皆有道焉。九锡之谋，始于魏，因于晋，其后奸臣谋国，类以此为即真之阶，种种不可纪。故于魏晋书始，志乱首也。其后九锡多不书。

一六、霍氏毒后灭族

汉宣帝本始三年，大将军霍光夫人显，欲贵其小女成君，道无从。皇后许氏当娠病，女医淳于衍者，霍氏所爱，尝入宫侍疾。显谓衍曰：“将军素爱成君，欲奇贵之。今皇后当免身，若投毒药去之，成君即为皇后矣。如蒙力事成，富贵共之。”衍即捣附子，赍入长定宫。皇后免身后，衍取附子并合太医大丸，以饮皇后。有顷，曰：“我头岑岑也。药中得无毒？”对曰：“无有。”遂加烦闷，崩。显因劝光内其女，入宫立为后。霍光卒，封子禹为右将军，兄孙山为列侯，以奉车都尉，领尚书事，昆弟诸婿，皆居权要。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。或夜诏门出入，骄奢放纵。会有言霍氏毒杀许后者，显恐泄

被诛，遂与禹、山等等谋反。事觉，禹、山、腰斩，显及诸女昆弟长幼皆弃市，诸婚姻属相连者数十家，皇后霍氏废。

班固曰：霍光受襁褓之托，拥昭立宣，周公何以加焉。然不学无术，暗于大理，阴妻邪谋，遂至颠覆，哀哉！余读，《纲目》，未尝不为光惜也。当妻显弑后，光实未知。及显以实告，光即当诛其妻以请死，尚可自赎。乃匿罪不发，私女为后，又安逃乎弑逆哉？死才三年，子孙族灭，天为许后复仇也。

一七、江充杀太子

汉武帝时，江充为赵王客。得罪亡，诣阙，告赵太子阴事。太子坐废。充容貌魁岸，被服轻靡。上召与语，大悦之，拜为直指绣衣使者，使督察贵戚近臣逾奢者。充举劾无所避，令身待从军击匈奴。贵戚子弟叩头求哀于上，愿入钱赎罪，凡数千万。上以充为忠直，尝从上甘泉，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。充以属吏，太子使人谢充曰：“非爱车马，诚不欲令上闻之，以教敕无素者，唯江君宽之！”充不听，遂白奏上。曰：“人臣当如是矣。”大见信用，威震京师。江充见上年老，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，因言上疾祟在巫蛊。于是，上以充为使者，治巫蛊狱。充将胡巫掘地视鬼，染污令有处，辄收捕验治，烧铁钳灼，强服之，民转相诬。以巫蛊坐而死者，前后数万人。充因言宫中有蛊气，上乃使充入宫，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。又使苏丈等助充。充先治后宫，以次及皇后、太子。宫中掘地，纵横无复施床处。云于太子宫得木人甚多，又有禹书所言不道，当奏闻。太子惧，不知所出。及诈为使者收捕。充等自临斩之。后武帝杀太子，因田千秋之谏，遂族江充家，焚苏丈于桥上。

论曰：非江充杀太子也，武帝自杀其子也。充本阴险小人，而宠之，以喘物为奇，安得不屠人父子也？养狼而使视稚，其不尽食稚者几稀。武帝穷兵极欲，阴残之气及于骨肉，天也。吾于江、苏也何诛？孟子曰：不仁哉，梁惠王也。以其所不爱，及其所爱，尧母之命小人有以窥其隙矣。

一八、贾后毒淫弑母（附：贾午）

晋惠帝后贾氏，贾充女也。晋武帝以充弑魏主髦于南阙为有功，晋室故立其女为太子妃，是为贾后。后妒忌多权诈，后宫有孕者，子随刃堕。事太后杨氏不以礼。及武帝崩，嫉杨骏专政，谋诛废太后，遂与黄门董猛等召楚王玮，诬骏与太后谋反，杀骏，夷三族。骏妻庞氏，太后母也，诏欲原之。贾后付廷尉行刑，太后呼天号叫，截发稽颡。上表于贾后，请全母命，皆不省，卒杀庞氏，废太后为庶人于金墉城，绝其膳八日而卒。覆而殡之。又杀太宰汝南王亮及楚王玮，废太子为庶人，寻杀之。淫虐日甚，与太医令程据等私通，秽彰中外。永康元年，三月雨血，妖星见南方，太白昼现。赵王伦矫诏敕三部司马开门夜入，废贾后为庶人，亦置于金墉城，赐金屑酒而死。贾氏皆族。

南阳人韩寿，美姿容，善词令。贾充拜为椽。每宴集，其少女贾午窥而悦之。女光丽艳逸，赠寿以异香，遂通焉。充秘之，因以妻寿。生子谧。贾充死，无子，以谧嗣继充佐命之后，袭封食邑。又恃贾后内戚，骄恣奢靡。时从帝幸，宣武观校猎，与两宫太子游处，不为之屈，权过人主，到锁系黄门侍郎，其威福如此。及赵王伦废贾后，召谧于殿前戮之。韩寿早卒，其兄弟与贾午皆伏诛。

《晋书》曰：充初伐吴时，尝屯项城，军中忽失充之所在，其帐下都督周勤昼寝，梦百余人引充至一府，侍卫甚盛，一人南面坐，厉声责充曰：“尔何敢毁吾事！终当使汝孙嗣死于钟之间，太子毙于金酒之中，小子困于枯木之下！”充忽然还营，神气昏丧，经日乃复。其后谧死于钟下，贾后服金酒而死，拷贾午竟用大杖毙之，果如其言。

一九、何后弑董太后

董太后为汉桓帝贵人，生灵帝。及帝立，尊为孝仁太后，以兄子董重为骠骑将军。灵帝元和三年，立贵人何氏为后。后本南阳屠家，以选入掖庭，生皇子辩，故立之。征其兄何进为侍中。后王美人生子协，后鸩杀美人，董太后收协养之，以是不和。中平六年，帝疾笃，何后欲立辩，董后欲立协。帝崩，卒立皇子辩，封协为陈留王，故何进与董重权势相危。何后亦排斥董太后，日夜忿詈。进与后谋，诬太后交通州郡，不得留京师。遂迁之河间。举兵围骠骑府，使重自杀。董后亦暴崩。由是人心不附何氏。后何进欲诛宦官，召董卓诣京，何进为宦官所杀，董卓亦弑何后而立陈留王，遂以乱汉天下。

论曰：汉之微也，实由何进。何后之立，天正以危汉室也。荼毒弑母，当其收协之时已不两立矣，卒之。何后虽诛，汉室亦微，虽诛百何进，何益哉！后生屠家，故母仪不可不慎也。

二十、刘婕妤争坐废后

宋哲宗元七年，册立皇后孟氏。后，洛州人，都虞侯孟元之孙，贤淑有女仪。太皇太后爱之，备六礼，册为后。绍圣三年，宫中刘婕妤有宠，尝同朝景灵宫，讫事就坐，嫔御皆立侍，婕妤独依帘背立。座髹金饰，婕妤亦欲得之，使从者易座与后等。众嫔御不平，因传言曰：“皇太后出，后起立，婕妤亦起立。”寻复坐，则或已撤去婕妤座矣。婕妤坐空，仆不能起。因怩不复朝，泣诉于帝。内侍郝随趋附之曰：“勿戚戚！此座终当为婕妤有也。”会后女有疾，呼女医出入宫掖，与尼法端俱为祷祠。婕妤以魇魅上闻，诏掬之，逮捕宦官宫妾三十余人。掠备至，肢体毁折，至有断舌者。狱成，命侍御史覆录。郝随以言胁之，御史惧，乃以奏牍。上诏废孟后，出居瑶华宫。时宰相章阴附刘婕妤，欲立为后，故与郝随构成此狱。天下冤之。元符二年，立婕妤刘氏为

皇后。三年，帝崩，无子。徽宗政和三年，刘后干预外事，以不谨闻，遂命自杀。年三十五，诏昭怀。靖康之乱，王后诸妃被虏，皆北迁，独孟后以废居私第获免。及高宗立，尊为隆太后。至绍兴中，以寿终。

论曰：人君端冕迎婚，将以为天地宗庙神人之主，非苟焉而已也。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后有君臣。亲之至也，人政之大者也。婕妤市宠，佞臣构祸，僭者蒙诛，废者免难，何天之巧于授人欤？

二十一、韦后（附：上官婕妤）

唐神龙元年，中宗复位，立韦氏为后。初，帝为武后所废，与韦同幽闭，情爱甚笃，尝与后私誓曰：“异日复见太平，当为卿所欲。”及复位，上每临朝，后亦施帐于殿上，如武后焉。帝尝使后与武三思发陆，为之点筹，后遂与三思通。内外相为奸恶，杀张柬之等五人，为武后报仇。又与散骑常侍马素客、光禄少卿杨均通，恐事泄不自安。景龙四年，于饼中进毒，弑帝于神龙殿。临淄王隆基起兵讨之，韦后及上官婕妤、武延秀等皆伏诛。尸韦后于市，诸韦襁裸无免者。上官仪亦被杀。

上官仪，女名婉儿，配入掖庭，辨慧能文，明习吏事，武后宠之，使掌制命，拜为婕妤。武后崩，与武三思通，复荐于韦后。后益宠幸。劝帝袭武后故事，改易制度，诛戮大臣，与武三思及驸马武承训、宗楚客表里擅权，请谒受贿，降斜封墨敕官数千人。立婕妤外第，出入无节。朝士公卿往往从之游，以求进取。景龙二年，以上官婕妤为昭容。及韦后弑中宗，昭容谋草遗制太子，以皇后知政事。及临淄王隆基起兵讨韦氏，遂被杀。

论曰：韦后要房陵私约，为司农先券。复辟之后，踵情积丑，其所由来渐矣。败衞弛辔，奔马莫制，卒死其手。虽恶妇藁街，更何益哉！婕妤便佞，附狗屠龙，阴阳一大变也。

二十二、王敦灭亲叛主

晋永嘉中，敦为扬州刺史，都督征讨杜之乱。敦史澄名冠海内，为荆州刺史。敦以名出澄下，诬与谋反，杀之。及杜讨平，敦进为镇东大将军，督江、扬、荆、湘、交、广诸州军马，潜蓄异图，骄横莫制。敦从弟棱苦谏之。敦怒，密使人激其叛将杀棱。敦刚愎阴狠，宗族强盛，故成篡志。晋元帝永昌元年，敦举兵反，据石头，杀骠骑将军戴渊、尚书周。改易百官，然后还镇。元帝崩，明帝大宁元年，敦移屯姑熟，自领扬州牧，与兄王含及钱凤、沈充等俱反，水陆五万人奄至。帝乃率诸军出屯南星堂，遣将军段秀等大破之。敦遂忧死。斩凤及充，传首建康，发敦尸跪而斩之。敦党悉平。

论曰：哺乳多则成痼病，富贵盛则致祸疾。王敦以江南地望，兄弟持衡，遂叛亡之逆，势使之然也。盖亦有天性焉。残灭骨肉，眼白多杀伤，虽藁街

亦未尝偿其报。此王导所以有可罪也。

二十三、柳灿辅贼负国

唐昭宗时，朱全忠劫迁帝于洛阳，柳灿辅之，遂以为相。灿性倾巧，为全忠腹心，恣为威福，僭杀裴枢、独孤损、崔远等三十余人。凡门胄高华名检自处者，皆指以为浮薄，杀之于白马驿，投尸于河，遂有清流之祸。天二年，全忠弑帝，欲急受唐禅，使柳灿与其党蒋玄辉、张廷范等谋之。灿欲先加九锡。全忠大怒，以为灿观望怀异，车裂廷范、玄辉于都市，斩灿于上东门。灿临刑仰天自呼曰：“负国贼柳灿死其宜矣！”遂灭族。

论曰：灿以豺翼虎，卒为虎啖，灭族殒身，仰天自怜，乃有讼过之言。呜呼，杀百灿首，何足赎白马冤！

二十四、李立武乱唐唐太宗贞观中，李为行军大总管，专任征讨，甚宠任之。尝有疾，帝为剪须合药。帝崩，遗诏高宗，以为左仆射。高宗永徽五年，帝以太宗才人武氏为昭仪，欲立为后。大臣褚遂良入，皆苦谏。称疾不入。他日私见，上问之曰：“朕欲立昭仪为后，褚遂良等固执以为不可，此事庸可为乎？”对曰：“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？”上意遂决。及武氏立，废帝鸩子，灭唐为周。历中宗嗣圣元年，孙李敬业起兵扬州，传檄讨武氏之乱，为武后所杀。追削李官爵，发冢斫棺，复姓徐氏。

论曰：，唐功臣也。赐姓李。人主至为剪须合药，际会隆哉！当高宗娶武乱伦，不能死谏，逢君以怙宠，不几一言而丧邦乎？为子计耳。未几，敬业举兵而武灭其家，种棘自刺，藏刃自割，天官道乎哉？然吾于敬业有取焉。以干蛊而败家，当无愧于地下耳。

二十五、周宋黄袍受禅

五代郭威，为汉侍中枢密使，镇邺都留后，督诸将以备契丹。汉隐帝乾佑三年，嬖幸用事，恨为大臣所制，杀枢密使杨、侍卫指挥使弘肇等，遣供奉官孟业赍密诏杀郭威。事泄，为威所得，因举兵向南。汉主承佑出奔，为乱军所杀。威入城，诛首恶者数人，奉太后临朝，欲立武宁节度使刘，未果。威将兵御契丹，至澶州，军中忽大噪曰：“天子须郭侍中自为之！”裂黄旗以遮威体，呼“万岁”。因拥威南行。威乃上太后笺，请奉汉宗庙。太后下诏，授符宝，遂即皇帝位，国号“周”。改元广顺，杀于宋州。广顺三年，周主威殂，太后临期，少子宗训立，加匡胤太尉、归德节度使。声言契丹入寇，遣匡胤率兵御之。兵至陈桥驿，将士石守信等聚谋曰：“主上幼弱，不如册检点为天子。”相与罗拜匡胤，以黄袍加身，众皆呼“万岁”。拥之还汴。废宗训为郑王，迁符太后于西宫，即皇帝位，国号“宋”，因以代周。

论曰：孟方水方，孟圆水圆，轻重毫发，何其铢两平也。元人曰：汝国得

天下以小儿，亦失天下以小儿。宋报周，元复以报宋，轨往辙还，作法固深哉！

二十六、张彦泽卖国杀身

五代石晋，彰义节度使张彦泽率兵拒契丹，不战而降，为契丹前导，斩关而入宫。纵兵大掠。与阁门使高勋有怨，杀其叔及其弟，并杀宰相桑维翰等。都城为之一空。迫晋主重贵草诏迎降，左右皆流涕。晋王使人诏彦泽求援，笑而不应，徙晋主于开封府。契丹主怒其专恣，遂斩彦泽于北市，仍命高勋监刑。勋乃剖心以祭死者。凡被害之家，破脑取髓，争齍其肉。

论曰：卖国于夷，俘主为虏，主泣求援，臣笑而佞，张怨屠城，欲族高勋。高勋监刑，反剖尔心，孰谓天道不临汝身？

二十七、刘黑闥锄菜为贼黑闥，彰南人。少骁勇。初事王世充，使守新乡，为窦建德所虏，署为将军。屡将奇兵克敌，封东汉公。及唐灭世充，建其故将有居闾里为民患者，诏悉征之。于是，高雅贤等，惧罪谋乱，因相与诣彰南，约黑闥起兵。时黑闥方家居种蔬，即杀耕牛飨众，定计聚众，袭县据之，自称大将军。诸州响应，兵势大振。半岁之间，尽复建德旧境。唐高祖武德三年，黑闥自称东汉王，改元。唐遣秦王世民征之，大败，奔突厥。至饶阳，从者数十人，馁甚，为其将葛德威所执，送唐斩之。临刑叹曰：“我方在家锄菜，为高雅贤所从至此！”

论曰：彼锄菜者，去帝王远甚，甘心做贼，死而后悔。此班彪所以作《王命论》乎！

二十八、魏博悍卒

初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选募骁勇五千人为牙将，厚其给赏以自卫，名“外宅男”。自唐藩镇祸起，皆得自称留后。故魏博之卒日益骄横，往往诛族旧帅而易之。天子拱手而已。自史宪诚以来，五六十年皆听命于牙军，力不能制。唐昭宣天二年，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借朱全忠之兵，潜遣人入营，断其弓弦甲襜，合击殪之。凡八千家，婴孺无遗。

论曰：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。唐自藩镇不掉，故军吏亦得长其傲。此上之人有以教之也。日坑八千，天之怨积恶甚矣哉！

二十九、陈友谅弑主为贼友谅，沔阳渔人子。尝为县吏，不乐。元至正十七年，会徐寿辉兵起，往从之，为簿书掾。领兵为元帅，攻掠诸郡。友谅攻破龙兴，寿辉欲徙都之。友谅恐不利，谋弑寿辉，遂自称帝，国号“汉”。骄奢无度。至正二十三年，我太祖诸将击之，大战鄱阳湖。友谅中流矢贯颅而死，其子陈理败降。后有以友谅镂金床进者，太祖曰：“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？以一床工巧奢靡如此，安得不败？”立命毁之。

论曰：按友谅功业，已成犄角，几鼎峙矣。至其谋弑寿辉，是篡贼也。贼安能成大业乎？盖天生此辈，为我太祖作獭耳。鄱阳贯颅，摧枯拉朽，殆天授非人力也。呜呼，皇明巍巍大哉！

卷二 淫十九案

一、楚平王纳妇鞭尸

平王，楚灵王子，名弃疾。其在蔡也，郢阳封人之女，奔之，生子建。王使伍奢、费无极为之师，如秦为太子建娶妇。妇好，未至。无极曰：“秦女好，可自娶之，为太子更求妇。”乃自取秦女。无极得罪太子，因怨伍奢，乃谗之王：“自无极入秦女，太子怨，皆伍奢教之。奢有二子，他日助太子，不能无望于王。”王囚伍奢，欲召其二子诛之。奢之子伍尚至，伍员不至。奢曰：“员不至，楚其盱食乎？”楚遂杀奢及尚。员走于吴，为吴行人。平王死，昭王元年，员帅吴王阖闾与唐蔡俱伐楚。昭王出奔。员掘平王之墓，鞭其尸。阖闾尽妻其后宫，士大夫尽妻其士大夫之妻。三旬而后去。

论曰：弃疾以乱立，以淫亡，而不免鞭尸之祸。无极逢恶工谗，卒亦不免于诛。天道明威，各以类应，可不畏哉！

二、吴王阖闾淫虐楚后宫

吴王阖闾弑王僚以自立，从伍员之谋，大败楚师。五战而入郢，以班处宫三旬而秦救至。越勾践闻吴王在楚，亦起兵伐吴。吴遂引兵还吴。十一年，阖闾帅师伐越。勾践御之，陈于李，大败之，使死士以戈击阖闾。伤将指，取一履而还。阖闾遂死于军，命其子夫差曰：“尔勿忘勾践杀尔父也！”三年，乃报越。

论曰：怨毒之于人，甚矣哉！以淫报淫，以暴易暴，吴楚之怨深，而越得其瑕，螳螂相角无已时也。后吴越构兵，而楚仍称霸。

三、齐襄公内乱

春秋齐襄公，僖公子也。女弟为鲁桓公夫人。公内奸焉。既嫁，夫人与桓公数如齐。襄公乱不止。桓公知之，怒夫人。襄公使力士彭生拉杀桓公于车上。鲁人以为让，公乃杀彭生，为鲁除丑焉。是年冬十有二月，襄公猎沛邱，见彘，从者曰：“彭生也。”公怒射之。彘人立而啼。公惧，坠车伤足，失履归，为无知所杀。

论曰：《春秋》记桓公十七年，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，因会泺而入齐。故曰遂志不谨也。桓公之死，其在敝笱时乎？齐襄公内乱，禽行既无不道，至鲁庄忘仇纵母，复有于师于防于聚之会。《春秋》特书，不一而足，戒乱伦也。迨彭生现彘，身弑而嗣残，则礼之于人国也，大矣！

四、鲁庄公割臂私盟

鲁桓公为彭生杀于齐，公子同生，立为庄公。母夫人以杀桓公故，留齐不敢归。庄公复娶齐女哀姜为夫人。娣曰叔姜，从生子开。哀姜无子。二十二年，庄公台上见孟女而悦之，割臂而盟，许立为夫人。生子班。公爱孟女，欲立班为太子，问弟叔牙。叔牙欲立公弟庆父。问弟季友，友请立班。公遂使人鸩杀叔牙而立班。庄公卒，庆父与哀姜私通，欲立叔姜子开，使圉人犇杀公子班于党氏。初，班亦常与犇争戏梁氏女，有怨，故及之。班死子，开立，是为公。庆父与哀姜通益甚，乃谋杀其子公而立庆父。鲁人怒，欲诛庆父。庆父奔莒，遂自杀。时齐桓称霸，闻哀姜乱鲁，召而杀之，以尸归鲁。

论曰：余按鲁世家，盖三世淫报矣。鲁惠公妾生子息，是为隐公。为公子时，娶于宋，女至而美，惠公夺为夫人，生子允。惠公卒，听公子挥之言谗，允弑隐公而自立，是为桓公。桓公娶齐女，齐襄公淫之。公为彭生所杀，一报也。桓公生子同，是为庄公。公夫人哀姜，淫于庆父，杀公子班而立庆父，二报也。庄公割臂私孟氏女，生班，班亦与圉人犇争梁氏女而为所杀，三报也。虽天之祸淫，历历不爽，而淫气所结，绵污数世。或亦家法乎哉！贻厥孙谋，可不慎欤？

五、卫宣公夺妇

卫宣公于夸姜，生太子。娶齐女美，未入室，宣公悦而纳之，更为太子娶妇。宣公得齐女，生子寿、子朔。自以为夺太子妻也。常心恶而欲废之。予太子以白旄，使于齐，而令盗遮杀白旄者。且行，子朔之兄寿知其谋，不忍，谓太子曰：“界盗见太子欲使白旄，因而杀之，可勿行！”太子曰：“逆父命求生，不如遂行。”寿见太子不止，盗白旄先往，以代太子死，盗见白旄，果杀之。寿死而太子后至，谓盗曰：“所当杀乃我也。”盗并杀太子以报宣公。宣公立朔为太子。国人不平，逐朔而立弟黔年。卫遂亡。

论曰：祸有惨于自杀其子者哉？杀一子而二子争死焉。谓非天乎？宣公杀，非杀子也，奸夺妇也。寿代死，非报兄也，仇乱母也。祸以奸成，伦以淫灭，天之巧报也。亦严且当矣！新台之诗，所以悲有乎？可与平王鞭尸之报参观。

六、明皇纳寿王妃致祸

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，册寿王妃杨氏。寿王瑁，玄宗第十八子也。天宝四年，玄宗注意后宫，无当意者。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，帝见而悦之，令妃自以其意，乞为女官，号“太真”，潜内宫，宠遇异常，宫中号为“娘子”。凡仪体皆如皇后，更为寿王娶郎将韦昭训女。四年八月，遂以太真为贵妃，赠其父杨立琰兵部尚书，以从兄为殿中少监，为附马都尉，三姊皆赐第京师，奉朝请，封国夫人。从祖兄钊善，出入禁中，赐金紫，更名国忠，为司空，领四十余

使，贵振天下，贵妃宠冠后宫，每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。织绣之工，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。妃欲得生荔枝，岁命岭南驰驿飞送。民间歌曰：“生男勿喜女勿悲，君看女却为门楣。”贵妃宠胡人安禄山，为假子，出入宫掖，丑闻于外。天宝十五年，安禄山反，玄宗奔蜀，杨贵妃及国忠等皆伏诛。于是，盗贼蜂起，屠灭郡县，不可胜计。太子即位于灵武，唐室遂衰。

论曰：玄宗初政，天下想望风采，似亦有为主也。及后，杲杲日出，为月所食，而众星宵乱矣。语云：马疇蹶车，恶妇败家；床第之言，三世不安。明皇之谓也。

七、三女灭密

《国语》曰：周共王游于泾上，密康公从。有三女奔之，密母曰：“必致之王。夫兽三为群，人三为众，女三为粢。王曰：不掩群，公行下众，王御不参一族。此粢美之物也。众以美物归汝，而何德以堪之。王犹不堪，况尔小丑乎？小丑备物终必亡。”康公久而不献。一年，王灭密。

论曰：女，阴象也。女之美则阴丛矣。阴丛而阳消矣。治乱之所生也。维国曰：女戎维家。曰：妇索三女成奸。密母其知道欤？

八、齐懿公夺驂乘妻

懿公，齐公子，商人，弑其君舍而自立。其为公子时，尝与丙歇之父猎，争怨。及即位，断丙歇父足，而使丙歇仆。阎职妻美，纳之宫中。而职驂乘。五月，公游于申池，而歇与职浴，戏职。曰：“断足子！”歇曰：“断妻者！”两人怨谋，弑懿公于竹中。

论曰：刑其父而御其子，夺其妻而近其夫，欲不亡得乎？然商人弑其君，有天道焉，不徒祸淫也。

九、陈灵公衷衣伏弩

春秋，陈灵公与其大夫孔宁、仪行父，皆通于夏姬。夏姬者，陈大夫征舒之母也。灵公尝衷夏姬之衣戏于朝。大夫泄冶谏曰：“君臣淫乱，民何效焉？”公不听，复杀泄冶。十五年，公与孔宁、仪行父饮于夏姬家，公戏二子曰：“征舒似汝。”二子曰：“亦似公。”征舒闻之，怒，伏弩厩门，射杀灵公。孔宁、仪行父奔鲁，为人所杀。

论曰：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及灭亡。灵公衷衣而戏，南冠即淫，君臣之大伦灭矣。单襄公所以知其亡也。

十、齐庄公登台被弑

庄公，齐灵公子，名光，为灵公所废。大臣崔杼迎而立之。初，棠公妻好，崔杼娶之。庄公与之通，数如崔杼家，以崔杼之冠赐人。崔杼怒，尝欲与晋合谋袭之，不得间。公答宦者贾举，举怒公，遂为崔杼间以报怨。正月，莒子

朝齐，公飨之。崔杼称病。公问崔杼病，遂从其妻。妻与杼谋，闭公不得出。登台而请解，不许，遂射杀之。

论曰：齐太史书：崔杼弑其君。然则，杼过乎哉？曰：此为臣道训也。夫天道则直报之耳。使杼能弃妻而逃，不为公臣则完矣。天岂无杀淫君之手乎？

十一、周幽王一笑倾城

按周太史伯阳曰：夏后氏之衰，有二神龙止于帝庭，自言曰：“余褒之二君。”夏帝卜之，杀与去之，皆不吉；卜请其，而藏之乃吉。于是神龙亡而在楝焉。及夏、商，传其器而不敢发。至厉王之末，发而观之，流于庭，不能除。使妇人裸而噪之，为元龟，入王后宫。后宫之童妾遭之，遂孕，无夫而生子。惧弃于路。及宣王时，有童女谣曰：“弧箕服，实亡周国。”宣王闻之，适有卖是器者，使执而戮之。逃于道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女，啼于路而收之，亡奔于褒。女长而美，后褒人有罪，入其女于王以请赎。以女子出于褒也。故曰“褒姒。”当幽王三年，王之后宫见而爱之，生子伯服，竟废申后及太子宜臼，以褒姒为后，伯服为太子。褒姒不好笑。周制：为烽燧大鼓，有寇至，则举烽，诸侯皆来援。王欲以褒姒笑，乃大举烽燧。诸侯至而无寇，褒姒遂大笑。幽王悦之，为数举烽火，诸侯益不至。有号虢石父者，佞巧善谀，好利，王用之为卿。幽王九年，太子宜臼奔申。王欲杀太子，求之申侯，不与。王伐之。申侯乃与人召西夸犬戎共攻王。王举烽，兵不至。遂杀幽王骊山下，虢褒姒，尽取周贿而去。于是诸侯共立宜臼为平王，东迁于洛邑。周室遂微。

论曰：降于庭，夏书近怪，诚有之乎？厚积三代，淫气至周始发毒焉。其天数耶，非耶？褒姒不宠，老宫中耳，何能妖人。废嫡立褒，而后淫气得而报之矣。女戎何代无之？无如王之不御何！吾不欲人之援，诡怪以自解也。

十二、晋厉公外嬖致祸晋

厉公多外嬖，鄢陵之胜，欲尽去群大夫而立诸姬兄弟。宠姬兄曰胥童，尝与至有怨而嬖于厉公，嬖人夷阳五、长鱼矫，皆有宠于厉公。，夺其田，咸怨之。栾书又怨至不用己计，遂败楚师，乘间使楚公子茂告公曰：“鄢陵之战，实至召楚，欲作乱，纳子周立之。”公告栾书，栾书曰：“其有焉。试使至聘于周。”栾书使周见之。”以实其言，公覘信之焉。遂怨至。八月，厉公猎，与姬杀禽而饮。至以豕进，寺人夺之。至射杀寺人。公怒曰：“季子欺余！”公将作难，胥童曰：“必先三，族大多怨。”公曰：“然。”胥童、夷阳五以兵八百人袭杀三。又欲杀栾书，不果，遂使胥童为卿。厉公避嬖人匠骊氏之家。栾书、中行偃袭捕厉公而弑之，葬之于翼东门之外。以车一乘，胥童等伏诛。迎立周为悼公。至晋平公元年，亦灭栾书宗。

论曰：《左传》至献捷于周，骤称其代。单襄子曰：温季之亡乎，怨不在

明，不见是图。是年而晋杀三，固不在美男破老之时，知有翼门之祸矣。偏听成奸，故灶不要炆也。

十三、吕不韦春申君

秦昭王四十二年，以其太子安国君之中男子楚质于赵。时秦攻邯郸，子楚久赵礼衰，困乏不得志。阳翟大贾吕不韦游赵见之，曰：“此奇货可居。以五百金结楚欢，赍千金西入秦为之游说。”时太子爱姬华阳夫人无子，以不韦力得立楚为子。不韦取邯郸歌姬与居有身，使子楚见而悦之，因钓奇以献。其姬及期生子政，子楚以姬为夫人。秦昭王五十年，子楚与不韦谋，去赵归秦。昭王薨，太子安国君立，为孝文王。子楚为太子。一年，孝文王薨，子楚立，为庄襄王。三年，薨，太子政立。太子政者，不韦进姬所生子也，计二王共立四年薨，而及太子政，疑不韦有力焉。是为始皇。始皇幼，以不韦为相国，号仲父。进姬为太后。太后与不韦私通。及始皇壮，太后淫不止。不韦乃私求大阴人者为舍人。以其阴关桐轮而行，以啖太后，拔须眉纳之宫中为宦者，日夜侍太后，与不韦淫乱。太后又有身焉。当是，不韦家僮万人，食客三千余人。家僮亦数千人。始皇九年，有人告谋反与太后通，事连相国吕不韦。于是秦王下吏治，夷三族，不韦饮鸩而死，秦亦夷其族。先是，楚有黄歇者，游学博闻，事楚顷襄王有功，封于江东为春申君。能下士，食客珥珠履者三千人。楚王无子，歇私幸李园女弟有身进楚王，生男，立为太子。王贵幸李女，李园用事，妒春申君，恐泄其谋，阴伏死士于棘门之内，斩春申君。使吏灭其家。

论曰：不韦居人为货，借色穿窬，子母之术大矣！卒至器漏身灭，则亦亡其本矣。拔须，春申进李，何淫报之相踵也耶？

一四、杨贵妃兄姊骄淫

贵妃，杨立琰女也。开元初，册为寿王妃。玄宗闻其美，纳之宫中，号“太真”。遂以为贵妃。妃肌肉凝膩，神采光艳。帝宠昵之，后宫无与伦者。兄钊不学无行，素善，能揣摩人意。上见而悦之，恩幸日隆，一岁迁十五使。帝更其名曰“国忠”，位至司空，与弟、，皆任近要。贵妃姊三人，皆有才色，上呼之为“姨”，出入宫掖，并承恩幸，封韩、虢、秦国夫人。赐第京师。穷其丽，一堂之费，动逾千万。国忠与虢国夫人通，往来无度。三夫人从幸华清，皆会与国忠第，水陆珍馐数千盘，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。或并辔走马，不施帐幕，道路为之掩目。凡杨氏五家，各为一色衣以自别。五家各队，灿若云锦。国忠仍以剑南节度使旌节引于前，车马、仆从充溢街衢。锦绣珠玉，鲜华夺目。国忠尝谓人曰：“吾本农家，一旦缘椒房至此，未知税驾之所，终不能致令名，不如且极乐耳！”范阳节度使安禄山，本以胡人，为上宠贵妃悦而幸之，尝以锦绣为大襦裸，與之宫中，名为“贵妃洗儿。”上赐金钱甚厚，命国

忠娣弟皆与禄山叙兄弟，故禄山出入禁中，通宵不出，丑闻于外，遂致天宝之乱。天宝十四年，禄山反，帝出奔蜀，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及亲近宦官、宫女出延秋门，其皇孙、妃主在外者，皆委之而去。中外大扰。至咸阳，日中犹未得食，命军士散诣村落，求乞麦饭。诸妃主以手掬之，须臾而尽。夜半至金城县，民逃驿无灯，帝与军士相枕以卧，贵贱无复辨。明日，至马嵬驿，将士饥疲，日中无食，皆忿怒以祸由国忠，遂于马上杀之。及三国夫人，以枪揭其首。陈元礼劫帝缙贵妃于驿庭。杨氏灭，军中皆呼“万岁”。

论曰：盖闻情者弱骨之媒，爱者醉心之藁。星眸粉黛，名为伐性之斧斤；狐媚娇痴，号作登床之机弩。况假合能得几时？玉质珠颜，转眼而鸡皮鹤发，好丑原同一味。金床象枕，回头而骨冷魂消。愚者，沉焉；达者，笑之。故琴瑟取诸《关雎》，乐而不淫。床第戒乎牝鸡，礼以防乱。乃有唐多秽，兆自开邦。兄收弟妇，有忝日角之雄；君子纳父姬，忽代月升之女主。点筹借筹，投子闻声。此皆历代丑踪，纘述祖武，亦不爽矣！逮至玄宗，恣情渔色，纳子妇而号太真，宠妃姊耐封列士。华清水滑，凝脂流合欢之香；绣岭尘飞，连骑贡侧生之笑。堂开锦绣，排甲第于云霄；门列戟，掷泥沙于金玉。或联镳则云锦迷天，或狎坐而珠玑满地。雕麟织凤，罗纨穷天女之工；玉冰鳞，水陆尽小民之血。以兹淫风相煽，阴气乘权。蛾眉娇妹，鸳鸯入之群；碧眼胡儿，虎豹结狐狸之党。洗耳之金钱一人，渔阳之鼙鼓忽来。凤辇云奔，马嵬尘起。路旁弃霓裳之宝器，道隅走乞食之王孙，遂使螭颈投缳，羊头贯槊。七夕密约，化为冷烟三峡淋铃销魂夜雨矣。不亦悲哉！然后知玉碎香残，前日之珠翠也。鼙鼓征尘，前日之歌舞也。手掬麦饭，前日之珍馐也。以枪揭首，前日之剑南旌节也。乐极而悲来，物穷而理返，是故君子土木形骸，电光富贵，性不以情移而不识以爱乱，盖审于浓淡久暂之间，不以彼易此也。

十五、武三思秽乱唐宫

武三思者，武后之侄。则天初，废帝欲传位三思。狄仁杰以姑侄子母孰亲谏，遂不果。卒以三思为内史。唐神龙元年，张柬之等举兵讨武氏之乱。二张既诛，中宗复位，以帝女安乐公主适三思子崇训。宫人上官婕妤党于武氏，为之先容，故复三思为司空。婕妤好辨慧能文，与三思通，复荐于韦后。帝尝使后与三思发陆，为之点筹，故三思得与后通，出入宫掖。武后之势复振，遂封张柬之等五人为王，而后杀之。以宗楚客、周利用等为耳目，时人谓之“五狗”。景龙元年，太子重俊起兵攻三思，及其子崇训皆死。景龙四年，韦后与上官婕妤为临淄王隆基所诛，复暴三思尸于市。

论曰：中宗徇房陵之盟，复辟奉妇，已无阳纲矣。至于筐倾覆而不能制，卒死其手。盖阴孽为疾，除之不尽，唐室秽运未终耳。龙尽狗来，倏焉倾覆

，语云“宠臣不敝轩”，信矣夫！

十六、张昌宗兄弟伏诛武后既乱唐为周，废帝鸩子，内行愈不正。张昌宗、易之，皆年少，美姿容，太平公主荐之内侍，皆为武后所幸。常傅朱粉衣锦绣，赏赐不可胜计。武承嗣、三思、宗楚客等皆候其门，争执鞭辔，谓易之为五郎，昌宗为六郎。改控鹤监以易之为奉宸令。每内殿曲宴，太后便衣羽衣，吹笙乘木鹤于庭中。文士皆赋诗以美之，称为子晋后身。又曰莲花似六郎。兄弟竞尚豪奢，中外侧目。弟昌仪为洛阳令，请属公行。有选人薛姓，以金五千两贿昌仪。昌仪以属天官侍郎，后失其名，遂举在铨，姓薛者六十余人，悉留注官。其权如此。嗣圣十八年，封昌宗爵邕国公。神龙元年，后不豫。张柬之举兵讨乱，诣东宫迎太子，斩昌宗、易之于庑下，梟首藁街。

论曰：明月作尽，众星自出。阴气淫贼，玄狐入室。污泥涅淄，妄拟莲花。五王举义，拔根抽芽。以丈夫之妾妇，事女子之官家，岂偶然哉！吁嗟兮，黄台之瓜！

十七、和士开佞宠

和士开为齐黄门侍郎，以善握槊弹琵琶有宠于胡太后。出入卧内，齐主委任之，与娄定远等俱用事。时号“八贵”。尉赵郡王高睿请出之。士开以美女、珠帘结定远为援，遂杀睿。以士开为尚书令，与宦婢陆令萱、穆提婆相依附，为之养子，威权日盛。朝士干进无耻者，呼为假父。士开尝伤寒，医云当服黄龙汤，士开有难色。有候之者，先尝一饮而尽。其好佞如此。天元五年，琅邪王俨矫诏杀之。陆令萱、穆提婆为周所杀。

论曰：情之不为者，君子有以耻之。吮痂舔痔，尝粪拂须为甚甘而当之无愧，何哉？曰：求富贵也。夫内为人之养子，外必为人之假父，譬如放债取偿，以利牟利也。他日琅邪之诛，奥灶俱焚，则获罪于天矣。

十八、丹阳太守妻徐氏报冤

献帝时，吴丹阳太守孙翊为其督妫览、丞戴员所杀。妻徐氏甚丽，览欲逼而纳之，徐给之曰：“乞须晦日，设祭除服，然后听命。”潜使所亲呼翊旧将孙高、傅婴等与共图览。高、婴涕泣许诺，密呼翊所恩养者二十余人，与盟杀览。及晦设祭，徐氏哭泣尽哀毕，及服艳服，薰香沐浴，言笑欢悦若得意者。览密覘之，果不复疑。因呼高、婴匿室中，使人召览入，遂杀之。即率余人就外杀员。徐氏还衣，奉二人首以祭翊墓。吴孙权闻之，震服，族诛览、员余党，以高、婴二将为牙门将军。

论曰：士君子当途穷志变，卖君父以图全者多矣。即能奋志以死而博节义之名，犹寥寥也。徐氏夫人耳，全身而报仇，能不落人手而甘心焉，智勇过人远矣。呜呼！杀人而淫其室，天之所殛。徐氏殆凭之欤？

十九、元顺帝淫奢

元至正十三年，以哈麻为丞。哈麻，奸邪倾巧，以淫术媚于上。有西番僧善行房中运气之术。号“演揲儿法”。又有僧伽真，善秘密法。皆以淫戏为乐。哈麻进于上。上习之。尝谓上曰：“陛下尊富极矣，不过保有见世而已。人生几何，当受此秘密，大喜乐禅定。”于是，元帝大悦，诏以西番僧为司徒，伽真为元国师。各取良家美女，奉之谓之供养，帝日从事于其法。广择天下女子，以求淫乐。君臣纵欲，男女裸处，群僧出入无禁。丑声外闻。帝性巧善剑，制龙舟于内苑，长一百二十丈。行舟，龙首尾眼爪皆动。游观山海，于宫中昼夜不息。时中原大乱，天变屡作：龙斗于乐清江，天火烧万余人；天鼓鸣于绛州，空中有战斗声；大都昼晦如夜者，旬有五日，至正二十五年春，日旁有一月一星，山东赤气千里。我明太祖起兵濠阳，所至皆归款。元帝北奔，遂以灭亡。

论曰：天寒冰霜，阴道闭藏。夷狄百年，盘据我邦。长夜大明，日月顿光。腥一扫，我武维扬。人纪天道，礼乐孔彰。峻极于天，悠久无疆。

卷三 残三十六案

一、蚩尤

蚩尤，姜姓，炎帝裔也。好兵喜乱，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，兼并诸侯，贪欲无度。炎帝榆罔不能制，命居少顛，以临西方。蚩益肆其虐，出炎水，登九淖，以攻炎帝于空桑。炎帝避居涿鹿。轩辕乃命师攻之，战于涿鹿之野。蚩尤能作大雾，军士皆迷。轩辕为指南车，以示四方，遂擒蚩尤，戮于中冀，因名其地曰绝饬之野。

论曰：嗟乎！害气伏阳，天开杀伐。疑战万年，玄黄其血。君子慎之于扶抑间矣。

二、舜殛四凶

《左传》太史充曰：舜臣尧，宾于四门，流四凶族。浑敦、穷奇、机、饕餮，皆恶兽也。能为害人，故天下之人，目为四凶。投诸四裔，以御魑魅，故虞书曰：宾于四门，四门穆之，无凶人也。尧十有一载，殛鯀于羽山，放兜于崇山，流共工于幽州，窜三苗于三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。

论曰：书契在唐虞者，不可考矣，故四凶之恶无闻焉。曰鯀方命圯族，治水绩用弗成，兜比周罔上，共工史触天，女祸补之，三苗遗种至今存，讵可尽信乎？姑阙而不论云。

三、桀纣

夏桀，名癸，贪狠无道，能申勾铁，负其才力，不务德武，伤百姓。伐有施氏，得妹喜而嬖之，为琼室象廊，瑶台玉床，行淫纵乐。杀谏臣关龙逢，召

汤囚之夏台。汤修德，诸侯皆归。率兵伐桀，桀走南巢，放而死，汤乃践天子位，代夏以有天下，国号：“商”。商传二十八主而生帝辛，谓之纣。纣资辨捷敏，材力过人，拒谏饰非。爱妲己，作新淫声。北里舞，酒池肉林，使男女裸逐，为长夜之饮，纵淫乐。重刑辟，百姓颤怨。为炮烙之型，醢九侯，脯鄂侯。西伯闻之窃叹，并囚西伯。赂以美女奇货，释归。西伯阴行善，天下三分有其二。以服事殷，西伯卒不伐纣。子发立，是为武王。天下叛殷，会周者八百国。纣犹淫乱不止，杀王子比干，剖其心视之。微子去，箕子佯狂为奴，民为之歌曰：“天曷不降威，时日曷丧？”纣闻之，曰：“我生不有命在天乎？”暴虐滋甚。武王乃率天下诸侯伐纣。纣发七十万人距武王，皆倒戈反开周。二月甲子，纣走鹿台，衣珠玉自焚死。

论曰：当桀之暴也，不知有南巢也。汤放见天道焉。然遂以此王天下，君臣之间，一大变局哉！而德尽数终，安得无鹿台之孙子耶？武王又步其后辙矣。得失之于子孙，何若券也。予历数夏殷，惟周享八百。孔子曰：文王可谓至德也已矣。吾从周，然而天道于此深焉矣。

四、秦始皇无道

秦始皇，名政，秦庄襄之子，吕不韦之姬所生也。鸷膺豺声，刚毅深戾。初并天下，以咸阳不堪居，起七十余万人筑阿房宫，连络三百余里。恶先王之道不便，用李斯谋，焚书坑儒。铸金人十二，聚天下之兵。筑长城以避胡，游四海以求不死药。颂功勒石，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。三十六年，有使者夜行过华阴，鬼遗使者璧，曰：“为我遗东君，今年祖龙死。”明年，巡东海，至琅邪，西至平原津而病，崩于沙邱。丞相李斯恐变，为置凉车中，载鰕鱼乱其臭。通宦者赵高，杀太子扶苏而立二世。二世为高所弑，传立子婴。项羽入咸阳，烧秦宫阙，杀婴亡秦，计十四年而国亡。

论曰：吾读太史公《秦本纪》，乃知秦之积恶深矣。习戎狄之行，弃礼乐之化，自商君刻深，至政而愈振焉。弃天灭人，古未有者。死未寒而地分，至二世而督责愈力，欲不亡得乎？呜呼，鬼物遗璧，贼臣灭宗，天之报亦彰矣哉！

五、项羽乌江自刎

项羽，名籍，楚将项燕后。长八尺，力能扛鼎，才气过人。秦乱杀守令起兵，立楚怀王孙心为义帝。喑哑叱咤，万夫皆发，所过城邑无不屠灭，杀楚卿子冠军宋义，坑秦降卒二十万人于新安。西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。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。收宝货妇女而东，自立为西楚霸王。背约不王汉，徙义帝于长沙，阴使其将季布杀之。数败汉，多杀伤，睢水为之不流。汉五月围羽垓下，兵散，汉皆楚歌。羽夜饮帐中，怨歌曰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

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”泣数行下。冒围走，陷大泽中，东渡乌江，曰：“天亡我也！无颜见江东父老。”遂自刎。汉将王翳取其首，余骑践踏争割，分其体为五。项羽遂亡。

论曰：羽重瞳绝力，用兵若神，亦人杰哉！乃功成弑主，灭信好杀，欲以人力胜天，不亦悖乎！虽然，秦恶极矣，非羽不能报也。天生羽而报秦，则羽之材亦天授也。然则，君子当用天，不当为天所借也。

六、齐王骄暴擢筋

齐王灭宋而骄，乃侵楚及三晋，欲并二周为天子。狐正议之檀衢，陈举直言杀之东闾。燕昭王日夜抚循其人，益以富实，乃谋伐齐。于是，使乐毅约赵、啖秦、连楚及魏。诸侯害齐王之骄暴，皆许之。燕悉起兵，使乐毅为上将军，并将秦、魏、韩、赵之师以伐齐。战于济南，齐师大败，王出走。毅入临淄，取宝物祭器，输之于燕。燕王亲之济上，劳军行赏，封毅为昌国君，留循齐城之未下者。齐王之卫，卫君辟宫舍之，称臣供具。王不逊，卫人侵之，去奔邹鲁，又有骄色，邹鲁不纳，遂走莒，楚使淖齿将兵救齐，因为齐相。楚欲燕齐地，乃执王而数之曰：“千乘博昌之间，方数百里，雨血沾衣，王知之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嬴博之间，地拆及泉，王知之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“有人当阙而哭，求之不得，去则闻重声，王知之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齿曰：“雨血者，天以告也；地拆者，地以告也；当阙而哭者，人以告也。而王不戒焉，何得无诛？”遂擢王筋悬之庙梁，宿夕而死。

论曰：齐自伐燕之乱，五旬而举者，至是殆三十年矣。至王骄残，燕一举而墟其国，天道好还，讵不信耶？迨一传而至建，松柏兴歌，其国遂灭。然则，强弱虚盈，更迭为之矣。

七、白起坑卒

白起善用兵，为秦昭王将，封武安君。伐赵长平，报上党之怨也。赵受反间，以赵括代廉颇。括屡战不利。秦遮绝赵粮道，降赵卒四十万人。起恐为乱，挟诈而尽坑之于长平。血流成川，沸声若雷，前后斩首虏无计。赵割地以和。明年，秦复攻越邯郸，遣兵不果行。秦王怒，赐之剑使自载。死之日，引剑将自刎曰：“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？”良久曰：“我固当死矣，长平坑卒数十万人，是足以死。”遂死。

论曰：诛降杀顺，大不义也。弱鸟投人，犹为依依。一日而坑四十万，为造物忌必矣。何至引天咎？曰“是足以死？”然而亦已晚矣！

八、商鞅作法自弊

商鞅，卫之诸庶孽公子也。好刑名之学。事魏为中庶子，魏不用而入秦。因孝公宠臣景监，求见，说以强国变法之令，峻刑尚功，逆民反古。令既具

，立木以南门，予徙者五十金以示信。民之言不便者以千数。太子犯法，黥其师公孙贾，刑其傅公子虔，又劓之。民始趋令。为大筑冀阙宫廷于咸阳，自雍徙都。令民父子兄弟同室相禁，有连坐告奸之法，有弃灰、偶语、腹诽之刑。决狱渭水尽赤，赭衣满道，民无完肤。虽曰富强而民不堪命。行之数年，鞅伐魏，欺虏公子，尽破其军。魏献河西之地，秦封鞅为商君。商君相秦十年，孝公卒，太子秦惠王立，发吏捕商君。商君亡至关下，欲舍客舍，舍主曰：“商君法严，舍人无验者坐之。因不纳。”商君曰：“嗟乎！为法之弊一至此乎！”因走魏，魏弗受，曰：“商君，秦之贼，弗归不可。”遂纳之。秦惠王车裂商君于市，灭其家。

论曰：先王知人情之不可以法治也。养老恤孤，尊德序礼，而民犹不返古。至于刑罚，羁縻之而已。尝按商君开郡县阡陌，后世亦有便之者，但阴狠峭深，操之太急，是欲以秋冬之气治天下者，求阳和得乎？故作法自弊，而秦亦以亡天下。诗曰：得人者兴，失人者崩，怨毒之于人甚矣哉！

九、晋司马氏自剪宗亲

晋武帝司马炎篡位自立，因惩魏孤立之弊，欲大封宗室以自强。故兄弟皆封王，假节授以大郡，得督中外诸军事。国中长吏皆得以自选。及武帝崩，传位惠帝。赵王伦以平贾后之乱，自为相国，加九锡，杀淮南王允及诸大臣。永宁元年，迁帝金墉城，杀太孙臧，伦自称皇帝。齐王、成都王颖、河间王等迎帝还宫，收伦及其子皆赐死，凡内外杀十余万人。齐王以平赵王伦之乱，自为大司马辅政，加九锡，与颖、相图。骄晏乐荡，不入朝省，拜百官不告，嬖宠用事。中外失望。河间王听长吏李含之谋，表陈罪，请檄长沙王义讨，以成都王颖辅政，遂使张方举兵趋洛阳。义入宫辅天子攻，斩之。是日大战，矢集御前，群臣死者相枕。初，河间王以李含谋，欲齐王杀长沙王义而后讨之，废帝立颖，因乘便图颖自立。不虞义遂诛，不如所谋，因嫌义居内有功，不得逞其欲，与颖遂表义争功擅政，请遣义还国，乃以张方、陆机为都督，将兵二十余万，中洛阳奉帝入芒山。张方入就城大掠，死者万计。东海王越收义，使张方炙杀之。颖入京为丞相，寻还邺。

司马表颖为皇太弟，自为大宰。颖僭侈日甚。东海王越奉帝征颖，檄召四方兵十余万。东安王司马由劝颖出迎请罪，颖不从。遣石超拒战。乘舆败绩，帝颊中三矢，侍中嵇绍死之。颖执帝入邺，改元，杀东安王由。及幽、并兵至，奉帝御犊车还洛阳，舍卒南奔。至于贷黄门钱三千，为帝道中买饭。帝丧履，纳从者之履。窘无策，遂为张所劫，迁帝于长安。后军府藏为空，太宰废颖，以越为太傅。惠帝光熙元年，颖据洛阳复谋叛，为长史刘与所诛。

初，与张方劫帝，司马越传檄讨张方，使人说太宰，奉帝还洛，约与分陕

为伯，不从，及杀张方，送首于越，请和。越不许，遣将祁弘帅师攻之。逃入太白山中。帝从东还，内外皆服于越。越自为太傅，录尚书事。帝中毒崩，越召未至，为南阳王模所杀。后永嘉五年，刘曜寇长安，模出降，亦为曜所杀。

司马越以讨张方之乱，奉帝东还，政由己出。惠帝即崩，怀帝元嘉元年二月，越杀故太子清河王覃及中书令缪播。帝舅王延等数十人，使将军何伦领东海国兵数百人入宿卫，伦因抄掠公卿，逼辱公主，帝亦恶越专权，密诏苟讨之。遂下诏。越遂忧死，以丧还葬东海。石勒率轻骑追之，戮其尸，曰：“乱天下者，此人也。吾为天下报之！”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，皆死于勒汉，遂陷洛阳。刘曜、王弥、石勒皆引兵入室，大掠。杀太子诠等，发掘诸陵，焚宫庙佛寺，贵官宗室死者数万人。刘曜自纳羊后，迁帝及六玺于平阳。晋室遂微。

论曰：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以其扶之者众也。束箭难折，孤掌不鸣。王者有亲亲之经，所以为盘根固本计耳。典午氏以偏反交兵，引虎入室，卒至天下土崩，亦各不得其死，作法可不善乎？

十、晋景公膏肓入疾

《左传》鲁成公八年，晋杀其大夫赵同、赵括。晋侯梦大厉，披发及地，搏膺而踊，曰：“杀余孙不义，予得请于帝矣。”坏大门及寝门而入。公惧。入于室，又坏户。公觉，召桑田巫，巫言如梦。公曰：“如何？”巫曰：“不食新矣。”公疾病，求医于秦。秦伯使医缓治之。未至，公梦疾为二竖子，曰：“彼良医也。惧伤我焉逃之？”其一曰：“居肓之上，膏之下，若我何？”医至，曰：“疾不可为也。在肓之上，膏之下，攻之不可，达之不及，药不至焉。不可为也。”公曰：“良医也！”厚其礼而归之。六月丙午，晋侯欲麦，使甸人献麦。馈人为之。召桑田巫，示而杀之。将食，胀如厕，陷而卒。

论曰：宿冤之报，古有然矣。或曰鬼果有知者，或曰心气所召者，吾尝见人有亏心之行，多致奇疾异祟。至于悬符以避邪，媒巫以赂鬼，而现世得报焉。然亦有杀人而享长寿者，何耶？岂鬼亦有灵有不灵耶？抑将有所待耶？

十一、吴主嗜杀

吴主孙皓，每宴群臣，咸令沉醉，置黄门郎十人为司过。宴罢之后，各奏阙失。或剥人面皮，或凿人眼睛。由是上下离心，莫为尽力。晋王浚上书武帝曰：“孙皓荒淫凶逆，宜速征伐。若皓死，更立贤主，则强敌也。愿陛下无失事机！”晋咸宁五年冬十一月，大举兵分道伐吴。吴将迎降，遂灭吴，执皓。

论曰：皓乘江东三世之资，恣重凶暴，以狂乐饮人而罔罪快刑，桀纣何加焉？至青盖入平湖，虽天运有终，而楼船铁锁，固皓为之獭也。他日语足折充，佞能卒岁，后犹称其才也。不足观矣。

十二、严延年母识天刑

延年，汉宣帝五凤元年为可东太守，阴鸷酷烈，冬月论属县囚，流血数里。河南号曰“屠伯”。母从东海来，见报囚，大惊，便止都亭，不肯入府。因责延年曰：“幸得备郡守，专治千里，不闻仁义教化，生全愚民，顾乘刑罚立威，岂为民父母意哉？天道神明，人不可独杀。我不意当老见壮子刑戮也。行矣！去汝东归，扫除墓地耳。”后岁余，延年以诽谤弃市。

论曰：“有此母乃有此儿，天何以报此母乎？天道无亲，唯与善人。盖延年之报，非母所得掩也。故仁人乃能事亲。”

十三、李广终身不侯汉李广功高数奇，终不得侯。一日，谓术士王朔曰：“广部下皆中人耳。借广力封侯者数人，广卒不封，岂相不当侯，抑命也？”朔曰：“将军自念之，或尝有所恨乎？”广曰：“为陇西守，羌尝反，诱降八百人，皆同日杀之，至今为恨。”朔曰：“祸莫大于杀已降。此将军之所以不侯也。”先广以罪失位，出猎至霸陵。霸陵尉不为礼，广衔之。后广复位为将军，以术取尉，置麾下杀之。汉元狩四年，广同大将军卫青击匈奴，失道当斩，亦引刀自刎。

论曰：广善射，得士卒死力，称汉“飞将军”。报怨杀降，福量固不宏哉！功高不侯，既杀身而灭名，至李陵臣虏而宗遂灭。天之报广，若或过焉。然而三世为将，道家所忌，君子已言之矣。

十四、齐桓公杀弟纠

《左传》：齐襄公私文姜，杀鲁桓公，为无知所弑。国中乱作，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，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。鲁侯伐齐纳纠。小白自莒先入，是为桓公。使鲍叔帅师取公子纠于鲁，杀之于生窦，以管夷吾为相，称霸焉。公好内宠，如夫人者六人。长卫姬，生武孟、无亏。少卫姬，生惠公元。郑姬生孝公昭。葛嬴生昭公蕃。密姬生懿公商人。宋华子生公子雍。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。雍巫有宠于卫共姬。因寺人貂以荐馐于公，亦有宠。公复许之立武孟。周襄王九年十月乙亥，齐桓公卒，五公子争立相攻。宫中空，莫敢棺，尸在床上六十七日，尸虫出于户。易牙与寺人貂作乱，杀群吏而立武孟。至十二月己亥，乃棺。辛巳夜殡焉。武孟三月死，宋襄公以诸侯兵纳公子昭，是为孝公。孝公卒，弟蕃杀孝公之子而自立，是为昭公。昭公卒，商人复弑昭公之子舍而自立，是为懿公。懿公被弑，齐人乃迎卫姬公子元而立之。齐祸始平。

论曰：甚矣，天之祸淫也。淫者阴气，阴则杀伤随之。故齐襄内行不修，身死而乱及子孙。生窦之惨，天其以报襄乎！至桓公以杀弟称霸，阴孽成疾。及庶子一死，而内乱如纠之死者三焉。尸虫出户，床第之风流乎？偏反之遗臭乎？

十五、唐太宗喋血三朝

唐高祖李渊有三子，长曰建成，仲曰世民，季曰元吉。惟世民英武绝世，有帝王度，人皆归之。高祖起兵关中，皆世民力，故卒成帝业。渊以建成实居长，立为皇太子，封世民为秦王，元吉为齐王。内外征伐，世民实任之。因以平薛仁杲、王世充、窦建德、宋金刚、刘武周、刘黑闥等，前后亲历百战，世民功多焉。元吉素多凶德，建成长而无功，构隙相倾，以危世民。武德九年，建成夜召世民饮而鸩之，吐血数升得解。上谓世民曰：“首建大谋，削平海内，皆汝之功。吾欲立汝为嗣，汝固辞。观汝兄弟似不相容，吾将迁汝居洛阳，如汉梁孝王故事。”将行，建成、元吉谋留之，不得住。又遣散秦府骁将，以益诸军。忌尉迟敬德勇，潜于上，将杀之，世民固请得免。以上命逐房玄龄、杜如晦、程知节等。秦府智勇，驱遣将尽，相与谋杀世民益急。是时，世民腹心惟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等数人，劝之决计。六月四日，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伏兵玄武门。元吉、建成亦皆勒兵入朝。至临湖殿，世民返射建成，杀之。敬德射杀元吉。上闻变，曰：“不图今日乃见此事。”遂降手敕，内外诸军皆受秦王节制，以世民为皇太子。乃更杀建成、元吉诸子十人。帝自称太上皇。八月，秦王即位，是为太宗。贞观十六年，太子承乾谋反，魏王泰亦图相倾。帝不知所立，因自投于床，举刀欲自刎。褚遂良止之，遂立晋王而幽诸子于远州。及高宗朝，武后杀宗室，灭太宗子孙殆尽。

论曰：手足而生疔毒，良药敷之不痊，则溃及腹心。割疮断肉者，轻重之势也。太宗不杀兄弟，兄弟必杀太宗。太宗死而元吉复谋吞并，则宗社亡而神民无主，天治乱之大关也。鸩破斧，何累东山，所以有间然者，诛其身而复夷其后，彼孰非高祖之子孙乎？他日太宗两子相谋，亲见其事，投床拔刃之时，雄心尽矣。盖猛虎万物咸伏而不能不受害于毛间之虫，力之所不能及也。当时武氏已在后宫，形之讖卜，得非巢刺之榻，兆其秽乎！黄台瓜尽，始于豆釜箕然，比周公蔡仲之封，为不可及也已。

十六、齐萧鸾灭宗

南北朝齐萧鸾，既杀诸王，遂弑其主而自立。以兄子遥光为扬州刺史，立宝卷为太子。鸾有疾，以近亲寡弱，而高武子孙犹有十五人，欲尽除之。遥光力赞以为当，以次施行。每屏人语毕，鸾遂索香火，呜咽流涕，明日必大有所诛。遂杀河东王铉等十人，太宗世祖及世宗诸子皆尽。鸾殂，宝卷立，临丧大笑，以君臣为戏。与左右刀，敕杀大臣江、江祀、萧坦之等，常以夜三四更，鼓声四出，火光照天，幡戟横路，遇人则立杀之。尝至沈公城，有孕妇临产，不能避，因剖腹视其男女。士民震惊，樵苏绝路。又好担幢，戴金箔帽，着织成裤褶，乘马驰驱，昼夜不息。大起芳乐、玉寿等殿，穷极绮丽。凿金为莲

花以贴地，令潘妃行其上，曰“此步步金莲也。”百姓困尽，号泣道路。与潘妃在宫为戏市。巫覡诈云：“见先帝大嗔。”遂缚菰为高帝形，跪斩之，悬首苑门。及梁萧衍起兵入建康，宝卷以金银为铠，饰以孔翠，骑马宫殿，游戏如常。雕镂杂物，督工倍急。左右御刁、法珍等谋为内应。宝卷方在含德殿调笙歌，遂入斩之，谥为“东昏侯”，诛法珍及潘妃，尽灭齐宗室而梁代。

论曰：卷为萧鸾之子，鸾之所以为卷虑者，悉当其索香火流涕之时，惟恐高武之子孙有一之不尽，为吾后患。而不知为后患者，非高武之子孙也。不过代萧衍先为屠灭耳。出尔反尔，贻谋燕翼，夫岂有毫厘之爽哉？

十七、吕后杀戚夫人

吕太后，汉高祖妃也。刚毅有谋，佐高祖定天下。所诛大臣，皆出后力。生孝惠帝，为人仁弱。高祖尝欲废之而立戚姬子如意。赖留侯不果。高祖崩，后囚戚夫人，鸩赵王如意，断戚姬手足，去眼耳，饮暗药，使居厕中，命曰“人彘”。孝惠感愤崩，后称制，自临天下，封诸吕为王，女弟女为列侯，以所幸审食其为丞相，使吕台、吕产、吕禄统南北军。又以女吕故杀赵王友、赵王恢。三月被还，过枳道旁，见物如苍犬，据后腋中不见。卜之云：“赵王如意为祟。”遂病，断其腋，时见戚夫人若追索者。吕后四体溃裂，暴崩。诸吕欲作乱，用平、勃谋入北军，军皆左袒。朱虚侯刘章诛吕产，捕斩吕禄等，而笞杀吕。诸吕俱族。审食其为淮南王所杀。至后汉光武时，赤眉发掘后陵，割辱之而去。

论曰：吕后，雌龙也。开国承运，配天而出，间气之在阴者欤？使平、勃不，汉天下其未可知也。观其鸩杀如意，糟戚姬，则一毒妇人耳。戚曰：“使吕为鼠，吾当为猫，以报此冤。”断腋而死，能几日乎？故垂之以为妒鉴。

十八、袁绍一日而杀二烈士

汉献帝兴平二年，张超守雍邱，为曹操所围。时故吏臧洪、袁绍表为东郡太守。超曰：“惟臧洪当来救吾。”众曰：“袁曹方睦，洪为袁用，必不能败，好以抗曹。”超曰：“臧子原天下义士也，必不背本。”及洪闻难，徒跣号泣，从绍请兵以赴难。绍不与。请率所部以行，亦不许。雍邱遂溃，超自杀。洪由是绝绍不复与通。绍怒，兴兵围东郡。历年不下。以书谕之，答曰：“仆，小人也。中因行役，遂窃大州。自谓究竟大事，共尊三室。岂意本州被侵，郡将遘危，请师见拒，辞行被拘，使洪故君遂至沦没。区区微节，无由获伸，此洪所以忍悲挥戈、收泪告绝者也。”城中粮尽，将士皆煮筋掘鼠而食，莫有叛者。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。城陷被执，绍杀之。时洪邑人陈彦素为洪友，谓绍曰：“将军举大事而杀忠义，岂合天意？”绍惭，使人牵出欲杀，彦曰：“仁义岂有常，蹈之则君子，背之则小人。今宜与臧洪同日而死，不与将军

同日而生也。”遂并杀害。左右皆窃叹曰：“如何一日而杀二烈士？”后袁绍卒，为曹败，杀其二子谭、尚，遂灭。

论曰：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，善人国之宝也。臧洪不背故吏之恩，临难仗义，可谓壮士。绍不知服而用之，执而赐戮，并及其友，尚能得士心乎？后曹操得汉寿亭侯，厚礼而不降，卒纵之归汉，曰：“此义士也！”夫操之霸业终成，绍之族党以灭，得失之所由分也。

十九、刘琨妄杀谋士

晋刘琨有志晋室。在并州，归附甚众。怒获军令狐盛切谏之，杀之，琨母曰：“汝不能驾驭豪杰以恢远略，而专恶人胜己，其败必矣！”盛子泥奔汉，具言虚实，为向导，引刘粲、刘曜寇并州。琨收兵于常山，不能救。父母皆被害，琨亦为段末所杀。天下惜之。

论曰：刘琨处晋室式微之日，而能鸣剑从王，舞衣愤义。虽事功不成，志气过人远矣。惜其量盈器褊，中怀刻，残杀善人，奄然憔悴，又安怪闻鸡之业不终？昔公孙瓒之杀刘虞，袁本初之杀田丰，皆以忌胜掩功，任性肆虐而成业；沦亡，身死人手。历观反覆之君，鲜不同辙，哀哉！

二十、宋子业淫暴无道

宋主子业，狂暴好杀，诛戮大臣柳元景、颜师伯、沈庆之等。与姊山阴公主每出同辇，纳其姑新蔡公主谓之谢贵嫔。山阴淫恣尤甚，子业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。幽诸父湘东王等于殿内，为猪王、驴王。杀王之号，以木槽盛食，裸衣泥水中殴捶陵曳，无复人理，常欲杀而复释之。尝召妃主于前，强左右使逼辱南平王铄母姜氏，不从，怒鞭一百而杀其三子。使宫女裸逐华林园，一女不从，业斩之。夜梦女曰：“我已诉上帝，悖虐不道，明年不及熟矣。”于是与群巫射鬼于竹林堂。左右抽刀杀之，公主皆赐死。

论曰：子业奇恶，盖有貽谋焉。当孝武诛凶劭而入立，不能抚国疚心，乃沉湎丧志，淫乱宗女，使骨肉狼藉，诛死相继，盖天丑其行而生业以报之耶？亦气之所感耶？刘裕以好杀开国，子孙相承八世而六主被弑，貽厥孙谋，宁无报乎！

二十一、宋明帝自灭其宗

宋明帝，湘东王也。以子业无道，故弑而立之。晋安王子勔自以居世祖之穆，即位改元，诸州皆应。宋主讨平之，遂疑兄弟子多，恐不利己，于是杀其兄子安陆王綏等十三人，世祖二十八子皆尽。乃宋王竟无子，尝以宫人陈氏，赐嬖人李道儿，迎还生昱，立为太子。及昱立，自以为李道儿之子，着小裤衫，夜宿客舍，昼卧道旁，微行巷陌，称“李将军”。性酷好杀，一日不杀，则惨然不乐。每出则从者皆执挺矛、锯凿，道逢无免者。民间扰惧，路无行

人。尝自诣中领军萧道成第，画腹为的射之。几死。与左右登台冈睹眺，偷狗饮酒。道成令校尉王敬则弑之，遂灭宋，国号“齐”。宋之宗室无少长皆杀之。

论曰：剪枝伤根，借流续源，乃生狗彘，毒气钟焉。时当旁闰，天地阴残，故豺冕而猴冠。

二十二、石虎灭三十八孙

赵石勒称皇帝，立世子弘为太子，以石虎为太尉。虎恨之。及勒卒，太子弘立，虎自为丞相，加九锡，杀弘而自立。作太武殿于乡国，东西宫于邺。皆以文石，以漆灌瓦，金铛银楹，珠帘玉璧。选士民之女以实之。服珠玉、披绮者万余人。皆教以骑射，着紫纶巾、锦裤，鼓吹游宴。又徙洛阳钟、九龙、翁仲、铜驼、飞廉于邺，功费数千万亿。悉发前代陵墓，取其珍宝。惑沙门之言，以为胡运将衰，晋当复兴，当苦役晋人，以厌其气。虎遂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，车十万乘，运土筑华林园。燃烛夜作，暴风大雨，死者相枕。命皇太子宣祈福于山川，因大游猎，宣乘大辂，羽葆华盖，建天子旌旗，戎卒十八万，出自金明门。虎登凌霄观望之，笑曰：“我家父子如是，非天崩地陷，当复何愁？”宣猎纵，所过三州十五郡，无子遗，士卒死者万余人。虎复命少子秦公韬率兵出并、雍，与宣竞为雄长。宣忌韬，使人刺杀之。虎闻变，哀惊几绝，因杀宣及其妻子。穷极惨酷，扬灰于市。遂立子世为太子。及虎卒，太子世立，其兄遵杀世而自立，以石闵为都督中外军事。是时，邺中暴风拔树，雷震雨雹，大于升盂，太武殿灾火月余乃灭。石闵复杀遵，而灭石虎孙三十八人，帅赵人诛胡羯三十万，无少长皆坑之，遂灭石氏，改国号“魏”。

论曰：考之《纲目》，石氏纵暴强兵，五胡最狡。当其登台观二人耀兵之时，岂知转眼骨肉自相屠割，天地固未尝崩陷也。天道好还，虽夷狄亦不爽。惨毒杀人亦何益哉！

二十三、窦宪毒杀朝臣

后汉章帝元年，立贵人窦氏为后。后兄宪为侍中，司宣诏命。弟景笃坏，皆立尊要。帝崩，太子肇立。太后临朝，宪忌都乡侯畅，遣客刺之于屯卫之中。事发不诛，以宪为车骑将军，使征匈奴，进位大将军，居三公上。兄弟骄恣，夺人财货、妇女，多不可纪。尚书仆射乐恢，上疏言之，宪迫恢饮药死。由是，朝臣震慑，无敢言者。窦氏父子、兄弟并为乡校，充满朝廷，将谋叛逆。和帝四年，帝命钩盾令郑众同清河王庆勒兵诛宪兄弟，党与皆弃市。

论曰：宪以椒房之亲，立功域外，不能如卫青养尊处晦而行杀掠之虐。器满则盈，日中则昃，君子知其不终矣。范晔惜其未衅，不新厥绩，殆未能知天乎？

二十四、路岩剔结喉三寸

唐懿宗咸通六年，以路岩同平章事。岩自淮南幕府入为御史，不出长安十年至宰相。其为相也，密奏三品以上赐死者，皆使臣剔其结喉三寸，以进验其必死。与杨收同平章事，岩以贿杀收。及僖宗乾符元年，诏赐岩死，亦取结喉以献。所死之处，即杨收之榻，人咸咤为奇应。

论曰：人之结喉，剔之斩之；尔之结喉，出之反之。尔剔尔斩，尔出尔反。三寸之间，天道不远！

二十五、高绰惨恶

齐南阳王高绰，喜为残虐。尝见一妇人抱儿，取以饲狗。后以儿血涂妇人，纵狗食。齐王纬闻之，锁诣行在，至而宥之。问：“在州何事最乐？”对曰：“聚蝎于盆，使狙其中。”齐王即命索蝎置浴斛，使人裸卧其中。号叫宛转，观之喜噓不已。因让之曰：“如此乐事，何不驰驿奏闻？”由是有宠。韩长鸾奏其谋反，遂杀绰。齐亦为周所灭，杀纬而夷其族。

论曰：天闰未朔，群阴用事。高齐皆以夷虏之性，妄僭土宇，刍狗生民，恣其虐食，或天亦不仁乎？蜂蚕不能不生毒螫，自残终归夷灭，盖有以需之也。

二十六、闽主信鬼杀叔五代闽主王昶，宠巫信鬼，素忌其叔延武、延圣。巫者林兴与之有怨，托鬼神语云：“二人将为变。”昶遂杀之并及其五子。又于禁中作三清殿，以黄金数千斤铸老君像，呼为“宝皇”。昼夜作乐，焚香祷祝。政无大小，皆使林兴传宝皇命决之。由是，中外大乱，逾月，三清殿灾，火延北宫数千间。控鹤军李重遇等攻杀昶而立其妹延义。昶妻、子皆死。

论曰：自剪厥宗，以快人僭。我有宝皇，祸福是问。宝皇不言，壬人之谗。宫烬身亡，天道好还。

二十七、闽王曦戏虐五代闽王曦，淫暴好杀。耆旧宗族，多不自保。立尚氏为贤妃，醉中诛杀任意。尝与翰林学士周维岳饮，曦曰：“维岳身小而饮多，何也？”左右曰：“酒有别肠。”曦欣然命维岳下殿，剖肠视之。以苦谏得免。每醉必杀数人，百官为之股栗。指挥使朱文进弑之而自立，并杀王氏宗族五十人。

论曰：咄嗟哉！尔欲剖人之肠，而自不免者何也？有深怪士君子甘立此鸱梟之前也。

二十八、四其御史

唐则天中，郭弘伯，舒州同安人，仕为宁陵丞。天授中，由革命举得召见。自陈往讨徐敬业，臣誓：“抽其筋，食其肉，饮其血，绝其髓。”武后大悦，授左台监察御史，再迁右台侍御史。大夫魏元忠病，僚属省候，弘伯独后入

，忧见颜间。请视便液，即染指尝验轻重，贺曰：“甘者病不瘳，今味苦当愈。喜甚！”元忠恶其媚，暴语于朝。尝按芳州刺史李思征，不胜楚毒死，后屡见思征为厉，命家人禳解。俄见思征从数十骑至，曰：“汝枉陷我，今取汝！”弘伯惧，援刀自刳腹死，顷而蛆腐。是时大旱，弘伯死而雨。又洛阳桥久坏，至是成，都人喜。后问群臣：“外有佳事耶？”司勋郎中张元一曰：“比有三庆：旱而雨，洛桥成，弘伯死。”

论曰：吾读武后纪，多以酷吏以威天下，至以獬豸不学而独奸之一言，奴隶皆授侍御，盖以鹰犬畜之，使搏击大臣，安得弘伯不为四其乎？尝粪媚人，乃其本色，盖媚人者乃能杀人。刳腹见厉，勿谓冤之无报也。

二十九、白兔御史唐则天中，王弘义，冀州衡水人。以飞变擢游击将军，再迁左台御史，与来俊臣竞尚残刻。暑月系囚，别有狭室，积蒿施毡其上，俄而已自诬死，乃舍他狱。每移檄州县，所至震慑。弘义辄詫曰：“我文檄如狼毒豎葛矣！”始贱时，求旁舍瓜不与，乃腾文言圉有白兔，县为集众捕逐，畦无遗，内史李昭德曰：“昔闻苍鹰狱吏，今见白兔御史。”延载初，俊臣贬，弘义亦流琼州。自矫诏追还，事觉赐死。

论曰：维兔成之，维兔终之。嗟彼狡兮，维天烹之，爰爰而术，维尔之巧；炎炎冰山，维尔之倒！

三十、酷吏多自杀

张汤事汉，武帝为廷尉。儿时作磔鼠，文如老吏。天性文深意刻，舞智峭狠。武帝好刑名，汤揣摩钩索，用深刻吏为爪牙，功排大臣，动连党与。帝称以为能。由是天下骚动，所株连以千百数。后以奸事为三长吏所奏，武帝疑汤怀诈而欺，使自杀。

义纵者，河东人。素为群盗，以姊幸于王太后，拜纵中郎，复迁长安令。行法不避贵戚，吏民重民，呼为乳虎。按定襄狱，一日杀四百余人。郡中不寒而栗。武帝幸甘泉，以道不治，遂弃市。王温舒，阳陵人也。少时椎埋为奸，已而补吏，以治狱至廷史。事张汤，多杀人，迁为御史大夫。能使罪人钩索人私事以自赎，无不快意者。迁为河南守，先具私马五十匹为驿，自河南至长安，皆部吏捕军，豪猾连坐千余家。上书请大者族，小者死，不过三日皆报可。流血十余里。人疑其神速，郡中白昼无声，犬不夜吠。会春天子停刑，温舒顿足曰：“嗟乎，今冬月益展一月，足吾事矣！”好杀类如此。后有人告其奸利事，遂自杀，夷其族。仇人烧其尸而不得葬。两弟及两婚家亦坐他罪而族。人惨之曰：“温舒一日灭五族。”

论曰：余读《酷吏传》，武帝好刑，其时吏治多仿温舒，如杜周、郅都、宁成等，皆以酷烈有声。岁终会狱，府郡及廷尉诏逮，至十万余人，蝮螫极矣

！而酷吏卒皆以杀身，民益犯法，盗贼滋起，汉由此衰焉。然则，刑何足恃哉！虞廷五人，惟陶无后，秋气之报亦明矣。

三十一、周兴入瓮

唐中宗嗣圣三年，武后自以久专国政，篡唐为周，欲诛辱大臣以威之，乃大开告密。周兴、来俊臣等皆以残忍宠用。周兴累迁秋官侍郎，俊臣至御史大夫。皆养无赖数百人，网罗无辜，织成反状。每一狱成，每引陷千百家。其间酷法各有异号，如突地、死猪愁之类。淫刑异常，甚于炮烙。嗣圣七年，金吾大将军邱神以罪诛，因此告周与通谋。太后密令俊臣鞠之。俊臣方与兴推狱毕，对食，给兴曰：“囚多不承，何法最快？”兴曰：“甚易耳，取大瓮以炭围灸之，令囚入其中，何事不承？”俊臣即取大瓮，如兴所教，起谓兴曰：“有内状兄，请兄入此瓮！”兴惶急输服，请死，流岭南，为仇家杀于路。来俊臣亦为太后所杀。仇家争食其肉，士民相贺焉。

论曰：雷碎雹击，天怒亦不终朝，惟阳春可与悠久焉。武后以阳衰伏匿，阴湿为帝，狐张狼嗥，白日无光，此亦古今一大变也。卒之二贼自啮，骨糜肉烂，瓮中之天君独不及醢鸡乎？

三十二、黄潜善妄杀陈东

徽宗宣和七年，金人入寇。帝诏天下直言。时蔡京等误国，人皆知而莫敢言。太学生陈东率诸生上疏曰：“今日之事，蔡京坏死于前，梁师成阴贼于内，李彦结怨于西北，朱聚乱于东南，王黼、童贯结仇于二虏。伏愿陛下擒此六贼，肆诸市朝，传首四方，以谢天下。”虽帝不能用，闻者快之。及金人虏二帝北去，高宗即位于南京，改元建炎，以黄潜善为尚书左右仆射，嫉害忠良，力主和议，逐李纲，沮宗泽，而帝不悟。东又上疏，请帝亲征，以还二帝，留纲而罢善。不报。善等以语激帝，逮东廷尉。东知不免，从容就义。天下哀之。建炎三年，贬善于江宁，得暴疾，自言见陈东而死。

论曰：陈东危言乱朝，以成仁取义，志士不忘之素心也。死之日终能殛奸魂以报愤，东固不死哉！故尽性乃可以知命，朝闻夕死，非东之谓乎！

三十三、魏拓跋三后偿冤

魏拓跋恪正始四年，高贵嫔宠冠后宫，悍忌尤甚。兄司徒高肇势倾中外，相为羽翼，鸩杀魏后于氏及太子昌，立高嫔为后。肇益贵重，潜杀鼓城王懿，变更政令，朝野侧目。进位大都督，以步骑五十万伐梁。延昌四年，恪卒，太子翊立。肇与侍中王显谋乱伏诛，立翊母胡氏为太后称制。神龟元年，以天文有变，鸩高后以厌之。亦如于后之死。胡后好佛喜游，有淫行。侍中元义幽之于北宫。后复谋出，杀义弑翊而立少子钊。及朱尔荣之乱，遂沉胡后于河。

论曰：宠嬖之祸，由来尚矣。类皆摈众前身，争荣市色也。夫时过则貌或逼之，势盛则地将移之，威众则忌或丛之，情极则欲将间之，是固天道周复而人欲所必循也。以兹嫡庶工谗，戚孽据位，内无却席之谏，外有怙轩之宠，遂使绿衣貶讥，黄台蔓祸，断鼻耳，极其残毒，岂不哀哉！吾观三后美鸩相偿，爱河共溺，存之以代鹬羹焉。

三十四、朱粲啖人

唐武德初，朱粲剽掠江淮，有众二十万。军中乏食，则命士卒烹妇人婴儿食之，曰：“肉之美者，无过于人。但使他国有人，尔辈何忧于馁哉？”初以隋著作郎陆从典、通事舍人颜愨楚为宾客，其后阖家皆为所啖。又税诸城堡细弱，以供军食。淮安土豪杨士林起兵攻破之，奔菊潭，遂降唐。以为楚王，遣散骑常侍段确奉诏慰之。确乘醉戏粲曰：“闻卿好啖人，人作何味？”粲怒曰：“啖醉人，正如糟彘肉！”促令烹确。遂屠菊潭，奔王世充。及东都败，秦王执粲斩之，军士分食其肉。

论曰：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为其相人而用之也。率兽食人，犹以为惨，乃同类而相啖，不亦异乎？虽然，粲之食人，满腹而饱也，终以身偿也。若夫弱肉强吞，伏弩椎刃，其为啖也多矣。盖粲啖人之血肉，又有啖人之骨髓而甘心者焉。呜呼！人之相啖，何时已乎？恐不能逃天之啖耳。

三十五、宋元易祚

宋少帝显为元虏时，方四岁，封瀛国公。及元世时，帝渐长，相习无忌，得配公主。尝与内宴，后有僭欲杀之者。世祖终未果。少帝闻之，惧，密谋乞为僧，往吐蕃学佛法，因挈后、公主、姬御遁居沙漠，射猎与元人无异。髡剃长子为僧，名完普。复生一子异常。时元明宗为周王，亦居沙漠，与少帝、公主往来甚洽。见少帝幼子爱之，乞于其妻迈来的为子，更名帖木儿，即元顺帝也。后明宗嗣位崩，再传文帝崩，顺帝立，遂失天下于明。太祖时，元后大臣俱被俘戮，与宋相类。惟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率散骑渡鸭绿江逃去，盖宋子孙云。

卷四 阴谋二十五案

一、赵孤儿报屠岸贾冤

晋灵公时，赵盾专国政。灵公死，盾不能讨贼，董狐曰：“赵盾弑其君。”及盾卒，子朔嗣。景公之三年，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，乃治灵公之贼以连赵盾。曰：“盾虽不知，犹为贼首。以臣弑君，子孙在朝，何以惩罪？”请诛朔。韩厥解之不听。贾乃不请，而擅与诸将攻赵朔于下宫，灭其族。赵朔妻，晋成公姊，有遗腹，匿于公宫，生男。屠岸贾闻之，大索宫中。夫人置儿裤中，祝曰：“赵氏灭乎，若号；即不灭，若无声。”儿果无声。已脱，赵朔有客

程婴、杵臼谋匿之。遂取他人儿负之山中，使程婴假告赵氏孤儿处。因攻杵臼，杀假孤儿。而杵臼亦自刎，以明赵孤之真。而不知赵氏真孤，反在程婴处，与之俱匿山中。居十五年，景公疾，卜之，思欲立赵盾后。韩厥以其实告。景公乃与厥召群臣，谋立赵孤儿。匿之宫中，名曰“武”。复与田邑如故。赵武、程婴遂攻杀屠岸贾家，灭其族。而程婴亦自刎，以事成告公孙杵臼而报之。

论曰：尝按赵衰相晋重耳，有功。而盾相灵公，有大臣体。恩及桑间饿人，则盾亦仁厚长者也。仁厚岂无后乎？当孤儿置裤无声，天已相之矣。即不借婴、臼亦不死，孤儿固不死也。后十五年，灭贾而赵以大昌。然则，生死废兴，果由人乎哉？

二、费无极谮杀宛

《左传》楚昭公元年，楚左尹宛直而和，国人悦之。鄢将师为右领，与费无极比而恶之。令尹子常贿而信谗，无极谮宛，谓子常曰：“宛欲邀令尹饮。”子常诺之。又谓宛曰：“令尹欲饮乎子。”宛曰：“我贱，不可以辱令尹。今惠然肯来，吾无酬之，奈何？”无极曰：“令尹好甲兵，子出之，吾择焉。取五甲五兵，日置诸门，令尹至必观之，而从以酬之。”宛设飧帷，甲兵门左以俟。无极谓令尹曰：“吾几祸子！宛将为子不利，甲在门矣，不可以往！”令尹使观宛家，果有甲在，不往，召鄢将师而告之，遂攻宛氏，鬻其家。宛闻之自杀，尽灭其族党。数月楚人怜之，国中祭祀进胙者，皆谤令尹。令尹病之。沈尹戌言于子常曰：“左尹莫知其罪而子杀之，以兴谤焉，戌也惑之。仁者杀人以掩谤，犹弗为也。吾子杀人以兴谤不亦异乎？且无极，楚之谗人也，民莫不知。去朝吴，出蔡侯朱，丧太子极，杀伍奢，今又杀三不辜，以兴大谤，几及子矣。子而不图，将焉用之？”九月己未，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，亦尽灭其族。国人悦，谤言乃止。

论曰：人情不畏江河，而畏井坎；不畏刀剑，而畏鸩毒者，岂非以明害易防而机险难测哉？故弩伏而中人，饵甘以杀身，巧言之下，甚于弓饵矣。尹以拙直婴祸，无极以巧伪终亡，虽天道有必伸哉！兔之嗟，吾诵萋菲三章，为之叹息。

三、赵高李斯杀蒙恬扶苏

秦始皇三十七年，巡狩天下，历会稽，并海上，北抵琅邪。丞相李斯，中车府令主符玺事。赵高、少子胡亥皆从。太子扶苏以数谏失爱，使监蒙恬兵上郡。其年七月，到沙邱，始皇病甚，使赵高为书赐太子扶苏曰奔丧，会咸阳而葬。始皇崩，书与符未发。李斯与赵高谋，不利立太子，乃秘发丧，置凉车中，上食如故。矫赐扶苏、蒙恬死，而立少子胡亥。遣胡亥客至上郡，赐扶苏、

蒙恬死，封剑发书。太子欲自杀，蒙恬止之曰：“吾将三十万众守边，太子监之，此重任也。今使者来即自杀，安知非诈？”扶苏曰：“父赐子死，尚安请乎？”即自杀。蒙恬欲白其罪，使不为通，喟然曰：“恬罪固当死矣。起临洮而属之辽东，堑山湮谷，能无绝地脉哉？”亦吞药自杀。赵高、李斯大喜，即日发丧，立二世为帝。秦乱三川失守，高妒李斯，谗于二世曰：“丞相与敌相往来。”斯亦与高相短，然斯不及高，每为所中。二年七月，下斯吏，具五刑，腰斩咸阳市。顾其子曰：“吾与若欲牵黄犬，出上蔡东门逐狡兔，其可得乎？”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。斯死，高为丞相，卒弑二世。子婴立，杀高，夷三族。

论曰：李斯尝为仓吏，见仓鼠而乐之。吾观斯死生，亦一鼠而已。始而谋饱，终而啮人，秦之社遂以空。及东门黄犬，仍思顾兔，驰心犹未死也。矫诏杀人而致族灭，不亦宜乎！高则刑余匹夫，死亦不足责。若夫恬亦有罪焉，为秦名将而阿主兴功，杀人多矣。此太史公所以罪之也。或曰：扶苏何罪？夫扶苏不死，则二世不被弑，秦能亡乎？

四、袁盎晁错相杀

晁错者，颍川人也。好申商刑名之学，为人峭直深刻。文帝时，为太学掌故。以其辨号为智囊，好更定法令。七国时，请削诸侯郡土，诸侯怨之。吴楚同七国反，时楚人袁盎，狡狴多智，为上所重，两人居常相倾。及景帝即位，错为御史大夫。吴楚反间，错以盎故为吴相，多受吴王金，宜知其谋，欲按之未发。袁盎恐，夜至上前，对状请间，言七国所以反，以错削地故。今急斩错，可解天下兵。上信之，即日令错衣朝衣斩东市。晁错死，吴楚终不解。后七国灭，袁盎家居，盗杀盎安陵郭门外。

论曰：甚矣，两人皆倾险哉！错号“智囊”，而不庇其身，岂谋出盎下？盎乘其间耳。当错诛而盎得计矣，卒不免郭门之祸。谋何不及，有报之者矣。然则，谋固不可恃也。

五、陈平阴谋

陈平从汉高祖定天下，为汉元勋。凡六出奇计，阴秘多不传，封至逆侯。高祖死，幸于吕后。后欲王诸吕，问平，平曰：“可。”及诸吕乱，平用计平定汉室。孝文帝二年，平病笃，曰：“我多阴谋，是道家所忌，吾后当绝亦已矣。恐不能复起，以吾多阴计害人也。”陈平卒，其后子孙坐略人妻，弃市国除。

论曰：张良、陈平，皆汉元臣也。从龙开辟，权谋固可尽除乎？然良之术多正，平之术多譎，故平有阴祸以貽后，良以寡欲而昌终。谋之所及，算人不如算天耳。

六、长孙无忌冤杀吴王

长孙无忌，唐太宗长孙皇后兄也。佐太宗定天下，有大功。贞观终，位至太尉，封赵公，遗诏辅政。高宗永徽三年，散骑常侍房遗爱谋反，上令无忌鞠之。无忌素恶吴王恪，为物情所向，因事诬其同谋，并赐自尽。恪旦死，骂曰：“无忌窃弄威权，害良善，宗社有灵，当族诛不久！”遂缢死。高宗显庆三年，武后专政，令许敬宗诬奏无忌谋反，安置黔州，逼令自缢。

论曰：无忌以内戚佐太宗有天下，称元勋焉。死于阴人之手，不亦枉乎？至其诬恪一事，足以感动天帝，而后知古来英雄之死，别有阴报，不必为之扼腕也。故曰：大輿多尘，君子有以慎其终矣。

七、周冶杀元公子瑕

晋文公以不礼于卫，伐卫。成公奔楚。城濮之败，成公复奔陈。晋人践土之会，使大夫元奉公弟叔武以受盟。以是成公自楚复归卫。叔武将沐，闻君至，喜握发出迎，为前驱所杀。公哭叔武而杀前驱者。公子犬、元出奔晋，讼于王前。晋侯执成公归京师，囚于深室。元归卫，立公子瑕。晋侯使医鸩卫侯。宁俞货医薄其鸩，得不死。纳至十珏乃释之归卫。恐元拒之，赂周颙、次廛，曰：“苟能纳我，使尔为卿。”周冶遂杀元及公子瑕弟子仪。成公返，入祀先君。周冶既服卿服将，命周颙先入，至庙门，暴疾而死。冶、廛惧，辞卿。

论曰：狐裘黄黄，出言有章，彼其之子，不称其服。杀人而资其功名，不入庙而死，是人之所指欤？是天之所殛欤？

八、骊姬杀晋公子

《左传》晋献公娶贾姬，无子，于齐姜，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。又娶二女于戎。大戎狐姬生重耳，小戎生夷吾。伐骊戎，以骊姬妇，生奚齐。其娣生卓子。骊姬嬖，欲立其子。赂外嬖梁五等，使间太子于外。乃使申生居至沃，重耳居蒲，夷吾居屈，惟奚齐、卓子居于内。丙寅周二十有一年，晋欲废太子，使伐东山。公衣之以偏服，佩之以金，曰：“尽敌而返。”狐突曰：“时，事之征也；衣，身之章也；，衷之旗也。故敬其事则命以始，服其身则大之纯，用其衷则之度。今命以时卒，其事也；衣之服，远其躬也；佩以金，弃其衷也。服以远之，时以之，凉冬杀，金寒离，胡可恃也。虽欲勉之，敌可尽乎？”太子伐东山归。二十二年春，骊姬欲害太子，使祭齐姜，归胙于公。姬置毒而献之，令公试焉。祭地地坟，与犬犬毙，与小臣小臣亦毙。姬泣曰：“贼由太子。”太子奔新城。或曰：“子其行乎？”太子曰：“君实不察其罪。被此名以出，人谁纳我？”缢于新城而死。姬遂谮二公子，曰：“皆知之。”重耳奔狄，夷吾奔屈。三年，献公卒，子奚齐立。晋大夫里克欲纳文公，乃杀奚齐于次。荀息立公子卓而辅之。里克复弑卓，杀荀息。秦人纳公子夷吾为晋侯

。及夷吾死，子圉立，复杀之。酿晋乱者十五年，而后重耳入，称霸焉。

论曰：有夫妇而后有父子，有父子而后有君臣。嫡庶者，人治之大者也。晋献姜生申，固知其有报也。其后骊戎入宫，长舌鸩毒，国之乱者十有五年。而奚齐、卓子，卒以偿新城之缢。天道其有应乎！

九、伍子胥刺客乱吴

伍子胥，名员，楚人也。父伍奢为楚太傅，辅太子建。平王淫太子妻，遂杀奢。子胥奔吴，求为父报仇。知吴公子光有篡志，进诸于光，共谋刺杀吴王僚而立光为吴王阖闾。子胥乃为吴行人而谋伐楚。吴九年，子胥与唐蔡共破楚，入郢，鞭平王尸。阖闾死，夫差立，以伯为太宰。子胥谏不用，赐以属镂之剑，乃自刎死。吴王取子胥尸，盛以鸱夷，浮之江中。

论曰：子胥为平王臣，虽报父仇而鞭君尸，固宜以杀身欤？非也，平王淫荒，是桀纣也。子胥何臣焉？鞭尸宜若无罪然。惟与公子光刺王僚，则阴威极矣。是吴之刺客，非忠臣也，属镂天正为僚报仇耳。乃千古之下，犹以为忠，盖未察其进身之始也。

十、卢杞巧害忠良

卢杞者，唐中丞卢奕子也。杞貌丑，色如蓝，阴谋奸狠，多口辨。上悦之。郭子仪见宾客，姬妾不离侧。杞往谒，子仪悉屏去，或问故，子仪曰：“杞貌丑而心险，妇人见之必笑。他日得志，吾族无类矣。”德宗建中二年，以杨炎、卢杞同平章事，杞欲倾炎。言炎立家庙纵至江以占王气，有异志。诏贬崖州司马，遣中使护送，缢杀之。恶太子太师颜真卿，为当代名臣，不肯附己，欲出之。真卿谓曰：“先中丞传首平原，真卿以舌舔面血，今相公忍不相容耶？”杞矍然起拜而恨愈切骨。建中四年，李希烈反，陷汝州，性好杀戮。杞谓上曰：“希烈之反，诚得儒重臣，为陈祸福，可不劳军旅。颜真卿三朝夙旧，忠直刚决，真其人矣。”上遂遣真卿。后为李希烈所杀。初，杞既杀杨炎，上以张镒同平章事。朱滔之叛，上因幽州兵在凤翔，思得重臣代之。杞忌镒忠直，为上所重，乃对上曰：“凤翔将校皆高班，非宰相无以镇抚，臣请自行。”上俯首未之。杞遽然曰：“陛下必以臣貌寝，不为三军所伏。”因顾镒曰：“陛下自有神算。”上乃使镒出为凤翔节度使。镒知为杞所排而无辞以免。后为朱杞之党所害。兴元元年，诸镇暴扬杞之罪恶，贬杞为澧州别驾，忧愤而卒，妻、子皆徙远州。天下快之。

论曰：德宗常从容与李泌论即位来之宰相，曰：“卢杞清忠强介，人言其奸，朕殊不觉。”泌曰：“人言而陛下不觉。此杞之所以为奸也。倘陛下觉之，岂有建中之乱乎？”孔子曰：“远佞人。”倘佞人而不远，必有与之俱化者。不然，何足以为佞？

十一、李林甫剖棺

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，以李林甫兼中书令。初，上欲相林甫，问于张九龄，九龄以为不可。林甫乃日夜短九龄于上，遂罢政事，贬荆州刺史而卒。林甫城府深密，不露词色，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伤之。位势稍逼者，始则亲结，终以计陷。其老奸巨猾，莫能逃其手。世谓之：“口有蜜，腹有剑。”兵部侍郎卢绚，风标清粹，上尝于勤政楼目送之。林甫恐帝擢用，乃召绚子弟曰：“交广藉才，上欲以尊君为之。若惮远行，则当左迁。”惧请之，乃以为华州刺史，出之于外。上尝欲严挺之。时挺之为绛州刺史，林甫谕以上意，使之称疾求还。遂以其奏白上云：“挺之老病，宜且授以散秩，以便医药。”上叹叱惜之。又使李适之言于上曰：“华山有金矿，可凿以富国。”及帝问之，林甫言华山陛下本命，王气所在，凿之非宜。”帝由是疏适之。其巧于卖人类如此。人不附己，屡起大狱。使吉温、罗希为殿中侍御史，使典狱事。锻炼深刻，无能自脱者。时人谓之“罗钳吉网。”忌侍郎杨慎矜为上所厚，使人飞语告其私造讖书谋叛，乃代作讖书匿其家。出之，兄弟赐死，妻子流岭南。天宝六年，帝以天下岁贡赐林甫，百官候门，台省为空。林甫子岫尝以满盈为惧，指园中役夫谓父曰：“大人久处钧轴，仇满天下，他日祸至，欲为此得乎？”林甫亦以结怨害人，常虞刺客，出则步骑百余，净街前驱；居则重关复壁，如防大敌。一夕屡移床，虽妻子莫知其处。天宝十二年，林甫死，尚未葬，削爵剖棺，挟含金紫，妻、子皆流岭南、黔中，死于道。林甫入相，凡十九年，养成天下之乱，唐室遂衰。

论曰：重载败车，因朽其轴。爰此腐鼠，养狼蓄虎。北陆重阴，阳气昼伏。贝锦铄金，青蝇污玉。蜜舌啖人，入其剑腹。亦云巧矣！移床夜宿，君子悲之，劳心实苦。剖棺夷宗，高明不豫。

十二、刘湛谮杀檀道济

将军檀道济，宋名将也。百战克敌，威名其众。仕到江州刺史，与侍中刘湛有隙。元嘉十二年，宋主有疾。湛说司徒义康，以为道济立功前朝，恐宫车晏驾，不可复制，遂假诏收之。济愤甚，目光如炬，曰：“乃坏汝万里长城！”及其子等十一人，皆遇害。魏人闻之，饮酒相贺曰：“道济死，吴儿不足惮矣！”后湛趋附义康，宋主满不能平，收湛诛之。

论曰：谗言甚可畏也，人可胜谗也。天道甚可畏也，谗不胜天也。人而有谗，谗可畏也。人而有天，天可畏也，道济死谗，刘湛死天，天可畏也。谗不可畏也！

十三、鱼保家告密自毙

唐武后以徐敬业之反，常恐大臣谋己，乃盛开告密。有鱼保家者，上书请

铸铜为匱，以受天下密奏。其器一室四格，上各有窍，入不可出。太后善之。告密而死者数千家。未几，保家有怨家，告其与敬业作兵器，遂伏诛。

论曰：巧哉，鱼保！铜匱告密，未几自毙。出入无窍，实偿苦思，谓之天道。

十四、李义府杀人灭口

唐高宗永徽六年，以中书侍郎李义府参知政事。义府容貌温柔，与人语必嬉怡微笑，而狡险忌刻，笑中有刀。时人以其柔能害物，呼为“李猫”。洛中妇人淳于氏，有绝色，系大理狱。义府属大理毕正义枉法黜之，将纳为妻。事觉，义府逼正义自缢以灭口。乾封元年，与妻子流雋州，道死，朝野称庆。

论曰：猫之不可以捕鼠也，翻主人之瓮盎而食之。主人不以为贪，以其柔也。柔而藏奸，伤及雏卵，天必而毙之矣。吾愿大人为虎变不为猫乎！

一五、丁谓前后雷州

宋真宗天禧二年，以寇准同平章事，丁谓参知政事。谓狡险多诈，自以品出准下，恐不为容，虽同列事之甚谨。尝会食中堂，羹污准须，谓代为拂之。准笑曰：“参政，国之大臣，乃为宰相拂须耶？”谓惭，遂成仇隙。真宗崩，遗诏太后辅政。谓附太后，污准为朋党，贬雷州司户参军，遣中使赍敕以剑囊贮剑，示将诛戮状，欲使准惶惧自裁。准不为意。及授敕，并无诛旨，谓遂沮。乾兴元年，丁谓以山陵得罪，贬崖州司户，道出雷州。准使人馈以蒸羊。谓求见准，杜门绝之而去。

论曰：小人自知取恶，必以非道求容，君子盖绝之可也。莱公失之近讦，遂撻其毒，是亦有责焉。虽然，不讦亦不免也，非其类也。雷州再过，天道周还。时人诮之曰：“若见雷州寇司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”呜呼，谓亦安知愧乎？

十六、谢祐杀人媚后

唐武后鸩杀太子弘也，立雍王贤为太子。永隆元年，太子贤又为武后所废，以曹王明为太子，党安置黔州。其都督谢祐，妄希武后意，矫旨赐死。高宗深惜之。武后亦以非出己意，坐黔府官属皆免官。祐后寝于平阁，夜去其首。

论曰：求为鹰犬而不得，何自苦也。夜卧而亡颅，如其人如其天。

十七、王勃谋杀难友

唐王勃，字子安。六岁能文词，年未及冠，对策高第，授朝散郎，名满天下。宫奴曹达素与勃善，抵罪匿勃所。惧事泄，辄杀之。事觉当诛，会赦名除。父左迁交趾令，勃渡海往省之，船溺而死，年二十九。

论曰：士固无以才名贵也。早岁膺荣，天授其骄，乘权变节，复夺之鉴。即滕王风急，徒博虚名，亦何与于性命之学乎？士君子宜有以自完矣！

十八、拓跋徽以梦偿冤

魏尔朱荣乱洛阳，既为魏主所诛。其党尔朱隆、尔朱兆等各据兵以叛。魏主以城阳王徽督兵讨之。徽多忌少恩，兵遂大败。兆率轻骑入宫，宿卫皆散。魏主步出云龙门，遇徽乘门走，呼之不应，遂为尔朱兆所执。徽素与洛阳令寇祖仁相善，一门三刺史，皆徽所拔。于是赍金百斤，马五十匹，往投之。祖仁谓其子曰：“富贵至矣。”乃给徽他往，于路要杀之，送首于兆。既而兆梦徽谓己曰：“我有金五百斤，马二百匹，在祖仁家，卿可取之。”兆捕祖仁如梦征索，拷掠殆遍，不能得，遂杀祖仁，灭其家。

论曰：徽以同姓之臣，兵败不能死，遂又轻遁焉。乘马不应之时，天固借手杀之矣。祖仁杀人谋利，与身俱殒，负心之报彰彰也。

十九、沈约草诏拔舌

沈约，字休文，武原人，文学高博而贪冒荣利。仕齐为国子祭酒。萧衍势盛，引为骠骑司马。因乘机劝进，自媚于衍曰：“齐祚已终，明公当承其运。虽欲谦光，不可得已。”衍然之，命具其事。约乃出怀中诏书，梁主萧衍遂即位。灭齐。以约为仆射。后梁主欲以南海郡徙齐，巴陵王居之。沈约曰：“不可以虚名而受实祸。”梁乃杀王，以约为尚书令。武帝天监十二年，约病，梦齐帝以剑断其舌。约惧，呼道士奏表章于天，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。梁主大怒。约忧惧而死，谥曰“隐”。

论曰：休文为一代文人，自处不薄，名心附势，甘累清议。他日郊居成曰：“长太息其何言，嗟愧心之非一。”约殆有悔心欤？士君子一念不端，贻羞千古，万钟于我何加哉？迨夫赤章奏天，亦已晚矣！

二十、李辅国杀建宁王

唐宦者李辅国，本飞龙厩小儿，粗闲书计，外恭谨而内狡险。肃宗委信之。因见张良娣有宠于上，遂阴附焉。恨建宁王数讦其恶。遂潜谋害广平王，欲为太子，上怒，杀。势倾朝野，道路侧目。乾元元年，以张良娣为后，以辅国为仆射，历兵部尚书，为司空兼中书令。宝应元年，上有疾，辅国与张后争权，遂矫诏勒兵，杀后及越王仪。帝惊悸而崩。明日扶太子即位，曰：“大家但居禁中，外事听老奴处分。”上呼为尚父而不名，进爵博陆王。上见其骄横日甚，满不能平，遂遣人杀之，割其首及一臂而去。

论曰：按《唐史》李辅国有妻子，是中年而宦者也。阉宦有权，多借阶椒闼，在人君初不过以便利之役蓄之，遂至逞不轨而害及妻子。昆岗之火始于片絮。吾于辅国乎何诛？王纲不振，以刺客而代天威，亦不武矣。

二十一、薛文杰借巫快怨

五代，闽王好鬼神，巫者盛韬等皆有宠。国计史薛文杰巧佞奸狠，以聚敛

得幸。尝与枢密使吴勛有隙，将陷之。勳尝有疾，文杰往省之，曰：“上以公久疾，欲罢公近密，仆言公但患头痛耳。将愈矣，或遣使来问，慎勿以他症对也。”明日，文杰言于曰：“陛下左右多奸臣，非质诸鬼神不可知也。盛韬善视鬼，宜使察之。”乃赂盛韬，使之曰：“适见北庙崇顺王，讯吴勳谋反，以铜钉钉其脑。”以告文杰，文杰曰：“未可信也，宜遣使问之。”勳果以头痛对，即收下狱，遣文杰治之。勳自诬服，妻、子皆被诛。明年，吴攻闽建州，遣兵救之，军及中途，士卒不进。曰：“薛文杰盗国弄权，枉害无辜，不得文杰，誓不讨贼！”国人中外震恐，不得已，以槛车送文杰于军中。士卒齧食之，并杀盛韬。文杰有巧思，自以古制槛车疏阔，苦心独创，形似木柜，以铁肉刺，动辄触伤。及槛车初成而首入之。闻者快之。

论曰：借鬼报仇，潜固巧矣。举国加诛，鬼实为之。铁肉刺偿尔，苦思亦已焉哉！

二十二、王惟忠冤死诉天

宋理宗宝三年，以余晦为四川制置使。晦儇薄无行，西路安抚史王惟忠心轻之，常呼其小字，曰：“余再五来也。”晦衔之，诬其通北国谋叛。诏下大理狱。勘官陈大方受晦属，锻成之，遂斩于市。血上流而色不变，且谓大方曰：“吾死诉于天。”三日而大方暴卒，晦亦寻卒。

论曰：剑有余冤，尚能触斗，况气有不散者乎？倘人谋而鬼无力，则天地幽晦，其为长夜久矣。虽然，口轻致祸，惟忠亦有罪焉。此周所以杀身，郭汾阳不敢笑卢杞也。

二十三、韩破胄杀赵汝愚

胄，宋宁宗韩后之季父也。倾巧善佞。宋光宗绍熙中，为知阁门事。宁宗即位，与宰相赵汝愚有定策功，加汝州防御史，不满望，怨汝愚沮己。然时时乘间窃弄威福，朱熹白汝愚，当其厚赏，酬其劳而远，斥。汝愚不为是。熹奏其奸，胄大怒。使优人峨冠阔袖，像大儒，戏于上前。上遂去熹。胄益用事，怒汝愚益深，用其党为台谏。庆元元年，谪汝愚于永州，密杀之，后立伪学之禁，网括汝愚、朱熹门下名士，罢谪者五十有九人。庆元四年，进位太师，封平原郡王，平章军国事。排斥忠谏，群小满朝，势焰薰灼。时金国内乱，兵势不振，胄欲立功威众，乃定议伐金。命吴曦练兵西蜀，以图恢复。曦反以蜀降金，自称王。淮西郡县，乘风败没。汉淮之民，死于兵戈者不可计。开禧三年，史弥远诛胄于玉津园，函其首以畀金，妻、子流沙门岛死。

论曰：胄以内批用台谏杀汝愚，史弥远入对请诛胄，亦与杨皇后假出内批，遂有玉津之诛。天道好还，车辙必复，可不畏哉！

二十四、贾似道循州见字

宋理宗端平元年，贾贵妃之弟似道，少落魄游博，不事操行。帝以后威擢藉田令。恃宠不检，纵游声姬，帝尝戒之。开庆元年，元人渡淮围鄂州。帝以似道拜右丞相兼枢密使。怨左丞相吴潜，贬之循州，毒死，天下冤之。时元攻破宋军，似道乞降，诈以捷报。帝受贺，以似道平章军国事。三日一朝，治事都堂，赐第西湖之葛岭。大小朝政，决于湖中，宰执充位而已。度宗即位，咸淳元年，加太师魏国公。称病求去，帝至涕泣留之不从。时元兵围襄樊甚急，似道日坐葛岭，起半间堂，楼阁亭榭，备极工巧。取宫女萧氏及娼尼美色者，日肆淫狎，以斗蟋蟀为乐，又酷嗜宝玩，闻余有玉带，发冢取之。时樊已围三年矣。有言匿事，辄加贬斥。度宗崩，子显立，生方四岁，太后临朝听政。元军渡江，命似道帅兵御之，败奔扬州，江淮诸州皆陷。三学生及台谏上疏，请诛似道。诏贬循州，遣监押贬所。会稽县尉郑虎臣，以其父尝为似道所配，欲报仇请行。途次古寺中，壁上见吴潜南谪循州所题字，虎臣呼曰：“贾似道，吴丞相何以至此？”惭不能对，行至木棉庵，为虎臣所椎杀，投其妻、子于江。

论曰：宋自南迁而后，有奸相焉。至似道而国祚遂终，一死何足以尽似道哉？独其佞穷贯满，远谪而遭虎臣之椎，行旅而观吴潜之字，狭路相逢，天之呼人也。谆谆埃，何不醒乎！

二十五、小儿天下

五代周世宗时，宋太祖赵匡胤为周都检点。世宗崩，少子宗训立。时生七岁，与太后临朝，加匡胤太尉。兵至陈桥，为士卒所立，遂以得天下。及南宋之末，度宗崩，贾似道立子显为帝。显方四岁，为元人追袭，共入于海。显死，立其弟卫王，八岁，与太后同听政。迁于崖山，军士皆立舟中。为元所攻，帝与太后皆赴海死，宋遂亡。初，德佑元年，宋与元请平，元伯颜曰：“汝国得天下于小儿，亦失天下于小儿，其道如此，尚何多言！”及进兵浙江，潮汐三日不至。

论曰：宋之兴亡，其年号亦有可异者，如太后以乙亥命曹输取江州，后三百年乙亥，吕师夔以江州降。宋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。后三百年丙子，帝显为元虏。己卯灭汉，混一天下，后三百年己卯，亡于崖山。周有太后在上禅位于宋，宋亦有太后在上归附于元。何其事事相符，以至如此，岂亦报应之说耶？

卷五 负心十三案

一、烛影摇红

宋太祖赵匡胤以陈桥代周，遂有天下，其弟光义为殿前都虞侯，光美为嘉州防御使。帝天性友爱，光义尝有疾，亲为灼艾。光义觉痛，帝以自灸。每对近臣言：光义龙行虎步，他日必为太平天子。建隆三年，太后病革，遂命太祖

继柴多立幼之弊，谓帝百岁后，当传位光义，光义传光美，光美传德昭。帝事太后至孝，遂于赵普受命，藏之金匱，曰：“谨受教。”开宝六年，封光义为晋王，位宰相上。光美兼侍中，子德昭同平章事。帝爱光义，数幸其第，恩礼甚厚。开宝六年，帝不豫，晋王独侍疾。至夜宫中虚无人，左右但遥见烛影下，晋王时或离席，若有逊避之状。既而帝引柱戳地，大声谓晋王曰：“好为之己而！”遂崩。宫闈之密，人莫能测，中外疑之。光义即位，是为太宗，封弟光美为齐王，太祖元子德昭封武功郡王，次子德芳为兴元尹。兴国四年，帝既平太原，因伐幽州，德昭从行。军中夜惊，不知帝所在，有谋立德昭者。帝闻之不怿。及败还，遂不行太原之赏。德昭言之，帝大怒曰：“待汝自为之，赏未晚也！”德昭退，愤而自刎。德芳相继病歿。齐王光美不自安，有告其欲乱者，遂贬涪陵县公，安置房州，使伺察之。初，帝以金匱之盟，问于赵普，普曰：“太祖已误陛下，岂容再误。”光美遂以忧悸卒于房州。至道三年，太宗崩，以其太子恒即位，是为真宗。至神宗熙宁元年，方封太祖曾孙从式为安定郡王。从式，德芳之孙也。及钦宗靖康之乱，金人粘没喝入汴，虏徽钦、劫皇子宗戚三千人北去，杀太宗之子孙无遗者。唯康王构帅师在外，即位于南京，是为高宗。绍兴二年，元懿太子卒，高宗未有后，谓范宗尹曰：“太祖以神武定天下，子不得享之，遭时多艰，零落可怜。”命宗正选太祖后，将育宫中。上虞县丞娄寅亮亦上书曰：“太祖舍子立弟，天下之大公。崇宁以来，仅惟近属，遂使昌陵之后，寂寥无闻，仅同民庶，艺祖在天，未肯颜歆。此金人所以未悔祸也。”帝大感叹，乃选太祖后德芳五世孙子之子伯宗养于宫中，赐名瑗，封普安郡王。绍兴二十二年，立为皇太子，即位号“孝宗”，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。南宋宁宗嘉定三年，复立德昭九世孙贵城为沂王，后是为理宗。而太祖子孙卒以天下终。

论曰：君子之情，求为可继也。故圣王作则于中，不使天下后世有过不及之罪，父子相传，不得已而后弟及焉。此中庸之极则也。太祖孝友有余，遂以太后之乱命而奉其婆心，卒开太宗负心之路。使当时择大国而封之，如梁孝王故事，何到于灭子而中败也哉？虽然，此《春秋》之责也。至于柱斧声鸣，烛光为进，不能塞万古之疑。《纲目》云：金粘罕貌类太祖，天生腹下有瘢。人传与太祖殂时之状相类。其后入汴，悉取太宗子孙北去。殆至高宗绝嗣，天启其衷，使太祖子孙复延南宋之祚。天报仁人，因不爽哉！

二、辽金两案

契丹改国号曰“辽”。宋仁宗庆历中使富弼与契丹平，各致誓书，撤兵通好。至神宗、哲宗两朝，聘往如故，惟岁以金币遗之，未起边衅。徽宗崇宁中，宠用宦官童贯等，用兵西羌，注意开边。以为辽弱可图，使贯于边觐之。时

辽主耶律延禧，建元天祚，酗淫荒纵，嗜田猎，不恤国务，辽之别部女真阿骨打者，雄豪英武，自称都勃极烈，即华言大官长也。为辽主市鹰，使者所苦，久有叛志。徽宗政和三年，女真叛辽，取宁江州。兵不满万，所至皆捷，改国号曰“金”。及贯使辽，与燕人李良嗣来，自陈有破辽之策，欲结好金人，夹攻辽国。帝大悦，封秘书丞，赐姓赵，使之浮海入金，约与攻辽图燕，仍给岁币。金克辽五京，延禧出奔。宋命童贯袭燕败绩。及金人自克燕京，宋复使良嗣入金求地，仅得燕京六州空城。仍输岁币四十万，钱一百万缗。都统制种师道曰：“今日之事，譬如盗入邻家，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。无乃不可乎？”不听，徽宗宣和六年，辽主延禧为金将娄室所灭，辽遂亡。初，宋遣赵良嗣入金，求平、涿等州，不许。及金平州留守张瑄以州来降，宋遂受之，封瑄为节度使，改平州为泰宁军。由是金以纳叛来责，不得已杀张瑄，函首以畀金。平州复为金陷，而金遂以此兴师矣。宣和七年，金将斡离不在平州，来索叛亡户口不与，乃与粘没喝八道入寇，攻陷朔、代州，进围太原，复得燕山郡县。帝下诏罪己，召勤王之师不至，传位于钦宗，为靖康元年。金斡离不陷相、浚二州，渡河而南，无一人御之，遂围京师。帝如金营请降。二年四月，金人立张邦昌为帝，劫徽钦二帝、后妃、太子、宗戚三千人北去。童贯、赵良嗣伏诛，河北遂尽没于金，而为南宋。

女真者，契丹小部也。其族不满万人，勇悍善射。初，完颜劬里钵为辽女真部节度使，有子十一人。长曰马雅束，次曰阿骨打。阿骨打严重多智，兄死袭位为节度使。初，辽主幸混同江观鱼，故事女真酋长，千里内者皆来朝。适遇鱼头宴，辽主命诸酋起舞。至阿骨打，辞不能，但端坐直视。谕之再三，终不从。以是辽主疑之。阿骨打以辽主酗淫，从兽无厌，遂称兵先并近族，根叶始大，自称都勃极烈，不受节制。辽主每岁遣使者市名鹰海东青于女真，征求无厌。阿骨打苦之，谋叛辽，聚族得二千五百人，传檄而誓，攻陷宁江等州，所至辄克。辽主耶律延禧出奔，女真改国号“大金”。阿骨打死，吴乞卖立，策马渡混同江，取辽黄龙府，与宋夹攻，卒以灭辽。宣和六年，遣赵良嗣入金求平、涿等州，不与。后平州留守张瑄以州降宋，宋受之，金责其纳叛，因以兴师。渡河围汴，虏徽、钦及后妃、王子等三千人北去。立张邦昌、刘豫为帝。屠灭之惨，不可殫述。高宗建炎三年，金人陷南京，宋都临安，求和不许，屡为所败。至理宗绍定中，蒙古来约夹攻金，以河南之地来归。金人为蒙古所攻，遂弱。

蒙古，在女真之北。其人勇于女真，夜中能视。以鲛皮为甲，矢不能透。败金兵于海岭。兀术讨之，连年不能克。因割地议和，岁遣以粮畜。蒙古始强，铁木真自称祖元皇帝，改元天兴。金皇统六年，完颜亮弑其主，大杀宗室数

百人，纳其叔母、及诸姊妹宗妇，酗淫无忌。国人杀亮而立雍。及泰和八年，金为蒙古所攻，求和亦不许，西北诸州皆归于元，杀山东、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。宋理宗绍定五年，元约宋伐金，许之。蒙古入燕陷汴，亦以金祖宗神御及妃嫔、王子、宗室男女北去，甚于徽、钦之祸。金主守绪走蔡州，千里无人，蒿莱满目，生虞尽矣。与其宗室永麟俱为元兵所杀。宋遗将孟珙分其骨以祭宗庙。金亡，元亦灭宋。

论曰：古今中治乱之势，未有不起乎夷狄者。至人知夷狄不可治也，常使其势有所分，我得从中而治其胜。以彼之有事，为我之无事，计斯得矣。徽宗背契丹之夙盟，结女真之生虏，意在以夷狄攻夷狄，自谓得计，而不知驱虎进狼，小得而大失，非利也。借强而攻弱，非勇也。老种盗入邻家之喻，其得将体乎！大抵一时庸君好事，趋于目前之小利，而奸臣阉宦又欲借匿事以邀功，因循而至于亡。虽然，有天道焉，我以之加辽，金以之加我，金既灭，宋为辽报仇矣。无何，进亮煽淫，狂胡焰息。天生蒙古，复以金之攻辽宋者，又借宋而攻金，强中有强，报中有报，何前后一辙也。总之，宋为金愚而绝于南，复为元愚而亡于北。固天之不祚宋，何受病而不悔也。盖百六构凶，圣人未出，天将有所待也。初以金衍南宋之基，为太祖报其后人，既而命尽数终，复以元大其驱扫，除阴气而孕阳始。迨夫夜气一开，乃折而入我明之一统，譬如空堂巨室，久无人居，蛇豕亦得潜其榻。一旦而主复出，则异物藏而故物归之矣。阴翳几百年，乃降滌阳之王气，天地亦云劳矣。余读史至此，而知天道固深远也。

三、吴起杀妻求将

吴起，卫人。尝学于曾子，母死不奔丧，曾子绝之。好用兵，事鲁君，齐人攻鲁，鲁欲使起为将。起妻，齐女也，鲁疑之。起急于见功，杀其妻以自明，鲁遂以为将。去鲁适卫，事魏文侯，屡战有功，与士卒同甘苦。卒有病疽者，起吮之，多得军士死力。去魏适楚，为楚大臣所杀。

论曰：吴起，名将也。在德不在险之一言，亦似闻道者欤？急功名而杀其妻，何残贼乎！记曰：妻也者，亲之主也。彼母死，且不奔丧，又何有伦纪哉？学术而无本，功名之所以杀身也。

四、韩信卖友成功

韩信为高帝大将军，定魏伐代，击赵下井陘，诛成安君，擒赵王歇，威震天下。欲北攻燕、东伐齐，用李左车先声后实之谋，徇赵胁燕，燕服，将说齐。高帝先使酈食其说齐，七十余城俱下。齐王田广，信酈生语，撤备，汉兵日与纵酒。韩信忌功不自己出，恐分其名，渡河暗袭齐，尽杀历下军，直至临淄。齐王恨酈生卖己，烹之，而走高密。当是时，酈生实不知也。信追广至高密

，斩楚将龙沮，遂平齐。自为假王以要汉，汉强许之。汉灭楚后，徙信为楚王。时项羽旧将钟离昧素与信善，羽灭，穷败归信。信逼昧自刎，献首于汉。高帝恐信反，伪游云梦，擒信，诬与陈谋反，为吕后斩于长安钟室，遂夷三族。

论曰：祸莫大于忌功，恶莫大于负心。信成不世之功，亦人杰矣。使酈生功成，当奏汉封之，不亦恢乎大哉！卖而烹之，以成厥名，岂有后禄乎？即汉捕钟离，信能以死乞赎。高祖雄主也，封齿赦通，已见一斑。或可因信而赦昧，必不使功臣与其故人俱死。计不出此，杀昧求容，欲以释猜主之心，难矣！他日临刑，犹借兔死狗烹以自解。不曰天为二人报仇乎？

五、孟尝君背齐自立

齐公子孟尝君田文封于薛。周王三十七年，率韩魏伐秦，败其军，绝河渭，秦割河东三城以和。田文为苏代所欺，欲连秦以固薛，故不攻秦。王时，孟尝君去齐如魏，合秦、赵与燕伐齐。王走莒而死。襄王立，孟尝君居薛，自立为诸侯，无所属。死之日，诸子争立，齐遂灭薛。

论曰：余读四公子传，信陵君居最，平原君稍钝，而皆为国。惟孟尝君养士，始终自为耳。然信陵、平原，皆得与赵、魏俱终，孟尝绝嗣无后也。有天道焉！

六、李密负翟让

隋李密，少多才略，志气雄远，为炀帝左亲侍。尝乘牛读《汉书》，杨素见而异之。大业元年，乘隋乱助杨立感起兵。立感兵败，亡命依翟让，多授方略。让推主其军，号“魏公”，众数十万，后忌让夺己权，诈以酒邀让角射。待让引满未发，使健儿自后杀之，遂并其众。唐武德元年，为王世充所破，密降唐，封为“邢国公”。殊不满望，谋叛出关，为唐将所诛。

论曰：李密有有为之志，而无其才。当其扣书牛角之下，去人远矣。白沙米散，《汉书》其未熟乎！既而观其负翟让，则一贼耳。贼安能成大业哉？

七、邴元贞负李密

元贞，本县吏，坐赃亡命。因隋乱，从翟让为寇。让以为书纪。及李密说让，自开幕府为魏公，遂用为长史。贞为人贪鄙狡薄，宇文温尝劝李密杀之，未果。及王世充大败李密于邙山，元贞遂潜引世充于洛口，密不得已降唐。后谋出关，为唐所杀。唐高祖武德三年，王世充以元贞为滑州行台仆射。李密故将杜才干守濮州，恨元贞叛密，诈以其众降之。元贞自往招慰。才干迎入，执之曰：“汝本庸才，魏公置汝元僚，不建毫发之功，乃构滔天之祸。今来送死，是汝之分！”遂斩之。赍其首至黎阳，以祭密墓。遂以濮州降唐。

论曰：密负翟让而杀之，以并其军；元贞亦负密，而倾其业。宜有天道焉

。贞能为让报仇，杜亦能为密雪耻。负人者，天固负之。人亦无忘其本矣。

八、陆超之门生负义

南北朝齐萧鸾弑其君昭业而立新安王昭文，自为大将军，封宣城公。忌郢阳王铨等逼己，皆杀之。时晋安王子懋闻诸父死，不自安。防阁陆超之劝懋起兵诛鸾。力不能克，为鸾所杀。或劝超之逃，超之曰：“人皆有死，此不足惧。吾若逃亡，非孤晋安之眷，亦令田横客笑人。”遂端坐俟命。超之门生谓杀之可得厚赏，密自后斩之。头坠而身不僵，鸾令厚葬。超之门生亦令举棺。棺坠，压其首折颈而死。

论曰：超之仗义佐师，论危授命，其道力皆有大过人者。即尹公之端而受逢蒙之祸，超之或未知取友哉？何其得报之惨也。扶棺折颈，其也心丧也乎！

九、王负杨慎矜唐玄宗朝，御史中丞王与户部侍郎杨慎矜，外兄弟也。以慎矜所引，得迁中丞，与之同列。慎矜犹子性畜之。时与李林甫相结，滋不平，共谋陷之。数与帝前佯为称许，以相挑刺。帝惑之。乃与林甫作飞牒，言慎矜本隋后，家藏讖书，欲复隋室。帝大怒，遣客收矜，拷讯不服。命侍御史卢铉索讖书于慎矜卧内，曰：“逆贼置之密室，今得矣。”慎矜不能辨，与兄弟慎余、慎名皆缢，以手指天而死。后二年，兄弟以谋反被族。

论曰：诗云“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。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。有北不授，投畀有昊。”言谗言之罔极也。蝮螫毒人，以负心为快心矣。他日诛夷东市，铉亦荡为轻烟。然则，势位机谋，终可恃乎！

一十、卢铉三负同寅

唐卢铉者，玄宗朝。初，以御史事外戚韦坚为判官，相得甚深。坚宠衰被劾，为李林甫所谪。铉发其私以结林甫，遂杀坚。又善太府少卿张，及按杨慎矜狱，铉诬杀之。时王方用事，专事。及得罪，铉妄劾曰：“以牒索马五百，我不与。”众恶其反复，贬庐江长史。他日，见如平生，曰：“公何得来此？”愿假须臾，遂暴死。

论曰：推井下石，小人之常。如虎争餐，得肉者强。况彼哉？

十一、崔反戈为佞唐神龙元年，张柬之、敬暉等既平武后之乱，中宗复位。又以武三思为司空，柬之等内不自安，以考功员外郎崔为耳目。见帝亲任三思，乃悉以柬之及敬暉所谋告三思，为之谋主。三思复引为中书舍人，共谋杀柬之、敬暉等五人于远州。三思死，乃附韦后。景龙四年，韦后弑帝，以同平章事。及韦后诛，睿宗即位，得幸于太平公主，公主欲引以为相，上不从。至涕泣以请，乃以与陆象先同平章事，为中书令。初，坐与譙王重福通书谋反，当死，为同列刘幽求营获得免。即而附太平公主，构陷幽求，流于封州，复命广州都督周利贞使杀之。奸诡阴秘，反复叵测。开元元年，与太平公主谋逆

，伏诛。

论曰：取兔丝而扶松柏，君子有以知其道之衰，然松柏死而兔丝终不能长生，得失之间，果可衡人品乎哉？吾宁为松柏矣。

十二、宋之问有才无行

宋之问，汾州人。伟仪观，雄于才辩，诗律与沈期齐名，时人号为“沈宋”。唐武则天中，累转尚方监丞。时张易之兄弟昵比宠甚，之问倾心谄附，至为奉溺器。及败，之问贬泷州参军。后逃归洛阳，匿友人张仲之家。会武三思复用事，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，以安王室。之问得其实，阴使人上变，以乞赎罪。由是杀仲之，擢之问鸿胪主簿。天下丑其行。景龙中，迁考功员外郎，谄事太平公主，故见用。及安乐公主权盛，复往谐结。太平深疾之。中宗将用为中书舍人，未果。睿宗立，以其狡险盈恶，流之钦州，遂赐死。

论曰：花之太华者，其毒必蜚。味之太厚者，其害必腊。质薄者易败，韵柔者难雅。文章盛而道德衰，枝叶繁而根本披。理有固然，情亦随之。故黄鹂鹦鹉，可以供如簧之听，不足当朝阳之一鸣。君子所以贵知人也。人可不为有才地乎！

十三、姚萇负秦秦

苻坚永兴元年，遣兵击斩姚襄。其弟姚萇以众降秦，仕至龙骧将军，督梁、益诸州军。秦丞相王猛，屡以为患，欲剪除之。坚不听，宠任愈笃。晋太元八年，谢玄破秦兵淝水，坚败走还长安。萇与燕慕容垂俱叛，起兵北地，自称后秦。坚败奔五将山，为萇缢杀，后复掘坚尸，鞭挞剥裸，荐以棘坎而埋之。苻氏遂亡。萇死，子兴立，得魏铁佛氏赫连勃勃，亦悦而宠之。眷遇逾于勋旧。兴弟邕以为勃勃贪猾，不可近也。兴不听，命为将军，与没奕干镇高平。后复配以杂虏二万，镇朔方。勃勃遂袭杀没奕干，而并其众，自称大夏。夏亦灭后秦。

论曰：虎狗固不可以恩遇也。当坚委命龙骧，倒阿授讖，固不意其为鞭尸棘坎之人也。然坚欲以危晋，萇反以亡秦，勃勃又伏于侧而伺之焉。螳螂相捕，未有已时。饥鹰饿虎，肉饱奔扬。畜之者非也。吾于犬羊乎何诛？

卷六 贪十三案

一、石崇贪劫奢亡

晋石崇，字季伦，生于青州，故小名齐奴。少敏慧，勇而有谋。父芑临终，分财与诸子，独不及崇。其母以为言，芑曰：“此儿虽小，后能自得。”年二十余为修武令，有能名。入为散骑郎，迁城阳太守，伐吴有功，封安阳乡侯。崇颖悟有才气，而任侠无行检。惠帝永康中，为荆州刺史，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。崇有别馆，在河阳之金谷，一名梓泽，送者倾都账饮于此焉。财产丰积

，室宇宏丽。后房百数，皆曳纨绣，珥金翠，竹丝尽当时之选，庖膳穷水陆之珍。与贵戚王恺、羊之徒，以奢靡相尚。恺以饴澳釜，崇以蜡代薪。恺作柴纱步障四十里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。崇涂屋以椒，恺用赤石脂。崇、恺争豪如此。武帝每助恺，尝以珊瑚树赐之，高二尺许，树柯扶疏，世所罕比。恺以示崇。崇便以铁如意击之，应手而碎。恺甚惋惜，以为疾己之宝，声色方厉。崇曰：“不足多恨，今还卿。”乃命左右，悉取珊瑚树，有高三四尺者七六株，条干绝俗，光彩耀日，如恺比者甚众。恺然自失矣。崇为客作豆粥，咄嗟便办。每冬得韭、萍、齏。尝与恺出游，争入洛城，崇牛迅若飞禽，恺绝不能及。每以此三事为恨，乃密货崇帐下，问其所以，答曰：“豆至难煮，豫作熟末，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耳。韭、萍、齏，是捣韭根杂以麦苗耳。牛奔不迟，良由馭者，逐不及，反制之，可听蹀躞则驶矣。”于是悉从之，遂争长焉。崇后知之，因杀所告者。尝与王敦入太庙，见颜回原宪之像，顾而叹曰：“若与之同登孔堂，去人何必有间？”敦曰：“不知余人云何，子贡去卿差近。”崇正色曰：“士当身名俱泰，何至瓮牖哉？”其立意类此。崇有妓曰绿珠，美而艳，善吹笛。孙秀使人求之。尝时在金谷别馆，方登凉台，临清流，妇人侍侧。使者以告。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示之。皆蕴兰麝，被罗縠，曰：“任所择。”使者曰：“君侯服御，丽则丽矣，然本受命，指索绿珠，不识孰是？”崇勃然曰：“绿珠吾所爱，不可得也。”使者曰：“君侯博古通今，察远照迩，愿加三思。”崇曰：“不能。”使者出而又返，崇竟不许。秀怒，乃劝赵王伦诛崇。崇亦潜知其谋，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允、齐王以图伦、秀。秀觉之，遂矫诏收崇及潘岳、欧阳建等。崇正宴于楼上，介士到门，崇谓绿珠曰：“我今为尔得罪。”绿珠泣曰：“当效死于君前。”因自投于楼下而死。崇曰：“吾不过流徙交广耳！”及车载诣东市，崇乃叹曰：“奴辈利为吾家财。”收者答曰：“知财致害，何不早散之？”崇不能答。崇母兄妻、子，无少长皆被害，死者十五人。崇时年五十二。初，崇家稻米饭，普地经宿，皆化为螺，时人以为族灭之应。有司簿阅崇水碓三十余区，苍头八百余人。他珍宝、货贿、田宅称是。

论曰：崇为卫尉，多杀人掠财，而其谄佞贾充妻广成君，而望尘而拜，多置园囿奴婢自荒。当时晋实孑弱，淫逸是起。至武帝借珊瑚以助恺，而其风不可挽矣。《晋书》云：奢侈之费，甚于天灾。不惟崇足杀身，实亦亡国之兆。他日诸王内乱而胡马横奔，金谷铜驼，荆棘满目，不识绿珠笛声，犹在楼中否？呜呼，蕴利生孽，人生几何，而不自足也。

二、桑弘羊牟利致族

汉武帝时，贾人子桑弘羊会心计，得幸于上，为致粟都尉。须大农，尽斡

天下盐铁，置部丞满天下，使远方各以其物和商贾转贩，而相灌输。置平准于京师，受天下之货，贱置贵卖，欲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利。万物不得胜踊，吏丞皆坐市列，天下骚然。帝方巡狩封禅，穷兵四夷。凡赏赐金钱，丰辄亿万，皆弘取足焉。帝悦之，赐爵左庶长。武帝崩，弘羊与燕王旦谋反，伏诛，夷其族。

论曰：善盗者，艺愈精而罪愈重，盗愈利而主愈害。弘羊心计折秋毫，盐铁贸贩不顾王者之体，兵疲民困，汉岌岌乎殆哉！烹以致雨，即不叛亦宜。班固等之与仲舒、汲黯，并称得人，谬矣！

三、董贤煽宠杀身

汉哀帝时，侍中董贤，为人美利自喜，和柔便辟，为上所幸，尝与共卧起。妻得通籍殿中，女弟为昭仪。贵震朝廷。上为贤起大第于北阙下，穷极巧技。赐武库禁兵、上方珍宝、东园秘器、珠襦玉押，无不备具。为贤起冢义陵旁，周垣数里。尚书仆射郑崇谏杀之。元寿二年冬，以贤为大司马卫将军。时贤年二十二。尚书百官，因贤奏事，亲属皆奉朝请。后置酒麒麟殿，上谓贤曰：“吾欲法尧禅舜，如何？”中常侍王闳曰：“天子无戏言。”乃止。帝崩，太后逼贤即日自杀，收其家财四十三万万，父恭与家属徙合浦死。

论曰：敝冠不加于足，屨新不加于顶，上下之殊分也。贤以倡优弄臣，僭位元僚，终自夷灭。使贤得为老丑庸钝之人，以斯役终，不亦善乎！非其器而盈之，求毁之道也。吾于贤何罪焉。

唐肃宗上元元年，以度支郎中元载为盐铁转运使。元载敏捷巧算，善于奏对。上爱其才，委以江淮漕运使。载乃以豪吏为令，举八年赋税而并征之，不论有无，皆藉其家，谓之“白著”。严刑以敛，民穷皆为群盗。载贿结李辅国，上乃以之同平章事，领转运使如故。专权自恣，贿赂山积，膏腴别墅，疆畛相望。且数十区，名姝异妓，虽禁中不逮。帝尽得其状。载尝独见，帝深戒之。然不悛。代宗大历十二年，会有告载谋反者，上命收之，赐自尽。妻、子皆伏诛。有司藉载家财，胡椒八百石，钟乳五百两，他物称是。遣中使发载叔父墓，斫棺弃尸，毁其庙主及大宁安仁里二第，以赐百官。

论曰：人生中寿六十，除去老少不堪之年，能快乐者四十余年耳。即极意温饱，亦不至食胡椒八百石也。惟愚生贪，贪转生愚。黄金虽积，不救燃脐之祸。三窟徒营，难解排墙之危。吾于此侪，亦大生怜悯矣。

五、刘巨容黄金杀身唐昭宗时，刘巨容能烧药为黄金。宦者田令孜求其方，不与，恨之，遂杀巨容而灭其族。初，黄巢作乱，巨容为山东南道节度使，大破之于荆门。巢败走，或劝容急追，容曰：“国家善负人，留之为富贵之资。”贼遂猖獗。至此，为令孜所杀。

论曰：天地之大宝，天地之大权也。因之而贫贱富贵乎？人助帝王，鼓舞进退焉。使坐而可成，则天子不必贵，匹夫不必耕，四民五伦可以俱废。故诈者往往以此媒利而得害。非特绝其子孙，且杀身焉。吾未见黄金北斗者，属之点化家也。吁，愚哉！

六、杨骏贪位据权

杨骏，晋武帝后父也。晋太康十年，武帝不豫，骏侍疾禁中，遗诏同汝南王亮辅政。骏改易要近，置其心腹。及帝崩，惠帝立，以杨氏为太后，骏逐汝南，自为太傅、大都督，假黄钺，录朝政，百官总己以听。入居太极殿，以虎贲百人自卫。惠帝后贾氏，险悍多权略，与太后杨氏不和。骏忌之，以其甥段熲、张劭典禁兵，掌机密。凡有诏命，必呈太后，然后行。冯翼太守孙楚曰：“公以外戚，当伊、霍之任，不与宗室共参万机，祸至无日矣。”骏不从。元康元年春三月，贾后使黄门董猛等谋杀骏，启帝作诏，帅殿中四百人围其第。骏逃入厩，杀之。妻、子、亲故皆夷三族，皇太后亦废，为贾后所杀。

论曰：尝观外戚当枢密之任，未有不覆者，其势不能全也。骏以小人材，而潜处台鼎，当乘危改诏之时，天已诛之矣。此卫青所以闭门谢客也。

七、元显父子争权

晋安帝隆安初，会稽王道子进位太傅、扬州牧，假黄钺，以王国宝、王绪为心腹，威震内外。世子元显年十六，聪警有隼才，性狡悍淫苛。道子以为征虜将军。隆安三年，道子有疾，无日不醉。元显讽朝廷，解道子扬州以授己，引树亲党，生杀任意，朝贵皆畏之。时谓道子为东录，元显为西录。东录门可张罗，西录车骑填辘，特晋室虚竭。元显聚敛不已，富拟帝室。元兴元年，桓玄举兵，以讨显为名入建康，父子皆被杀。

论曰：以利交者以利败，以势交者以势败。盖因乎其本也。父子犹然，势利于人浓矣。记曰：蛾子其时术之，此之谓矣。

八、刘后贪鄙败国

刘后，五代唐李存勖后也。后生于寒微，其父为穷卜。幼时被掠入宫，遂得幸。性狡悍淫妒，与诸夫人争宠，以门第不高耻之。其父往谒，后曰：“妾父已死，何物穷丑，敢来辱人。”笞而逐之。拜河南尹张全义为假父，幸其第。好蓄财聚敛，薪苏果茹，皆贩鬻之。四方贡献，各分为半，一上天子，一上中宫。故宝货山积，用写佛经施尼僧而已。庄宗同光四年，唐军食不足，百官表请发内库财。后闻之大怒，于屏后出，妆具银盆及三皇子于外，曰：“请鬻以给军。”百官惶惧而退。及庄宗被弑，后不亲视，急囊其金玉，系之马上，与李存渥逃于晋阳，遂与通焉。存渥为乱军所杀，刘后为尼，李嗣源遣人诛之。

论曰：牝鸡司晨，维家之索，余于愚妇人也何诛？

九、蔡确挤人谋位

宋神宗元丰二年，蔡确附王安石用事，荐为监察御史。善揣摩人意，凡安石新法，皆出确力。知帝厌安石，帝欲罢知制诰熊本，而代其职知制诰。又欲得台端，因论中丞邓润甫等，帝遂罢润甫，使确代为中丞。时元细参知政事，确欲图之无隙。会有告细子受贿者，确深其狱，连系数百人。使狱卒困之一室，凡饮食粪秽，溷为一器，问之遂承。确因劾细而代其位，为参知政事。确自居官，皆以起狱谋人位而得之，道路叱诅，而确优游得计焉。哲宗元元年，确有罪免，以怨谤贬窜新州而死。

论曰：有埋棘于坎，以陷往来者，因而自陷焉。然后尤棘之不仁焉。不曰棘之，性固如是乎？吾于棘乎无诛，吾不知树棘者之何心？

一十、张康国附权得鸩

宋哲宗绍圣中，蔡京复治王安石新法，荐康国为助。及京为宰相，定元党议，康国皆力赞之，故京屡荐引，不三年，自转运判官，为尚书左丞。徽宗崇宁四年，以康国知枢密院事。康国见位与京逼，渐为崖异。帝亦恶京专悞，阴令康国排之，许以为相。于是二人之怨日深。大观二年，康国朝退，仰天吐舌，至待漏院而卒。人以为京鸩之云。靖康元年，京亦伏诛。

论曰：谔谔，虎豹相。恶之来也，已则取之。

十一、蔡京父子相妒

徽宗崇宁元年，以蔡京为翰林学士，承旨进位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。京天性凶讐，舞智御人，为王安石、章所擢用。屡罢屡起。至是复追贬司马光等四十四人官，立党人碑于端礼门。凡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状，谓之奸恶，请御书为文刻石。诏党人子弟毋得至阙下。毁司马光等像于景灵宫，除秘阁程颢名，逐其生徒，不许聚讲。崇宁二年，京又自书党人大碑，颁行州县，令监司长史厅皆刻石。有石工安民当镌字，辞曰：“司马相公，天下皆称正直。今谓奸邪，民不忍刻也。”官府欲罪之。民泣曰：“彼役不敢辞，乞免镌‘安民’二字于石末，恐得罪后世。”闻者愧之。大观元年，蔡京子攸为龙图阁学士兼侍读。京以专政日久，帝眷渐疏。攸权势日盛，与父相辄。由是父子之间各立门户。一日对客，遽握京手，作诊视状曰：“大人脉势舒缓，得无不安乎？”明日，使人勒京以疾致仕。加攸开府仪同三司，宠输于京。钦宗靖康元年，窜京于儋州，其子孙二十三人分窜远地。遇赦不移死于道，攸亦被诛。

论曰：良弓之子，必学为箕，言其善述也。其父杀人，其子必学为劫，则又有倍焉者矣。挤贤谋位，至移于父子。权势之于人，甚矣哉！

十二、盗杀王黼

黼美丰姿，有口辨，寡学而多智，善佞附蔡京，一岁三迁。徽宗宣和元年，以为尚书左丞，赐第城西。日导以教坊乐，供帐什器，悉取于官，宠倾一时。凡帝所为花石艮岳，穷兵极欲，皆出黼计。宣和二年，以为太保太宰。以黼力主攻辽，进位太傅，赐玉带，总治三省事。及金张瑄以平州来归，黼力主纳之，遂开金人边衅。五年，帝幸黼第观芝，夜归醉不能语，几至生变。钦宗靖康元年，金人粘没喝分道入寇，渡河围汴。黼闻变，私逃载其孥以东。诏贬永州安置，盗诛于雍邱，妻、子俱死。

论曰：禾虫生蠹，还自克我。当黼载孥私奔之日，佞计已穷而为天所戮。呜呼，君子于黼也何诛！

十三、卢坦不治败子

唐卢坦罪保衡，为河南尉，清正有能名。时杜黄裳为尹，有宦家败子与恶人游破产者。尹使坦治之。坦曰：“凡居官廉，虽大臣必无厚蓄。蓄其财以贻子孙者，必剥下以致之。如子孙善守，是天富不道之家，不若恣其不道，以归于人。”

《汉书》曰：东海疏广，为太子太傅，兄子受为少傅，皆道高有师范。时天下升平，太子每朝进见，太傅在前，少傅在后，朝廷以为荣。广谓受曰：“吾闻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今仕宦至二千石，宦成名立，如此不去，惧有后悔，岂如父子相随出关，归老故乡，以寿命终，不亦善乎！”受叩头曰：“从大人议，即日移病，赐告挂冠归。”上嘉之，赐黄金二十斤。皇太子赠以五十斤。上命公卿大夫，设祖道供帐于东门都城外以荣之。送者车数百辆。道路观者曰：“贤哉！”二大夫至，为之泣下。广既归乡里，日令家人设酒食，请族人宾客欢，数问其家，金余几促卖以供具。乡人为谋，令立产业，以贻子孙。广曰：“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？愿自有旧田里产业，可耕其中，以供衣食，使与凡人齐。今复增益之，是教以惰耳。且子孙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愚而多财，则益其过。夫富者，众之怨也。吾不欲益其过而生怨。”

论曰：吾不知此公有败子否？

卷七 奢十四案

一、徽宗花石纲

建中二年，供奉官宦者童贯，性巧媚，先事奉承，以故得幸。尝诣三吴，访书画、奇巧、屏帐、扇带之属，以达禁中。帝悦之，遂命贯置御器所于苏杭。牙角犀玉、金银藤竹，曲尽其巧。匠役雕镂日数千。苏州人朱、给事蔡京，知帝垂意花石，密取浙中珍异以进。初致黄杨三本，帝大悦，后岁之增加，舳舻相接，浮于淮汴，号为“花石纲”。乃命领应奉局，以督纲事。搜岩剔

藪，一木一石，倾人家产，不可胜记。政和四年，筑延福宫成。于是，文禽异兽，名木佳花，实满园囿。怪石岩壑，宛如天成。又多为村店茆房，不施文彩，每秋风夜静，禽兽悲鸣，彻于都下。识者知其不祥。政和七年，置提举御用人、船所。时东南监司、两广市舶，各有应承。于是，灵璧、太湖、慈溪、武康诸石，二浙竹木，福建荔枝，南海柳实，四川杂树，文竹文石等物，皆越海渡江。毁桥梁，凿城郭而至矣。宣和四年，以延福宫小不堪居，又筑万岁山于宫中，名曰“艮岳”。岳极峻，周十余里。朱于太湖取石，高广数丈，载以大舟，千人挽之，数月乃至。高九十步，为第一峰。环山凿流，迂回幽曲。中间岩洞池馆，佳名异状，不可殫记，古今所未有也。钦宗靖康元年，金人斡离不渡河，徽宗出奔，金人遂围汴京。李纲固守艮岳。峰峦皆为石，命民取亭台花木以为薪。至靖康二年，金人粘没喝劫徽、钦二帝及诸皇子、妃主三千人北去，童贯、朱等亦伏诛，中原遂没而宋祚南迁矣。

论曰：禽鱼花木，山人幽士，借以娱性而无损高致。人君好之，则以亡国，何哉？尤物无常，入人之嗜癖而成妖。故懿公以鹤亡，徽宗以石灭，良由六贼在心腹故也。卒之艮岳排空，夜月泣妖狐之榻；绛宫凌汉，秋风吹羯虏之尘。琳廊翠，转眼邱墟，赤血满郊，父老洒东山之泪矣。嗟夫！露台而惜中产，文帝所以不可及也。

二、叔宝骄奢亡陈

陈叔宝至德二年，起结绮、临春、望仙三阁，各高数十丈，连延数十间，皆以沉檀为之，金玉珠翠为饰。珠帘宝帐，服玩瑰丽，近古未有。其下积石为山，引水为池，杂置花卉。上自居临春，张贵妃居结绮，龚、孔二贵嫔居望仙，复道往来，以宫人袁大舍等为女学士，日与文士十余人侍宴后庭，谓之狎客。共饮酒赋诗，采其艳丽者，被以新声。其曲有玉树、后庭花、临春乐等。君臣酣歌，自夕达旦，张贵妃名丽华，性敏慧，有神采，善候人主颜色，又有魇魅之术，置淫祠于宫中，聚女巫鼓舞。百司启奏，陈主置妃膝上共决之。斩谏者傅、章华等，于是大臣从风谄附，贿赂公行。尚书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姊妹，陈主大悦。隋开皇八年，隋主下诏伐陈，暴陈主之恶，写诏三十万纸，遍谕江外。正月朔，陈主会朝，大雾四塞，陈主昏寐，到晡乃寤。是日，隋将贺若弼、韩擒虎引兵济江，诸将迎降。陈主乃从宫女十余出景阳殿，同张丽华、孔贵嫔共投井中，遂就擒，陈亡。

论曰：吾观叔宝，始末一浮荡痴子弟耳，嬖宠艳妃，穷奢金碧，以诗酒谑浪亡天下。至于亡国不耻，犹向隋主乞官。高祖曰：“此子想无心肝耶？”他日回首明月，留连故国，终以词而杀身。盖亡国之主，每多才艺；败家之子，每有聪明。吾观于陈、隋，信然！

三、蜀主衍缙山

五代蜀主王衍，王逮之子也。骄痴荒纵，不理政务。蜀地产锦绣、珍玩，衍积之如山。列锦步障击球，昼夜异香不断。结锦绣为山，其上列宫殿楼观。每为风雨所败，则以新者易之。山前穿渠，以杂锦铺于水中，洞澈耀目。或乐饮缙山，则浹旬不下。或乘船夜归，则万炬前引，水光锦色，光耀夺人。宴群臣于宣化苑，与宫女杂坐，唱和淫狎，无所不至。唐庄宗同光三年，兴师灭蜀。王衍衔璧舆榦出降。所得金银缙锦以千万计。明年，杀衍而夷其族。

论曰：惟彼天蚕，厥丝实艰。口市其巧，身乃受煎。一女不织，或授之寒。蜀僭乘运，褻用锦纨。嗟乎！是为天之所瘁！

四、繆丑公

晋何曾为司空，奉养过于人主，日食万钱，每对客曰：“无可下箸处。”及卒，博士秦秀议曰：“曾骄奢过度，名被九域。生极其情，死又无贬，王公贵人，复何畏哉！”谨按谥法：“名与实爽曰‘繆’，怙乱肆行曰‘丑’，谥‘繆丑公’。”怀帝永嘉中，曾子邵日食二万，弟绥及机羨侈汰尤甚，与人书疏，词礼简傲，识者知其不免。及五胡之乱，何氏无遗种焉。

论曰：尝考《晋书》，奢侈之费，甚于天灾。又曰：“蕴利生孽，口腹之欲，何穷之有？晚食当肉，所以不愿乎膏粱也。”

五、杨收以贿亡身

唐懿宗咸通中，尚书左丞裴坦子娶宰相杨收女，资送甚盛，器皿饰以犀玉。坦见之怒曰：“杨收破我家矣！”立命坏之。已而，收竟以贿败，流于州，赐死。

论曰：余见叔世婚媾，多扳权势，以资送为厚薄，人情日下矣。至于羽毛空饰而质干悴残，亦何益哉！故君子观传家之奢俭，而知世泽之永促焉。

六、太平公主

公主，高宗第三女也。武后所生，沉敏多权略。后以为类己，独爱幸。初嫁驸马薛绍，绍死，嫁武攸暨，生三子。开府赐官属，给卫士，食邑五千。尝荐张昌宗兄弟入侍。及二张诛，复为己功，赠封邑，其权愈重。中宗立，韦后、上官昭容用事，自以谋出主下，甚惮之。主益横，以金帛推进贤士，有所论荐，旋踵将相，天下翕然相向。及玄宗将诛韦氏，主预密谋。事定，将立相王，未有以发其端者。主顾温王，乃儿子可劫以为功，乃入见王，曰：“天下事归相王，此非儿所生。”乃掖王下乘舆服进。睿宗即位，由是权倾天下，三子皆封王。朝廷大事，非关决不下，宰相就第咨判，天子画可而已。主侍武后久，善测人主意旨，先事逢合，无不中者。田园甲第，僭拟宫省。吴蜀岭峽，珍奇诡怪，充于家。非观池乐游，原以为盛集。供帐声伎，与天子等。侍儿曳纨

者千人，陇右牧马至数万匹。时宰相七人，五出其门。赋谒纷纭，奔走天下。玄宗以太子监国，使岐王总禁兵。主恚权分，召宰相废太子。于是，宋、姚元之不悦，请主出东都。主大怨望，太子惧，奏斥姚、宋以释怨。开元元年，主忌太子明，又宰相非其党，决意谋反，与尚书左仆射窦怀贞、萧至忠、岑羲、崔等画期谋逆。太子得其奸，召内外文武大臣，先发斩之。诸子党与死者数千人，藉其田资宝玩，凡三年不能尽。

论曰：读唐史而至宫闱，亦丑矣哉！盖开国不端而帷薄多隐，传至高宗，乃有武后之祸。母仪相援，以此而责女子之为，迈种也难矣。存之为明鉴云。嗟夫！喋血一朝，卒有女主三朝之祸。黄台瓜尽，几不血食。吾不为武后作史者有说焉。

七、安乐公主

公主，中宗最幼女，韦后与帝迁房陵而生。故尤爱之。下嫁武崇训。帝复位，光艳动天下，侯王将相，率多出其门。与太平等七公主，皆开府。公主府官属尤滥，屠贩纳货，皆降墨敕，斜封授之，故号“斜封官”。尝请昆明池为私治，帝曰：“先帝未许于人。”主不悦，作定昆池以傲之。司农卿赵履温为缮沼，累石肖华山磴，约略横斜，回渊九折，凡延袤数里。又为宝炉，镂怪兽奇禽，间以珊瑚、砮磔不可胜计。崇训死，主素与武延秀乱，即嫁之。是日，假后车辂，自宫送至第。帝与后御安福门观之，大赦天下。夺临川长公主宅以为第，第成，禁藏空殫，掠人子女为奴婢。御史不敢问，朝廷骚然。及临淄王诛韦后，主方揽镜作眉，闻乱，走至右延明门，兵及斩之，追贬悖逆庶人。赵履温谄事之，尝自褫朝服，以项挽车。及庶人死，蹈舞承天门，呼“万岁”。临淄王斩之，父子同刑。百姓疾其兴役，割肉殆尽。

论曰：古未有唐室公主之乱也。乘女主专朝之乱焰，散为群阴，政出私门，与人主争权。至履温褫服挽车，士风斯下矣。侈过灾生，不亦宜哉！

八、同昌公主死奢靡

公主，唐懿宗郭妃之女也。上特爱之。咸通十年，适右拾遗韦保衡。倾宫中珍玩，以为资送。赐第窗户，皆饰以杂宝；井栏药臼，以金银为之。赐钱五百万缗，他物称是。一年，公主薨，上痛悼不已，杀医官二十余人，收其亲族三百余人系狱。咸通十二年，葬，谥文懿公主。以服玩殉葬，每物皆百二十舆。锦绣珠玉，辉焕三十余里。乐工李可及作《叹百年曲》，舞者数百人。以杂宝为首饰，八百匹为地衣，舞罢珠玑覆地。后数十年，黄巢之乱，东京千里无烟，天子蒙尘，妃主有饿死者，发公主之陵，扬骨于外。乾符元年，韦保衡赐死。

论曰：夫人禄以德配，禄尽而命绝。福因材授，福过而灾生。故俭曰吉德

，奢为凶媒，君子不敢居其尽也。懿公竭天下以奉一女，亦极矣。女以奢死而犹不悟，爱之固杀之乎！

九、宝钗为妖

唐永宁王相国涯居位，有女适窦氏。一日归，请王曰：“玉工货钗，值七十万钱，求沽之。”王曰：“七十万钱，岂于汝惜？但钗值若此，乃妖物也。祸必随之。”女不敢复言。后钗为外郎冯球妻首饰，涯闻之曰：“为郎吏妻首饰有七十万钱，其可久乎？”冯为相国贾门客，后得罪于其仆，酒中置毒而死。玉钗转货，不知所归。出《唐书》。

论曰：物无常，罪钟情，维奢生祸，维俭生福，福由俭来。君子之，君子之所不费兮，君子之所贵！

一十、卢多逊父知其败

卢多逊，父亿，性俭素，恬于荣进，以少府监告老，归洛，棋酒自娱，不亲俗事。及多逊参大政，服玩渐奢，亿叹而泣曰：“家本寒素，今富贵骤至，不知税驾所矣！”多逊果败。

十一、韦坚开河擅宠

唐玄宗时，京兆人韦坚以外戚宠。由秘书丞历长安令。有干名，督察善聚敛，玄宗喜其才，擢陕郡太守、水陆运使。汉有运渠启关门西，抵长安，引山东租赋。坚乃占咸阳壅渭为堰，绝灞沪，东注永丰念下，复与渭合。初，水衔苑左，有望春楼。坚于下凿潭通漕，用工亿万。二年成，帝升楼临观。坚预取洛、汴小斛舟数千，贮之潭，命篙工舵师，皆大笠、侈袖、芒履，为吴楚商服，每舟署某郡，以所产布陈其上。若广陵，则铜器、官端、绫绣；会稽则罗、吴陵、绛纱；南海玳瑁、象齿、珠、沉香；豫章则饮器、青磁、茗铛、釜；宣城则空青石、绿蕉、葛、蚬胆、翠羽、珍珠等物。船皆尾衔，舟接进数十里不绝。坚自造《竹枝词》十余曲，名得宝歌，命吏唱习。白衣缺胯衫，锦半臂，绛冒额，立舳前，倡人数百，皆巾鲜冶，齐声应和。鼓吹合作，船次楼下。坚跪取诸郡，轻货献于帝，以给贵戚、近臣。上乃牙盘食珍，穷水陆府县教坊，音乐迭作。帝大悦，擢坚左散骑常侍，赐舟工钱二百万。名潭曰“广运”。进坚兼江淮南租庸转运、处置等使，又兼御史中丞，封韦城县男。宰相李林甫忌之。坚姊为皇太子妃，林甫诬坚谋反，欲立太子。帝大怒，藉其家，妻、子、兄弟皆远谪，岁中遣官赐死。初坚凿河，多坏民居室、冢墓，起江淮至长安，剥敛偿输，钩索满狱，至坚死乃止。

论曰：虎善食猯，每啸则群猴伏其前，恣取食焉。猯有最黠者，自云善搔痒。虎遣之搔，毛发肤里，无不中窍，虎以为忠己也。任其爬搔拂抑，醒而苏者再，虎殊不觉。猯因徐取虎脑啖之，且啖且搔。虎曰：“尔何食？”猯以脑

进。虎曰：“忠哉，獠也！舍其所欲而及我！”须臾，獠跃上木，虎脑竭而死。佞臣之以货进君也。何异以脑进虎乎？虽然木尽蠹亡，未有能终其身者也。

十二、王鉞骄奢得主

唐王鉞为监察御史，按狱深丈，玄宗以为才，拜御史中丞，进兼京畿关内采访等使。宰相李林甫方兴大狱，以险，刻好利，倚之为鹜击狼噬，无不中者。又厚诛敛，向天子意，妃御服玩脂泽之费，取钱钜万亿计，取给焉。帝以有富国术，兼京兆尹，加领内外三十余使。声焰薰灼，天子赐遗相望，虽杨国忠不及也。子准为卫尉少卿，以斗鸡禁中供奉。过驸马都尉宅，永穆公主亲视供具。准以弹弹驸马巾，折玉簪为乐。凡郡县候准经过，饌具倡乐，过于乘舆。弟，忿戾凶淫，尝召术士谋为不轨，畏泄杀之以灭口。安定公主子韦会者，窃语之。闻知，收会长安狱，夜缢死，还其尸。虽权近惕息，不敢问。进封太原县公兼殿中监。十一年四月，弟谋反事觉，夷三族。有司藉其家，数日不能遍至。以宝钿为井干，引泉激溜，号“白雨亭”。奢侈类如此。

论曰：猴冠鼠舞，群聚生贼；窃位树威，磨牙凶赫。器满则覆，辐摧轮伤；众恶之堂，卒以自殃！

十三、宝装溺器

五代蜀主昶，淫侈无度，为宋太祖所灭。太祖尝见其宝装溺器，命撞碎之。曰：“以七宝饰此，当以何器贮食？所为如是，不亡何待！”

论曰：呆哉，此物！巧于自杀。

十四、江南奢报

六朝梁高祖之末，建康士女争尚豪华。或日食不下数千，一室费可巨万。粮无半夏之储者，外有千金之表。自侯景之乱，输运隔绝，又以连年旱蝗，草根木叶，食之皆尽。百姓父子相食，存者百无一二。贵戚豪族，皆自出采樵，填委沟壑，白骨成邱。富室或衣罗绮怀金玉而死。

论曰：王曰：“无事以当贵，知足以当富，安步以当车，晚食以当肉。君子知足则无所不足。”又曰：“口腹之欲，何穷之有？平居俭用，亦惜福延寿之道。”

卷八 骄十六案

一、武乙得天

商武乙无道，为偶人，谓之天神。与之博，令人行为行天。人不胜，乃辱之。又为革囊盛血，仰而得之，名曰“得天”。田于河洛之间，迅雷震死。

论曰：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愚哉武乙，以天为戏！有殷其雷，胡为乎来哉？

二、宋康王射天灭国

宋有雀生，史占之曰：“吉。小而生巨，必霸天下。”康王喜，起兵灭滕，败齐楚魏，取地数百里。乃愈自信其霸，欲霸之亟成，射天笞地，斩社稷而焚灭之。为长夜之饮于宫中，室中人呼“万岁”，则堂上之人应之。堂上之人应之，门外之人又应之。至于国中无敢不呼者。天下谓之“桀宋”。齐伐之，民散城不守，王走死。

论曰：天何罪乎？宜若有罪然。无故生而骄之，此天之所以取射也。曰：“射之不中，奈何？”曰：“中之矣”。自射其心是矣。

三、智伯骄悞反祸

晋卿荀瑶智伯氏，于赵、韩、魏诸卿最强，灭范中行氏，分其地，以为己邑。晋出公怒，欲告齐鲁以伐之。智伯反攻公，公奔齐，道死，乃立昭公鲁孙，骄而专其政。智伯袭卫还，宴三卿于蓝台，知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。知国闻之，谏曰：“主不备，难必至矣。”曰：“难将由我，我不为难，孰敢兴之？”对曰：“君子能勤小物，故无大患。今君一宴而辱人之君相，又弗备，曰‘不敢光难’，夫谁不可喜而不可惧？螭蛾蜂蚕，尚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？”弗听。丙戌智伯请地于韩康子，韩康子欲弗与。段规曰：“智伯好利而悞，不与将伐我。不如与之。彼狃于得地，必请于他人。他人不与，必向之以兵，则我得免于患而待其变。”与之。智伯悦。又求地于魏桓子。桓子欲弗与，任章曰：“无故索地，诸大夫必惧。吾与之地，智伯必骄。彼骄则轻敌，此惧则相亲。以相亲之兵，待轻敌之人，智伯必不长矣。不知与之以骄智伯。”桓子曰：“善。”亦与之。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。襄子弗与。智伯怒，帅韩魏之甲以攻之。襄子奔晋阳。围而灌之，城不没者三板。智伯行水，魏桓子御，韩康子骖乘，智伯曰：“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。”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。襄子乃阴与约，决水灌智伯军，韩魏合击之。大败，遂杀智伯，灭其族而分其地。赵襄子漆智伯之头，以为饮酒。

四、夫差报越而骄

李之役也，阖闾死，夫差立为吴王。元年，以伯为太宰。习战射，使人立于门，曰：“夫差，尔忘越王杀尔父之仇乎？”出入必应。三年，败越于夫椒，遂入越。越以甲士五千，栖于会稽，遣大夫种，因太宰以行成。吴将许之。伍子胥谏，不听。退而告人曰：“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二十年之外，吴其为沼乎！”吴与越平。初，吴之始用兵于越也。史墨曰：“不及四十年，越其有吴乎？越得成，而吴伐之，必受其凶。”九年，吴北伐齐，越子来朝，王及诸大夫皆有赂。子胥曰：“是豢我也。”谏又不听。及败齐于艾陵，赐子胥属镂剑以死，曰：“盈必毁，天之道也。树吾墓，可材也，吴其亡乎！抉吾眼置吴东门，以观越之入也。”十四年，夫差骄益甚，北会诸侯于黄池，争长。是

时，国内空，王居外久，士卒罢敝，勾践伐吴，虏太子友。吴乃厚币以与越平。十八年，越益强，败吴师于竖泽。二十一年，遂围吴。夫差使王孙雄行成于越，亦如会稽之事。勾践欲许之，范蠡曰：“圣人之功，时为之庸；得时弗成，天有还形。天节不远，五年则反；小凶则近，大凶则远。今君王不断，其忘会稽之耻乎？”乃不许，欲迁夫差于甬东，予百家居之。夫差曰：“孤老矣，不能事君王也。吾悔不用子胥之言，自今陷此？”遂自刭。越灭吴，诛太宰而归。

论曰：夫差之败，以不听子胥杀勾践乎？非也。夫差之亡，非在释勾践时也，在黄池争长时也。使吴能勤政修德，恭俭爱民，如初年报越之时，即百勾践安能报吴哉？释越愈以重吴耳。乃馆娃歌起，花径香浮，使霸业雄心消沉于蛾眉弱骨之中，非越灭吴，吴自灭也。天之所亡，越乘其弊矣！

五、苻坚骄兵天败

秦苻坚弑秦主生而自立，以王猛为司隶校尉，军国事皆委之。燕慕容垂以内难奔秦，以为冠军将军，晋太和五年，秦使王猛伐燕，执燕王暉，迁鲜卑四万户于长安。阳平公融以为忧。晋宁康元年，秦光明殿有人大呼曰：“甲申乙酉，鱼羊食人。悲哉，无复遗！”坚命执之，不复见。及王猛疾笃，坚访以后事，猛曰：“晋僻处江南，然正朔相承，不可轻图。鲜卑西羌，我之仇敌，终为人患，宜渐除之，以便社稷。”言终而卒。晋太元七年，坚令群臣于太极殿，谋欲伐晋。群臣以为不可，独冠军慕容垂劝之行。明年八月，遂大举入寇。民每十抽一丁，其良家子少年有材勇者，皆拜羽林郎。长安戎卒六十余万，骑兵二十七万，以慕容垂为前锋，姚萇为龙骧将军。东西万里，水陆齐进。运漕万艘，旌旗金鼓，照彻天地。晋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，谢玄为前锋，与将军谢琰、谢彬等帅兵八万拒之。秦兵逼淝水而阵。玄使谓秦阳平公融曰：“君悬军深入，置阵逼水，此持久之计，非欲战也。若移阵少却，使我真得渡以决胜，可乎？”融信之，麾兵使却。因退不可止。玄引兵渡水击之。融马倒为晋兵所杀，秦兵遂溃，自相践踏藉而死者蔽野塞川。闻风声鹤唳，皆为晋兵。死者十七八，坚单骑走归。慕容垂遂自立为燕王，姚萇亦起兵为后秦，大破秦兵，执坚于五将山，杀之，遂符甲申乙酉之讖。

论曰：当坚以投鞭断流之众，南下襄沔，已目无全晋矣。桓冲以根本入援，安石借放游坐镇，亦无策之极也。卒乃乘天之胜，坐败骄虏，天定胜人，信不诬哉！

六、魏齐无礼范雎

范雎，魏人也。字叔。昭王时，与魏中大夫须贾同使于齐。齐王雅重雎名，赐雎金。须贾忌之。归魏告相魏齐曰：“雎以阴事私语齐，因得齐金。”魏

齐大怒，笞击睢，折胁折齿，几死，以箒卷置厕中，使宾客醉皆溺睢。睢佯死得脱，更名张禄，西走秦。见秦王，大悦，立谈而拜相，逐穰侯，废太后，封睢为应侯。当是时，秦以张禄为相而魏不知，以为范睢已死矣。秦欲东伐韩魏，魏王恐，使须贾如秦。睢因微服行见贾，为之御车。贾怜其不死，赠以袍，曰：“范叔一贫至此哉？”因避去，门下曰：“此吾相张君也。”贾大惊，肉袒膝行，泥首请死。范睢乃大张帷帐钟鼓，列美人、武士，请秦之诸侯、大臣，与坐堂上，奏乐设食，裸坐须贾于堂下，置豆其前，令黥徒夹而马食之。曰：“吾所以不杀汝者，以终袍恋恋，尚有故人情耳。为我告魏王，急持魏齐头来。不然，我且屠大梁！”须贾归，魏齐自刭。

论曰：夫虞卿，天下贤人也。以魏齐之故，不重卿相之位而与之间行，困于梁赵，必有所以取之者矣。齐乃居高不察，信谗而辱士，卒取丧身。《诗》曰：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？”然则富厚势位，固可恃乎哉！

七、卫侯杀嬖人浑良夫

卫灵公世子蒯聩，得罪于南子也，出奔。灵公卒，聩之子辄嗣位。拒聩不得入，居于戚。蒯聩之姊适孔文子生慝，其仆浑良夫长而美。文公卒，与内通焉。孔姬常使人视太子于戚，聩与之言曰：“苟使我入国，服冕乘轩，三死无与。”与之盟，为请于伯姬。良夫与太子入，舍于孔氏之外圃。昏，二人蒙衣而乘，假以姻妾，遂入，适伯姬氏。既食，伯姬杖戈而先，与良夫共迫孔慝于厕，强盟之，遂劫以登台，使石乞孟杀季路，辄出。

八、田蚡呼服谢罪（原版原有缺文。……田蚡大怒，未发。及以太后诏，往贺。魏其起行酒，武安稍倨。夫怒复侵武安，并辱列侯。武安遂缚夫劾不敬，当弃市。魏其救夫急，因短武安。太后怒，以十二月晦，矫召杀魏其灌夫于渭城。明年春，武安君病，见魏其、灌夫共杀之，呼服谢罪而死。

论曰：三人皆有现报焉。窦婴以椒房之亲，僭位列侯，亲替不衰，不能杜门谢士，以观世变，悻悻然与贵戚侮，亦过矣。田恃权快愤，逞凶德而谁何，卒至梦呓呼服，以偿以魄，何道之速也。若夫好勇不好学，履虎而噬人，灌夫岂可宗乎？

九、单子知三郤之亡晋之兴

《国语》曰：柯陵之盟，单襄子见晋厉公视远步高，晋郤錡见其语犯，郤錡见其语迂，郤至见其语伐，齐国佐见其语尽，鲁成公见，言及晋难及郤犨之谮。单子曰：君何患焉。晋将有乱，其君与三郤当之乎？”鲁侯曰：“寡人惧不免于晋。今君曰将有乱，敢问天道乎！抑人故也。”单子曰：“吾非瞽史，焉知天道？吾见晋君之容，听三郤之语矣，殆必祸者也。夫君子目以定体，足以从之。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，目以处义，足以步目。今晋侯视远而足高

，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，其心必异矣。目体不相从，其何能久？氏，晋之宠人也。三卿而五大夫，可以戒惧矣。高位实疾债，厚味实腊毒。今伯之语犯叔迂季伐，犯则凌人，迂则诬人，伐则掩人，有是宠也而益之，以三怨其谁能忍之？虽齐国子，其将与焉。立于淫乱之国，好尽言以招人过，怨之本也。齐其有乎？”是年，晋杀三郤。明年，晋侯弑于翼东门，齐人亦杀国武子。初，晋伯宗、伯州犁、栾弗忌，皆贤大夫。三郤谮而杀之。州犁奔楚。韩献子曰：“氏其不免乎！善人天地之纪也，而骤绝之，不亡何待？”故终不免。《国语》曰：晋孙谈之子周适周事单襄公，立无跛，视无还，听无耸，言无远，晋国有忧，未尝不戚，有庆未尝不怡。襄公有疾，召其子顷公而告之曰：“必善晋周，将得晋国。其行也文，能文则得天地。天地所祚，小而后国。晋仍无道而鲜胄，其时失之矣。必早善晋子其当之也。”乃厉公被弑，迎而立之，生十四年矣。是为悼公，后霸晋。

论曰：单子知其道乎？听言而知亡，观行以知兴。子曰：“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。”单子之谓矣！

一十、王季子知鲁叔孙氏之亡

《国语》曰：定公八年，使刘康公聘于鲁，发币于大夫。季文子、孟献子皆俭，叔孙宣子、东门子家皆侈。归，王问鲁大夫孰贤，对曰：“季、孟其长处鲁乎，叔孙、东门其亡乎？若家不亡，身必不免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为臣必臣，为君必君。宽肃宣惠，君也；敬恪恭俭，臣也。宽所以保本也，肃新以济时也，宣所以施教也，惠所以和民也。本而保则必固，时动而济则无败功，教施而宣则遍，惠以和民则阜。若本固而功成，施遍而民阜，乃可以长保民矣。其何事不彻？敬所以承命也，恪所以守业也，恭所以给事也，俭所以足用也。以敬承命则不违，以恪守业则不懈，以恭给事则宽于死，以俭足用则远于忧。若承命不违，守业不懈，宽于死而远于忧，则可以上下无隙矣。其何任之不堪？上作事而彻，下能堪其任，所以为令闻长世也。今夫二子所俭，俭其能足用矣。用足则族可以庇。二子者侈，国家弗堪，亡之道也。”王曰：“何？”对曰：“东门之位，不若叔孙而泰侈焉，不可以事二君。叔孙之位，不若季孟而益泰侈焉，不可以事三君。若早世犹可，若登年以载，其毒必亡。”十六年，宣公卒。赴者未及，东门氏来告乱。子家奔齐。简王十六年，鲁叔孙、宣伯亦奔齐。

论曰：有味乎！登年以载其毒之语。君子当用三复矣！

十一、王氏一门五侯

汉成帝元年，以元舅王凤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领尚书事。夏四月，黄雾四塞。谏议大夫杨兴以为谏，不听。又封王谭、王尚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，同

日皆为列侯。由是权倾中外，争以奢侈相尚。适尝病欲避暑，从上借光明宫，穿城引水，注第中大陂以行舟。所作土山渐台，象白虎殿。时司隶尹光知其奢僭不轨，不敢举奏。卒以新莽之祸而夷其族，冢墓掘发，扬尸于外。

论曰：高位实疾债，厚味实腊毒。垒棋则覆，浮器则溢，天之所以善概也。

十二、何晏以妄诞致祸

魏何晏附曹爽用事，自以为一时才杰，人莫能及。尝为名士品曰：“惟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，夏侯泰初是也。惟几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务，司马子元是也。惟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吾闻其语，未见其人。”盖以自况也。晏性自喜，粉白不去手，行步顾影，笃嗜老庄，与夏侯玄、荀粲、王弼之徒，竞为清谈，祖尚虚无，以六经为圣人之糟粕。天下士风，为之一变。平原管辂善易数，晏问之曰：“试作一卦，能至三公否？”辂曰：“君侯位尊势重，怀德者鲜，殆非求福之道。”辂舅闻之，责其方太切。辂曰：“与死人言，何足畏耶？”魏嘉平元年，以曹爽之党，为司马懿所诛。

论曰：魏承汉末，士习多相标榜，贤者犹籍道以取名，狂者遂粉饰而败教。其后名盛质衰，流为异类，乃有华夷之变。故学术关乎风气，作之俑者，天独厚其罚欤？

十三、曹爽骄痴

魏明帝景和二年，以曹爽为大将军，受遗诏辅政。时何晏、李胜等皆有才名而急富贵，争于附爽。因大举征蜀，欲以兵威制天下。骄奢无度，饮食衣服，拟于乘舆。又私取才人以为伎乐，作窟室绮疏四周，与晏等纵酒作长夜饮。及出城为司马懿所劫，犹曰：“司马公忌我权耳，我犹不失富家翁。”遂收印绶，为懿所杀，与晏等夷三族。

论曰：吾于纨绔子何诛？爽不亡而懿不晋矣。是亦天这报奸瞞也。

十四、颜竣父知子祸

宋光禄大夫颜延之，子竣，以佐命武帝有功，贵重一时，无出其右。延之性朴俭，布衣茆屋，萧然如故。竣所资供，一无所受。尝乘羸牛笨车，逢竣卤簿，即屏在道侧，语竣曰：“吾生平不喜见要人，今不幸见汝。”竣尝起高宅，延之叹曰：“好为之，勿令后人笑汝拙也。”延之尝早诣竣，见宾客在门，竣尚未起，延之怒曰：“汝出粪土之中，升云露之上，遽骄傲若此，岂能久乎？”竣丁忧逾月，起为右将军、丹阳尹。竣固辞不许。遣中书舍人抱竣登车，赐以布衣，絮以纶。遣主衣者，就衣竣体。仕至东阳州刺史。及王僧达得罪，疑竣所谮，宋主怒，收付延尉，折足赐死。徙妻、子于交州，沉之于江。

论曰：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。竣无大恶，以骄宠杀身。呜呼！虽父之贤

，不能保有其子。骄之于人危矣哉！

十五、王毛仲满宠杀身

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，王毛仲为闲厩使，马孳息至四十三万。上大悦，加毛仲为开府仪同三司。以严察干力有宠，多官附之辐辏。毛仲嫁女，上问何须，毛仲顿首曰：“诸事皆备，独少客耳。”意谓宰宋也。上曰：“朕为汝明日召宰相与诸达官诣之。”其宠如此。毛仲求兵部尚书，不得，意甚怏怏。生子三日，上命高力士赐之甚厚，且授儿五品官。毛仲抱儿示力士曰：“此岂不堪作三品耶？”力士归奏之，上大怒，赐毛仲死。

论曰：毛仲死乃杀一豚犬耳。牧豎小人，何知品器之重轻乎？玄宗屈宰相而封乳臭以宠之，加冠于足，不亡亦几希！

十六、谢灵运傲物自亡

晋谢灵运为宋秘书监，恃才放逸，多所陵辱。好为山泽之游，穷幽极险，从者数百人，伐木开径，百姓惊扰，以为山贼。为会稽太守孟所纠，游放自若。宋主使收之。灵运执使者，兴兵逃逸。追讨擒之降，徙广州。后以赋诗得祸弃市。

论曰：山水登临，乃有道之高躅；诗酒放废，亦幽人之骚怀。皆以不得其当而中伦虑焉。故陶潜不仕，非为沉湎；季鹰挂冠，非因莼，皆有薇蕨之隐情，托为肉之去志。若夫既食禄而不愧，即受法而从官，乃以凿坏为高止，采药为冥行，矫诬世俗，灭绝伦类，殫穷民力，卑污仕途，是周穆王之好游，秦始皇之封禅，皆可以高三代而迴千古矣。故曰：幽居而不淫，盖君子之自得，非放意而肆志也。

卷九 朋党六案

一、汉儒盛名致祸

后汉桓帝时，黄琼为太尉，辟名士范滂等十余人。天下想其风采。琼卒，四方名士会葬者七千余人。太原郭泰，博学善谈论，为河南尹李膺所器，游洛阳归，诸儒送至河上，车数千辆。膺惟与泰同舟而济，人望之若登仙焉。初帝为蠡吾侯，尝师甘陵周福。及即位，擢福尚书。时同郡房植，亦有名当朝。乡人为之谣曰：“天下规矩房伯武。”因师获印周仲进。二家宾客，以名相竞，遂成甘陵南北之党。汝南太守宗资，以范滂为功曹，南阳太守成，以岑为功曹，皆使之各立崖岸，肃清朝府。滂尤刚劲，疾恶如仇。由是二郡为之谣曰：“汝南太守范孟博，南阳宗资主画诺。南阳太守岑公孝，弘农成但坐啸。”太学诸生三万余人，郭泰、贾彪为之冠，与李膺、陈蕃更相褒重。学中语云：“天下模范李元礼，不畏强御陈仲举。”于是，中外承风，竞以臧否相尚。公卿以下，莫不倒屣，畏其讥弹。时宦官用事，成捕之急，遂为所讼。帝大怒

，乃杀成于狱中。岑逃免。时有河内张伐者，善风角推占，当赦教子杀人。李膺收捕，逢宥竟案杀之。宦官疾膺，教成于狱中讼之。太学游士共为部党人，布告天下。遂下膺等于狱及杜密、陈实、范滂之徒二百余人。或逃遁不获，则悬金购募。贾彪西行说窦武、霍谘之，帝意稍解，赦之，禁锢不复用。范滂归洛阳，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辆。滂曰：“是重吾祸也。”遂遁去。灵帝时，陈蕃、窦武诛宦者，事泄，为曹节所杀。至灵帝二年，复有钩党之祸。

论曰：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黑；君子知机，不患阴阳；穷变通达，进退存亡；彼其之子，以道为常。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

二、东汉党祸杀身

汉灵帝二年，初李膺等虽废锢，天下士大夫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，更相标榜，为之称号。以窦武、陈蕃、刘淑为“三君”。君者，言一世所宗也。李膺、荀昱、杜密、王畅、刘祐、魏朗、赵典、朱宴为“八俊”。俊者，言人之英也。郭泰、范滂、尹勋、巴肃、宗慈、夏馥、蔡衍、羊陟为“八顾”。顾者，言人能以德行引人者也。张俭、翟超、岑、范康、刘表、陈翔、孔昱、檀敷为“八及”。及者，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。度尚、张邈、王孝、刘儒、胡母班、秦周、蕃向、王章为“八厨”。厨者，言能以财救人也。及陈、窦用事，复举拔膺等。陈、窦诛，膺等复废。宦官疾恶膺等，每下诏书，辄申党人之禁。侯览怒张俭尤甚，览乡人朱慈上书，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，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。诏刊章捕俭等。十月，曹节讽有司，奏诸钩党者。虞放、李膺、杜密、朱宴、荀昱、翟超、刘儒、范滂等，请下州郡考治。或谓李膺曰：“可去矣。”对曰：“事不辞难，罪不逃刑，臣之责也。吾年六十，死生有命，去将安之？”乃诣诏狱拷死。门生故吏，俱被禁锢。都邮吴导，受诏捕范滂，至征羌，抱诏书，闭传舍，伏床而泣，一县不知所为。滂闻之曰：“必为我也。”即自诣狱。县令郭楫大惊，出解印绶，引与俱亡。滂曰：“滂死则祸塞，何敢以罪累君，又令老母流离乎？”其母就，与之诀曰：“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，死亦何恨！”滂跪受教，再拜而辞。凡党人死者百余人，妻、子皆徙边。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，宦官一切指为党人。有怨隙者，因相陷害。睚眦之忿，滥入党中。或有未尝交关，亦罹祸毒。其死徙废禁者，又六七百人。初，中常侍张让父死，归葬颍川，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。让耻之。陈独吊焉。及诛党人，让以故，多所全宥。

论曰：儒之为道，犹天地之与万物也。任其劳不居其功，藏其用不显其名。是以阴阳疑战而元贞不受患焉。故龙德归之潜，圣人归之遁。玉以璞而藏辉，金以沙而匿彩。麟凤龟龙，不游于破卵之郊，諤莢芝兰，不生于刺人之墅。非重道而吝其宝也，气所未合而急与之争，隋珠弹雀，得少而失多耳。故知几

达物者，君子成物成身之权术也。东汉名儒，能砥砺廉隅，而无毁方瓦合之妙，当夜长日短之时，北陆乘权，万物萧索，起而与玄冥为敌，何异鸾鸣鸱梟之前，驹虞啸狐狸之侧，不磨牙吮血，不甘心焉。既不能默用挽回，而犹然三君八顾，种种标榜，祖送往来，车马成都，殆有市心也乎？傲者，凶德也；党者，败道也。龙门未必入室，仙舟未必登岸。太学三万，未必皆闵、孟、颜、曾也。而宾客嘈杂，群小沸，诸君子能无败乎？方而不隅，圆而不，吾与林、宗、元、方有取焉。虽然，此《春秋》责备之道也。若夫败名教为圆融，借模棱为捷径，是又诸君子之罪人也。嗟夫！明哲保身，其唯中和之圣人欤？

三、牛李各以党败

唐穆宗长庆元年，翰林学士李德裕，李吉甫之子也。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对策讥切，其父恨之。各分明党，互相倾轧。人有劾宗闵掌贡举不公者，德裕助之，黜为远州刺史。由是衅隙遂成。户部侍郎牛僧孺素为上所厚，宗闵等引以为相，出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，八年不迁。排摈德裕之等，为之一空。文宗太和五年，德裕为西川节度使，吐蕃将悉怛谋以维州来降，德裕具奏。上悦之。僧孺忌其功，以新与吐蕃约好，不宜纳降失信，诏以城及悉怛谋悉归之。吐蕃遂诛悉怛谋于境上。德裕与僧孺怨益深。上亦悔绝降非计，尤僧孺失策，出为淮南节度使。召李德裕还，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，而罢李宗闵。太和七年，李训、郑注皆恨德裕，复引宗闵以敌之。上遂相宗闵而罢德裕于兴元。于是，两家朋党，互相挤援。上每叹曰：“去河北贼易，去朝中党难。”及武宗即位，会昌元年，复召德裕同平章事，加太尉卫国公，贬牛僧孺为循州长史，流李宗闵于封州。德裕专权日久，颇徇爱憎，中外恶之。武宗崩，宣帝即位，复罢李德裕为太子少保、分司，再贬崖州司户而卒。尽反德裕之政，凡为所荐者，皆构陷之。自长庆元年历五朝，而党锢之祸不解，唐室亦坏而牛、李亦衰。

论曰：怨之毒，甚矣哉！一人之私，遂至盘据五朝而亡人之国。竟究身名不立，两相平焉。观此亦可衰其气矣。

四、章惇党锢元符名贤

宋哲宗绍圣元年，复以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，引用蔡京、蔡卞、林希、曾布等，尽复王安石新法。以司马光为党首，流吕大方、刘摯、苏辙、范纯仁等于岭南，贬韩维等三十人于远州，禁锢其子孙，范祖禹、刘安世于化梅二州。欲置之死地，尝擢土豪为判官，使过梅州杀之。未三十里，呕血而死，因而获免。于是，元符名臣排斥殆尽。一日之中，布满海甸。哲宗崩，徽宗立，追复吕大方、刘摯等官，黜章惇于潭州。靖国六年，台谏论迷国罔上，屠毒缙绅，乃复贬雷州司户而卒。初，苏辙为谪于雷州，不许占官舍，遂僦民屋。又以为擅夺民居，使州追民究治，以僦券甚明乃止。至是，辙还惇至，问舍

于民，民曰：“前苏公来，为所害，几破我家，今不可得。”惇遂露处。是亦一快报云。

论曰：历代党锢之祸，其为害虽一，随世代为升降。党之中亦有分焉。如东汉党祸，始于诸君子，八顾、八及互相标榜，违尊养时晦之道，故为阉宦所中，不十年而国亡。至唐牛、李之党，起于对策私恨，彼此排摈，历五朝而唐遂衰，已不及东汉诸儒以道自立者矣。然德裕、僧孺，犹称唐室名臣，但城府未化耳。至宋元间，则俨然群小盈廷，芟兰树艾。蜀洛诸儒，一网打尽，御书党人之碑，遍布伪学之禁，始于安石，成于蔡京，较汉、唐更卑矣。倘徽宗能以黜章之心，不为蛊惑，岂非大有为之主哉？倏然云翳蔽空，炆灶借丛，反为诸奸下石焉。何前后两截耶？如人元气不调，五脏之中，必成壅块。始而知痛，犹可疗也。久则习为自然，散于百脉之间，而人遂以亡焉。呜呼！宰相必曰盐梅，将以善其调也。

五、嵇康高旷

晋嵇康，文辞壮丽，好言老庄，而尚奇任侠，与阮籍及兄子咸、山涛、向秀、王戎、刘伶相友善，号“竹林七贤”。皆崇尚虚无，轻蔑礼法，纵酒昏酣，遗落世事。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，争慕效之，谓之“放达”。钟会闻康名造之。康箕踞而煨，不为之礼。会深衔之。山涛为吏部郎，举康自代。康因言不堪流俗，而菲薄汤、武，司马昭闻之，以为谤己。会因譖康言论放荡，害时乱政，宜早除之。遂被杀。康尝诣隐者孙登，登曰：“子才多识寡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。”故“竹林七贤”多无令终，以成晋室清谈之祸。

论曰：《晋书》曰：夫学非常，则物靡不通。理有忘言，则在情斯遣。其进也，扶俗同坐，不拘名利；其退也，餐和履顺，以保天真。若乃一其本源，体无为之用。分其华叶，开寓言之道，是以伯阳垂范，鸣谦置式。欲崇诸己，先下于人，犹大乐无声而跕鸢斯应者也。庄生放达其旨而弛辞无穷，弃彼荣华而俯轻爵位，怀其道术则顾蔑王公。舔痔兼车，鸣鸢吞腐，以兹自口，于焉玩物，殊异虚舟，有同攘臂。嵇、阮竹林之会，刘卑芳尊之友，驰骋庄门，排登李室。若夫仪天布宪，百官从轨，经礼之外，弃而不存，是以帝尧纵许由于埃之表，光武舍子陵于潺之濑。松萝低举，用以优游；岩水澄华，兹焉赐隐；臣行厥志，主有嘉名。至于嵇康遗巨源之书，阮氏创先生之传，军谿散发，吏部盗樽，岂以世疾名流？兹焉自垢，临煨皂而不回，登广武而长叹，则嵇琴绝响，阮气徒存。通其旁径，必风俗，合以效官，居然尸素。轨躅之外，或有可观者焉。咸能符契情灵，各敦终始，怆神交于晚笛，或相思而劝驾，然而无补于世道也。

六、郭解以侠族

郭解，汉武时游侠也。短小精悍，阴贼成奸，以躯借人报仇，杀人甚众。年长折节轻财好施，喜声名，故远近恶少皆宗之。其所睚眦，必为报之而无免者。及武帝徙豪强茂陵，吏籍解名，解不愿，属大将军卫青言其贫。武帝曰：“解布衣，能使大将军为之言，不贫。”卒徙解。送之者几万人，车数千辆。解兄子恃解势杀人，因捕解。解亡，所过舍主人，匿不敢报，多自杀。其威人如此。辄有儒生于坐短解者，解客闻之，遂杀生，断其舌。事下吏，解实不知，奏解无罪。丞相公孙弘曰：“解布衣，为任侠至于睚眦杀人，虽不知，其罪甚于知，当大逆无道。”遂族解。

论曰：今之号为侠者，恃势凌物，武断乡曲，吾直以为穿窬之雄耳。即侠如郭解，亦仅得族，况为解所耻乎？当时剧孟朱家，亦皆重然诺。天下重之，而解好巧杀人，终不免族灭。故曰：好勇而不好学则乱。

卷十 左道二十四案

一、九黎乱德

《史记》曰：少昊之衰也，九黎乱德。扰天常，神民杂揉，不可方物。家为巫史，无有要质，民渎于祀，祸灾荐臻，莫尽其气。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北正黎司地以属民，民用安生。盖左道之始云。

二、孔子诛少正卯

荀子曰：孔子为鲁相，摄政七日，而诛少正卯。门人问曰：“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。夫子为政而诛之，得无失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人有五恶者，而盗窃不与焉。一曰心逆而险，二曰行僻而坚，三曰言伪而辞，四曰记丑而博，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有一于人，则不免于君子之诛。少正卯兼有之。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，言谈足以饰邪荧众，强足以反是独立，此小人之杰雄也。不可以不诛。”为政三月，而鲁大治。

论曰：乱臣贼子，弑父弑君，夫子不能遍诛，独先之以少正卯。盖乱臣明叛，吾道不足开千古之惑。夫异端则窜入人心，而风气为之大坏，是鸩毒也。两观之诛，其为万世道统虑乎！

三、王安石父子济恶

王安石，临川人。宋仁宗朝，擢进士上第，授河南判官。性强收善辨，躁迫执拗，果于自用，以矫世、变俗为己任。外示恬退，屡召不起。神宗熙宁元年，越次入对，参知政事，议行新法，用吕惠卿、曾布、蔡确、元细、章等，创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以青苗、保甲、方田、免役、市易、均输等法，颁行天下。由是出内库缗钱百万，给乡小民。户借钱一千，使纳一千三百。民不愿者，州县强散之，谓“青苗常平钱。”保甲以民为兵，立保正副连坐之法。苛急

纷更，至有断腕、截指以避丁者。市易、均输则以内藏钱帛，置市京师，悉鬻于民以给用。甚至果茹薪炭，悉令给置，收其息于官。于是，天下场务冶坑，河渡房垣，皆有租课。中外骚然。迄无成功，其余法不便者类如此。斥逐大臣异己者，贬韩琦、司马光、富弼、程颢、苏轼、文彦博等数十人。引用险邪，盘据近要。又以己说创立新经，使主司用以取士。黜孔子《春秋》为断烂朝报，不列学宫。穿凿字说，流于佛老，而士风学术，颓然一变矣。安石一子名，敏慧豪横，未冠能著书数万言。然悍阴刻，无所顾忌，早举进士，睥睨一世。不欲做小官，安石乃以所作策及注《道德经》，刊之坊间，传达于帝，使其党交荐之。帝召见，除太子中允、崇政殿说书。尝称商鞅为豪杰，以新法不行，劝诛异己者。安石一曰与程颢论事，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，问所言何事，曰“因新法不行。”大言曰：“梟韩琦、富弼之首于市，则法行矣！”其横肆如此。熙宁八年，以《三经新义》，加安石左仆射、龙图阁直学士。明年，疽发背死。帝亦久厌安石，遂罢之。司马光入相，尽改新法。及安石死，卒成元党人之祸。宋室遂衰。

论曰：安石，一执拗果窒人也。其志亦欲有为，但学古画葫芦耳。力欲伸其说，仇众护短，意气用事太过，故以乱宋天下，卒之天杀其嗣，身死而法不行。故君子之学，不可不纯也。虽然，洛阳鹃声，天授白眼，固宋祚之将移也。不然，地气何由南乎？

四、宋徽宗崇道乱儒

徽宗崇宁三年，既用蔡京为宰相，立党人碑，禁锢元大臣，遂以王安石配孔子。诏曰：“荆国公王安石，孟轲以来，一人而已。其以配享孔子，位次孟轲，封舒王。”帝锐意制作，以又太平，用蜀方士魏汉津定药，铸九鼎，安于九成宫，酌献受贺。明年，汉津死，赐号“广成侯”。政和二年，有温州人林灵素者，善妖幻，知帝崇信邪术，贿左右以进。帝拜为“通真达灵先生”。灵素大言曰：“陛下为上帝之长子，号‘长生大帝君’，下降于世。蔡京、王黼等皆左右仙官。后宫刘贵妃乃九华玉真安妃。”帝甚宠信，为作上清宝宫，所费巨万。出入诃引，至与诸王争道，都人称曰“道府”。其徒锦衣玉食，几二万人。政和六年，立道学于辟雍，诣玉清和阳宫，上玉帝徽号。求道教仙经于天下，设千道会于宝宫，命士庶听林灵素讲经。帝为设幄其侧，因自称“教主道君皇帝”。尝出祀天于南郊，以道士百人执幡幢前导。帝自言亲见空中楼阁、仙子往来之状，遂作天神降诏以示百官。宣和元年，都城有女子忽生髭，上命度为道士。是岁，京师大水，平地高十余丈。帝命林灵素祈之。方城上步虚，为夫役所捽而死。后数年，徽宗父子北狩而中原沦为夷狄。

五、王衍清谈败晋

晋惠帝元康中，尚书令王衍善清谈，崇尚虚无，宅心事外，以狂放为达。名重当世，好品题人物，举世以为仪准。衍神情明秀，少时山涛见之曰：“何物老嫗生此宁馨儿？然误天下苍生者，必若人也。”怀帝永嘉五年，衍助司马越为乱，为太尉，使弟澄、敦各据要地，曰：“足以为三窟矣！”及越死，汉石勒追而执之，问以晋室乱故，衍曰：“事不在己。”且言少无宦情，不预世事，因劝勒称尊号，冀以自免。勒曰：“君少壮登朝，名盖四海，身居重任，何言无宦情耶？破坏天下，非君而谁？”遂排墙杀之。

论曰：溺身富贵之场，借口虚无之说，虽风生玉麈，而棘长铜驼，坐使神州陆沉，中原左衽，而兔窟未安、龙舆不守矣。士君子之名教，固可一日忘哉？

六、栾大丹术尚主

汉武帝元鼎四年，栾大敢为大言，处之不肆。见上言曰：“臣尝往海上，见安期、羡门之属，曰‘黄金可成，而河决可塞，不死之药可得，仙人可致也。然臣师非有求人，人自求之。’陛下必欲致之，则贵其使者，令为亲属，以客礼待之，则可使通言也。”乃拜大为五利将军，封药通侯，食邑赐甲第，以卫长公主妻之，赀金十万斤。上亲幸其第，贵震天下。后入海求师，帝使人验之，无所见，乃腰斩。

论曰：仙人而曰必有也，愚者之所笑也。仙人而曰必无也，达者之所笑也。仙人可有而可无，黄金可无而可有。有者，有之；无者，不得而有之也。盖仙人者，圣人之小乘，得清虚长住一道，自子其性命而结局焉。较之圣人，如大川之与大海。海可纳川而川不能纳海也。黄帝可以见广成子，武帝则文成、栾大而已。所谓有者有之，无者不得而有之也。

七、鱼朝恩恃宠辱教

唐肃宗乾元元年，命郭子仪等九节度使讨安庆绪之乱。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、宣慰处置使，听其节度。朝恩既贵显，乃学讲经为文，不识章句，自谓才兼文武。大历元年，代宗释奠于国子监，命朝恩率子弟皆往听讲，遂以判国子监事。中书舍人常袞上言：“成均之任，当用名儒，不适以宦官领之。”不听。朝恩执经升座，讲鼎折足，以讥宰相。识者丑之。大历五年，朝恩专典禁兵。势倾朝野，与汾阳郭子仪有隙，尝使其人掘其父冢。仪不敢问。干预朝政，凌侮相臣，上浸不能平，乃使宰相元载密谋诛之。

论曰：吾于阉宦事非大恶奇祸，多略而不载。盖彼刑余厮役，惟以温饱宠幸是图，非有以道事君之责者也。惟引君者绝其佞端，清其党与，譬如元气有余，则饥饱不伤，竖刁易牙，所以不能害管仲之霸也。朝恩执经升座，大开千古笑端，故榜之为泽宫一劫云。

八、魏拓跋崇佛乱国

南北朝魏主拓跋恪，专尚释氏，不事经籍。沙门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，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。处士冯亮巧于营建，魏主使择嵩山形胜之地，立闲居寺，备极岩壑土木之美。远近承风，州郡有一万三千余寺。延昌四年，冀州沙门法庆，以妖幻惑众，以尼惠暉为妻，自号“大乘”。能合狂药，使人服之，父子兄弟不相识。于是作乱者，僧俗响应数十万人，杀害淫掠，备其残酷。魏主遣光禄大夫元遥讨平之。及明帝立，胡后作九层浮屠，高九十丈于宫侧，立寺所费亿万。因与沙门私通，魏遂衰灭。

论曰：佛无所用于人者也。一万三千余寺，非崇佛也。崇其借佛名而为盗者耳。至于法庆被诛，胡后沉河，乃真佛也。何也？天佛之大者也。

九、梁主舍身佞佛

梁萧衍崇尚浮屠，好生恶杀。祭宗庙皆以面为牺牲，释御服乘法衣。三舍身同泰寺，设大会亲为四众，讲涅槃经，命群臣以钱亿万，奉赎还宫。修长干寺阿育王塔，出佛爪发舍利，幸寺设食，大赦天下。大同元年，同泰寺浮屠灾，梁主曰：“此魔也，宜更广为法事。”遂大起浮屠十二层，穷其民力。兴兵取魏寿阳，塞淮水以灌之。驱军民二十余万人，夏暑负土，肩穿疫死者相枕，蝇出昼夜声合。冬寒，淮泗冰冻死者十七八九。三筑淮堰，成而复坏，漂没居民十余万口。堰卒不成。梁太清二年，东魏将侯景叛魏降梁，梁复欲卖景，与东魏通好。景遂举兵，结梁主少子临贺王萧正德为内应，启陈梁主十失，攻陷台城。梁主蔬茹皆绝，因食鸡子，索蜜不得，曰“荷荷”而殁。正德亦为景所杀。

论曰：夫佛者，慈悲之教主也。因其国俗而立之教，乃有髡剃、披缁、茹素、读经之事，非必尽弃绝伦类、毁冠裳摩顶踵而相率于禽兽也。盖依然父子、君臣、男女、饮食之情，而异其面貌土俗耳。使佛生中国，以承吾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统，必以慈悲行吾仁、断忍行吾义，以舍身行吾捐躯成仁之名节，以戒贪嗔行吾廉洁，以说法演教行吾明心见性之经书。所食者，不必不鸡猪鱼蒜也；所衣者，不必不章服缝掖也；所涅槃般坐化者，不必不棺衣衾也。后人不师其心而师其貌，是犹尧服而桀行，吾将病尧之不足法乎？抑佞佛者迂也？斥佛者，矫也，吾以一贯之。虽周公、孔子，皆佛菩萨也；颜、闵而下，皆难那伽叶也，则两教可以不争。若梁武，非佞佛也，叛佛、窃佛而谤佛也。习其法而坏之，为千古斥佛之口实，佛何罪焉？知爱牺牲而不知驱民为鱼鳖，能舍身而不能断寿阳之一城。受降以为利者，贪也；卖景以求和者，诈也；竭民膏以为浮屠，碎民命以为精卫，嗔痴也。卒至骨肉生魔，台城堕劫，所谓毒螫满怀，妄敦戒业者乎！善佛法者，则法吾佛可也，不必彼之所谓佛也。

一十、王凝之借鬼

晋隆安三年，会稽世子元显，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官者，置京师以充兵。民心骚动。孙恩寇居海岛，因乘乱攻会稽。内史王凝之世奉天师教，不出兵，亦不设备。官属请讨，曰：“我已请大道，借鬼兵守诸津要，不足忧也。”恩遂陷会稽，杀凝之。

论曰：鬼可借乎哉？借鬼者，鬼乃得而借之矣。虚无庄老，流为异端，此晋祚所以不兴也。

十一、殷仲堪奉天师法殷重堪，殷浩之从子也。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，以为都督荆、益、宁州军事。堪少有明誉，信奉天师道法，祷请鬼神，不吝财贿而嗇于周急，好行小惠，多疑少决。安帝隆安三年，与杨期谋袭桓玄，不果，为玄所杀。

论曰：天师有之乎？曰：有风雨雷电，各有所司，岂无道以处此。孔子闻迅雷风烈必变，是善奉天师法者也。殷浩以清言庄老贻其子，遂窜入史巫。若天师而可祷祈，则一受贿之宵小耳。何天师之有？异端杀身，故学者当先明器识。

十二、高骈信崇妖法

高骈，幽州人，崇文之孙。唐懿宗咸通中，为岭南西道节度使。骈好读书，喜谈古兵法，敏决多智。平南诏，伐蛮，取交趾，所向有功。僖宗朝为西川节度使，筑成都罗城二十五里，三月而就，人服其神。中和元年，黄巢乱长安，以骈为东都统，观望不进，信用方士吕用之妖法，谢绝人事，宾客将吏，皆不得见用之。与其党诸葛殷、张守一等，共为蛊惑。骈以为神。用之曰：“宰相有遣刺客来刺公者，今夕至矣。”骈大惧，问计，乃使骈衣妇人衣，潜于他室而代居。骈寝中夜，掷铜器于阶，铿然有声，曰：“几落奴手。”明旦，骈泣谢之。又刻石遗于香案，云：“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。”骈得惊喜，以为不日上升，刻木鹤于庭，时着羽服跨之。其诞如此。用之欲以兵威胁制诸侯，乃请募骁勇二万人为莫邪都，置将吏于帅府。骈从之。由是专行威福，无复忌惮，境内不复知有骈者矣。埋木于庭，书骈姓名而钉之，故骈常昏蛊。僖宗光启二年，高骈将毕师铎等，起兵诛用之。骈惊急无措，用之徐曰：“不过烦玄女一力士耳。”骈亦渐觉其诈。用之亡走，为杨行密所诛，举家剖裂之。守一等为乱军所杀。初，骈在成都，杀一妇人，临刑戟手大骂曰：“我诉于上帝，使汝举家屠灭！”及骈为师铎所囚，送秦彦杀之，无少长，皆不得免。

论曰：高骈筑城伐蛮之日，才气过人远矣。一旦蛊惑狂愚，为竖子所弄而不之觉，岂魔所致耶？夫清明之气，邪不能干，骈固有妖心焉。雉集空城，惑于讥讟，视皇舆之播迁而甘心，此用之乘其败也。呜呼！骈死而用之亦剖，左

道何为者乎？

十三、肃宗置道场于三殿

唐肃宗上元二年，帝以生日为天成地平节，于三殿置道场，以宫人为诸菩萨，武士为金刚神王，使大臣百僚膜拜围绕。明年，帝崩，有李辅国之祸。

论曰：三痴六狂，不知昏明。朽根枯株，欲生肌肤，抑忘其所本欤？人道闭塞，鬼崇其宇欤？

十四、唐懿宗佞佛

懿宗成安国祠，赐宝座二度，高二丈，构以沉檀涂髹，镂龙凤葩金扣之。上施复座，陈经几其前。四隅立瑞鸟神人，高数尺。磴道以升，前被锦囊绣，珍丽精绝。咸通四年春，诏迎佛骨于凤翔。或言昔宪宗尝为此，俄晏驾，帝曰：“使朕生见之，死无恨。”乃以金银为刹，珠玉为帐，孔鹞周饰之。小者寻丈，高至倍。刻檀为檐柱，陛涂黄金。每一刹，数百人举之。香舆前后，缀珠幡盖，为幢节。费无资限。夏四月至长安，天子至御安福楼迎拜，至泣下。诏赐两街僧金币，遍赐京师耆老。于是不逞小人，皆断臂燃指，相望于途，争以金翠拖舍。集大衢作僧台幔门，注水银为池，金玉为树木，聚桑门罗像，考鼓鸣螺，继日以夜，锦车绣舆，载歌舞从之。秋七月，帝崩。

论曰：佛而可佞也，一好声色好货利之男子耳。不然，一清净人而为流俗所粉饰，譬如转蜃丸于檀麝之前，吾知其欲呕也。嗟夫！佛可佞乎？则多积金钱贝缿，可以为佛矣。

十五、天毁玉清宫

宋真宗惑于王钦若之言，欲假祥瑞以涂饰太平。大中祥符元年正月，帝谓群臣曰：“朕去冬寝殿中，尝见有神人告以当降天书《大中祥符》三篇，此其时矣。宜中外斋戒，以候神贶。”明日，果有天书降于承天门南鸱尾上。緘以黄帛，缠以青缕。帝遂与大臣等跪拜迎受，盛以金柜，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，大赦改元。宰相王旦等率中外文生蕃僧道二万四千三百余人，表贺请封禅。乃以旦兼封禅大礼使。自是，或得天书于泰山，或言圣祖降于延恩殿，王钦若献芝草一万三千本。言祥瑞者，殆无虚日。作玉清昭应宫，以贮天书。七年而成，凡三千六百一十楹。金碧之费，殆亿万计。封王旦为玉清昭应使，铸玉皇圣祖像，安之宫中。刻天书于石，以御立侍于侧。天禧二年，大会道释于天安殿，凡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人。是时，蝗旱连年，河决数百里，慧出北斗，有两月并现东南，京师民讹言妖至欲走，灾变相仍。明年，帝崩，以天书殉葬。仁宗立。天圣七年丁未夜，大雨震电，火随而起，延烧宫殿数千间，玉清昭应宫尽烬。后数十年，徽宗自号“道君”，乃有父子北狩之祸。

论曰：余不知真宗之为如何主也。声色货利，犹曰自娱，忽而迷谬丧心

，若病魔鬼魅，举国若狂，是一大巫南面而坐者耳。钦若不足诛，瓶珠受贿，惟鼎之羞，且诚千古罪人也。天火毁宫，深恶其不情而无耻耳。道君之祸有贻谋焉。

十六、潘诞左道被诛

隋炀帝大业中，道士潘延自言三百岁，为帝合炼金丹。帝为作嵩阳观，所费巨万。诞云金丹须用石胆石髓，发工凿石，深百尺者数十处，不得。诞乃言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，可以代之。帝大怒，锁诣涿郡斩之。

论曰：炀帝此为，殊解人意！小人而仁者有之矣。

十七、柳泌采药

唐宪宗元和中，颇信神仙，诏求天下方士。皇甫荐山人柳泌，能合长生药。上如见之。泌言天台多灵草，诚得为彼长吏，庶几可求。上乃以泌知台州刺史。泌至台州，驱民入山采药，岁无所得，逃入山中。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，上复使待诏翰林。服其药，日加燥渴，遂暴崩于中和殿。柳泌伏诛。

论曰：岁月之久，既不得药，诞亦甚矣。捕送而又官之，又服其药，不明甚矣。不亡何待？

十八、新垣平以诈杀身

汉文帝时，赵人新垣平言长安东北有神气，成五彩。帝信之，作渭阳五帝庙，以平为上大夫。平言阙下有宝玉气，私使人持杯诣阙献之，刻曰：“人主延寿”。又言候日再中。顷之，日却复中，遂更以十七年为元年，令天下大。平言周鼎在泗水中，今汾阴有宝玉气，鼎将出。帝乃治汾阳庙。后元年冬十月，人有告平诈者，帝觉之，遂伏诛。

论曰：汉文称古今令主，而不免惑于方士一言。其后武文成、栾大诸徒，未必非兆端于此也。然垣平卒以杀身，宝鼎终不可出，隐怪亦何为哉！

一九、方腊左道致乱

宋徽宗宣和二年，睦州清溪民方腊，世居县村，托左道以惑众。初，唐永徽中，女子陈硕真反，自称“文佳皇帝”，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。腊因凭以自信。时吴中困于朱花石之扰，比屋致怨。腊有漆园，亦为造作局所酷取，故聚众作乱，至数十万人，自号“圣公”，建元“永乐”。无弓矢甲冑，皆以鬼神诡秘相惑煽，攻陷睦、歙、杭州，掠桐庐、富阳诸县。凡得官吏，必断脔煎割，以快怨心。帝命童贯、韩世忠率兵讨之，擒腊斩于都市，诛其妻、子、余贼殆七万人。

二十、张遇贤信神谋乱五代汉，循州有神降于博罗县民家，能言祸福甚应。县吏张遇贤竭诚事之。时循州盗贼纷起，莫相统一，共祷于神，神大言曰：“张遇贤当为汝主。”于是，群帅共奉遇贤称王、改元，攻掠海隅，杀人无

数。汉讨败之，复侵唐，屡为唐师所败。穷窘无措，再祷于神。神不复言，其徒大惧，遂溃。唐执遇贤斩于金陵市中。

论曰：语云天何言哉？乃有无形而声不喙，而言杂处于愚顽蠢众之间，报其褻无厌之事，何神明之不惮烦耶？日月昏翳，故邪幻生焉，以愚弄而残杀之。呜呼！此务民义者之归于大智也。

二十一、郭京六甲神兵

宋钦宗靖康元年，金粘没喝渡河围汴，朝廷窘促无策。兵部尚书孙傅言有市人郭京，能施六甲法以御寇。京自夸其法，用七千七百七十人扫荡金虏无余。帝深信之，以为成忠郎，赐金帛数万，使自募兵。无问老少，但择年命合六甲者，或称六丁力士，或称北斗神兵，自云攻城不急，此兵不出。元年，金人攻宣化门将破，促京出兵，不可缓。京徒期再三，不得已，遣其徒出，为金所杀于获龙河。京假以下城作法，遂引众南遁。金人乘机入城，大掠，劫帝北去。京既南遁，犹称妖法为上所重，愚民从者三千余人，欲作乱，立宗室为帝，以图恢复。襄阳张思正因而诛之。

论曰：徽宗自称道君，以鬼神自诬，是欺天也。欺天者，亦以天欺之。六甲神兵之巧由来也，作法自毙，岂一端乎？

二十二、王则假佛左道

宋仁宗庆历七年，涿州人王则以岁饥流至贝州，自卖为人牧羊。后隶宣毅军，为小校。贝俗尚妖幻，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讖，言释迦佛衰，谢弥勒佛当出世，妖人争信事之，党与遂众，连接数州。以冬至日执知州张得一，杀判官董元亨等，僭称“东平王”，改元“得圣”。旗帜号令，率以佛为称。帝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讨之，贼大溃，擒则送京师，磔于市。余众保村舍者，皆被焚死。凡据城六十六日而败。

论曰：贝州信鬼，固习尚哉！一人倡乱，流血数州，故圣王严左道之诛，厉气感人，中庸其鲜能乎？

二十三、沙门谋反

宋南彭城民高、沙门昙标，以妖妄相高结殿中将军苗元等数百人，谋与诸尼出入宫掖，因而作乱，立为帝。事觉，伏诛。因沙汰沙门，毁诸淫祠，连坐者数千。

论曰：沙门者，佛之养济院也。帝王之惠，不能遍及于孤孽贫疾之人，乃设一法，使之髡剃戒素，而众生相与养之，佛之权术也，圣人之微用也。若谓此辈遂可成佛，夫亦不知其本矣。党众而叛，乃无赖之常耳，何足诛？

二十四、胡僧咒人自死

唐贞观中，有僧自西域来，能咒人使立死，再咒复生。太宗召试屡验，大

见信重。太史令傅奕博学端尚，不用佛法医巫而精于术数。上以僧告奕，奕曰：“此邪术也。臣闻邪不干正，请使咒臣，必不能行。”上命僧咒奕，奕果无所觉。须臾，僧遂僵仆，死不复苏。又有婆罗门僧，言得佛齿，击物辄碎。长安士女辐辏如市。奕谓其子曰：“吾闻有金刚石，性至坚，物莫能伤，惟羚羊角能破之。”试之，应手而碎。观者遂止。奕年八十五，卒于家。有《高识传》十卷行于世，皆以辨驳佛教为主。

论曰：“问咒人不死而自死之理，何也？冰能灭火，火盛则冰亦随化。邪不能胜正，即阴不能敌阳也。博物而知明，端尚而理方，傅公殆贤者乎！故格物为君子正心之本。